

鳳陽會同南京部科視地相度

壬午提督漕運劉榮嗣以駱馬湖淤運請挽黃河自江南宿遷縣至山東德州開河注之計二百餘里估費五十萬上切責之以修工未半輒請勘銷潰決日久何虛糜費十萬金錢也

癸未南左春坊左庶子王鐸署翰林院事

屈可伸許士柔為左春坊左庶子閃仲儼劉若宰為右春坊

右庶子黃景昉邱瑜閃仲儼直日講

總兵官董用文援保順

甲申調王承恩兵五千甘肅寧夏兵五千鎮草兵五千馳赴

聽洪承疇調度

山東援剿副總兵劉澤清改延綏東路

命部科各官分地督運從太監張彞憲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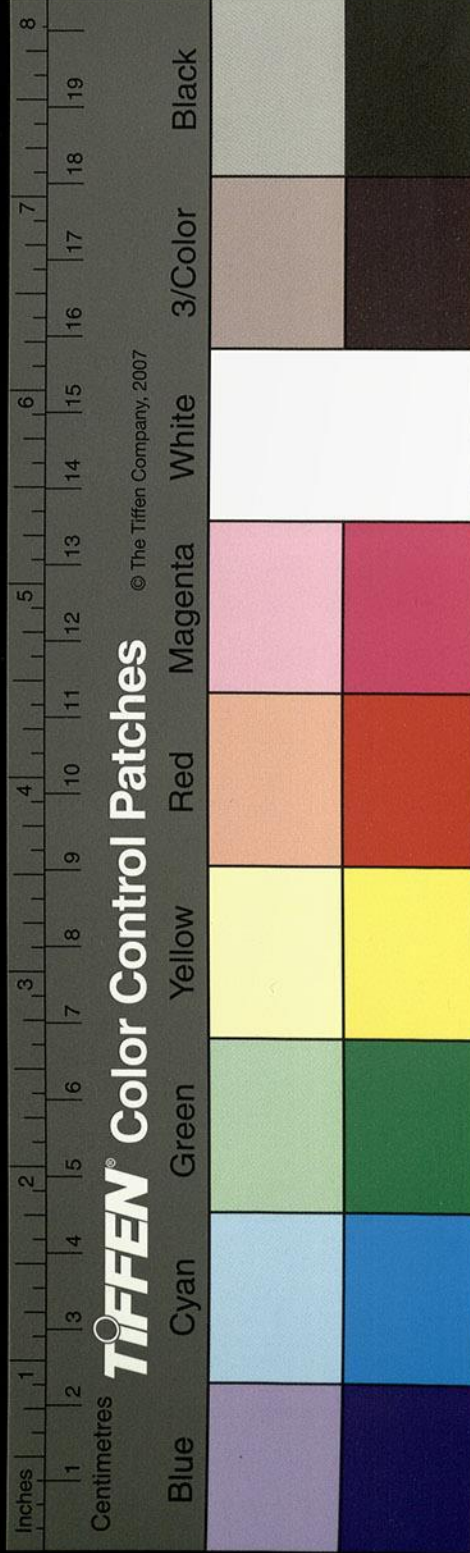
丙戌命謚理學遜國諸臣

張鏡心為南光祿卿

戶部議江西大水乞改折不許命撫按加意軫卹

丁亥出太僕寺金三萬給洪承疇備犒

予故





庚寅諭工部省直應解軍器屢頒式未遵茲特頒弓十部庫各存其一餘分頒省直做造自九年為始

乙未南御史郭維經言元兇漏網國法宜平宜正溫體仁之

罪奪俸二月

丁酉商維冠盡入河南犯盧氏

戊戌寇六十餘騎自武安清塔徑趨遼州次日又有數百騎

知縣寇遵典不以聞清塔距縣百餘里

己亥刑部浙江司員外郎胡江以撤稅監因攻溫體仁尤當

罷上怒下獄削籍

癸卯命董用文赴彰德夾剿

巡撫羅象升進兵部右侍郎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北

等處軍務洪承疇剿西北寇象升剿東南如寇入秦象升進

兵合擊其監軍道河南戴東旻湖北苗胙土南直史可法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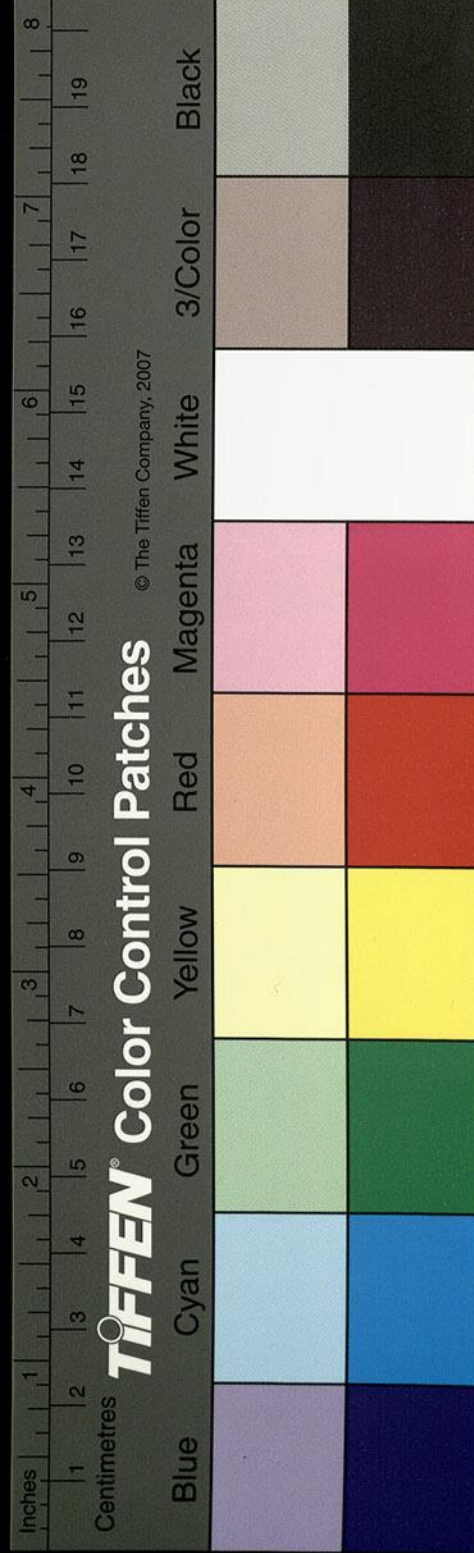
往來并催運各營糧餉

甲辰梁廷棟為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總理宣大山西軍

務糧餉

乙巳夜祁陽王府火撫按議分城各居命徙于鄰縣

丙午諭致治安民之法全在撫按道守令撫按道得其人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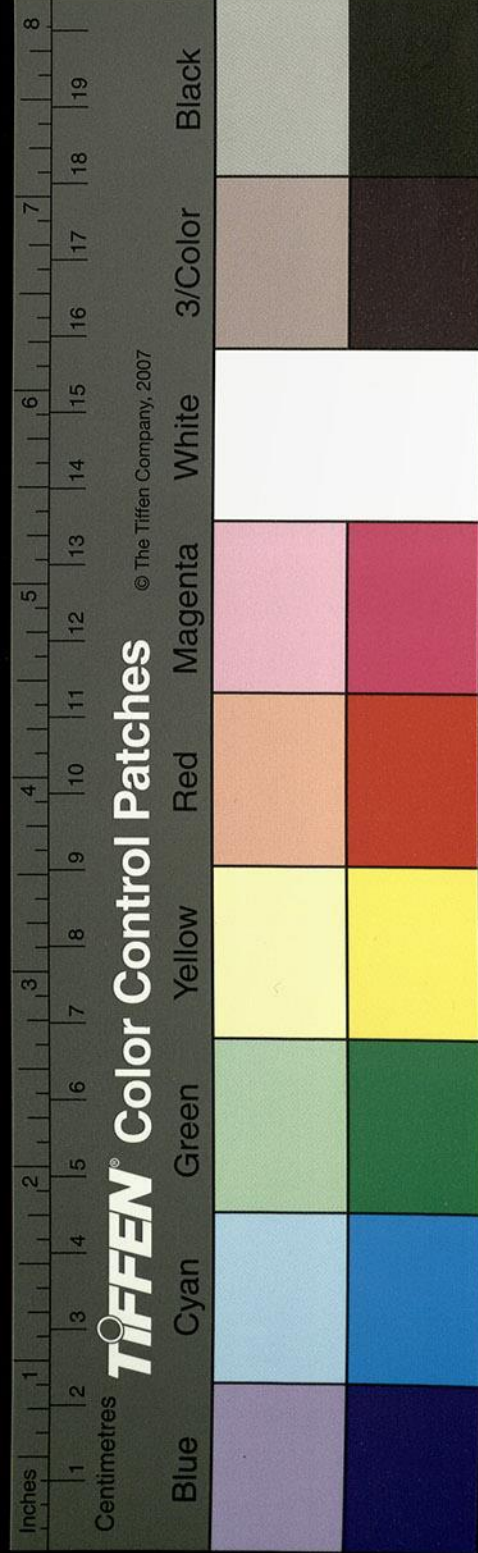




守令官自肅年來推陞撫道內地統營邊徼規避或其老耄  
貪庸又或情面姑容兼以守令不才民生愈悴今後吏部務  
在詳核見在撫道不堪者科道直糾按 祖宗朝保舉成法  
可遵着兩京文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堪任知府一人  
止論科第貢監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知府各舉州縣官  
一人止拘貢監吏士過期不舉者議處失舉者連坐其議始  
吏部呂大器

張自烈曰進士舉貢監生中亦有僅堪任州縣而不堪任  
知府者監吏士民中亦有堪任知府而不止于堪任州縣

者然則謂堪任知府專屬之進士科貢堪任州縣專屬之  
監吏士民吾未敢信也兩京文官三品以上亦有不知進  
士科貢某、堪任知府而知監吏士民某、堪任州縣者  
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等官亦有不知舉貢監吏士民某  
某堪任州縣而知進士貢舉某、堪任知府者然謂則三  
品以上宜專舉堪任知府五品以上及撫按司道等官宜  
專舉堪任州縣吾又不敢信也夫取人必因其才不宜限  
以資格如必求堪任知府于進士科貢求堪任州縣于監  
吏士民則監吏士民雖有堪任知府者舉主以為非詔旨





所及而不肯舉進士科貢雖有堪任州縣者舉主又以為  
非詔旨所及而不敢舉兩不舉則兩誤古量才授官不如  
是也舉賢必隨所知不宜拘以事例如必文官三品以上  
專舉堪任知府五品以上及科道撫按專舉堪任州縣則  
科道撫按實知其堪任州縣以不當舉堪任州縣而棄之  
交棄則交失古各舉所知又不如是也吾所謂明詔一二  
未盡善者如此

命廷臣脩省祈雨郊壇

丁未王業浩改刑部右侍郎蔡國用為工部右侍郎周鼎為

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提督軍務李玄杜三策為大理寺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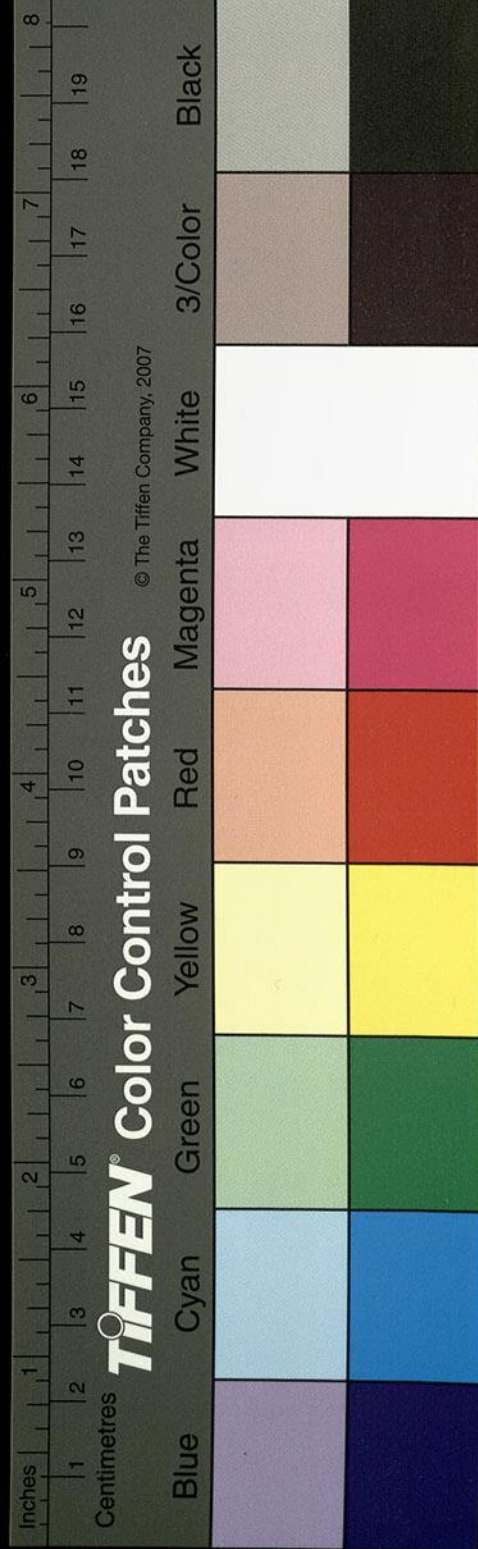
右少卿

諭兵部流賊自陝杞豫南直一帶俱用防阮南京武備久弛

着范景文同內北守備兼行整飭

九月庚戌故工科給事中葛應斗戍邊

逮總理河道工部尚書劉榮嗣初榮嗣以黃水濟宿遷德州  
之運既鑿俱河黃故道朝河暮河不可以舟今歲駱馬湖適  
平漕者入泲不可新河榮嗣自往嗣之入而甚艱于是南刑  
科給事中曹景參劾之被逮中河工部郎中胡璉坐贓多論





死首事不由璉侵費不由璉人頗惜之

加祖寬援剿總兵銜聽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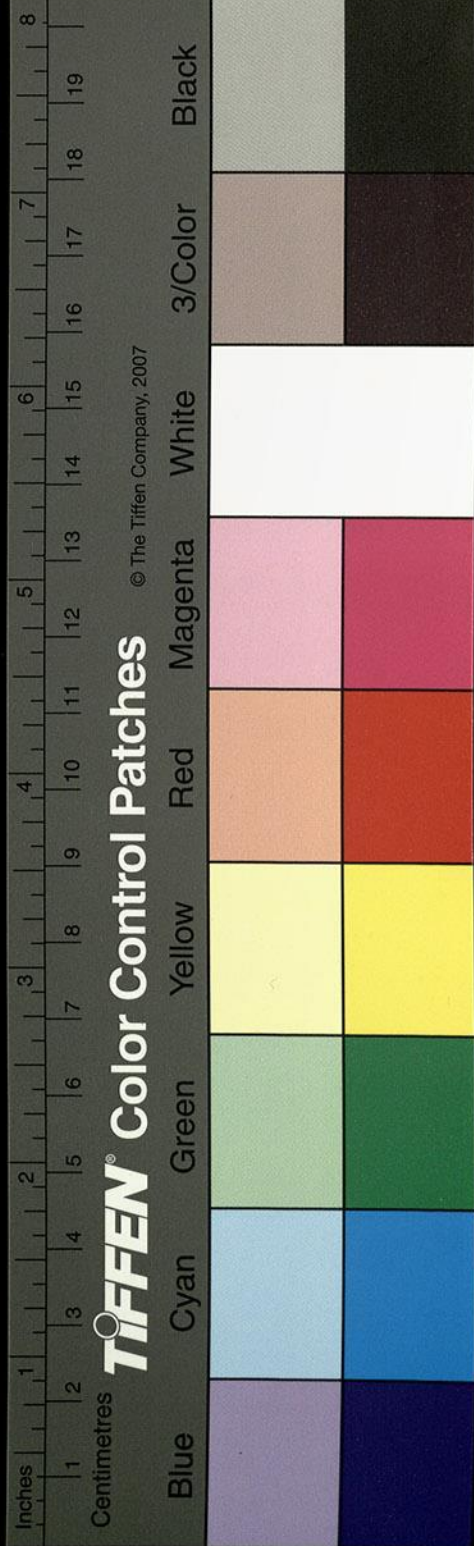
備將牛維極戍邊

壬子涿州左右翼營委官龐得功等二千餘騎過南關夜夷  
兵逃十之一

甲寅援西遼兵五六百人以闕兵餉自昌平逃鄉間

丙辰祭酒倪元璐上言大學陵夷原其所由惟以納粟納粟  
興而教必廢其說有三以肯入矣既不復得清流之官極其  
致歸州佐邑丞止耳三代以後之士莫不惜功名一途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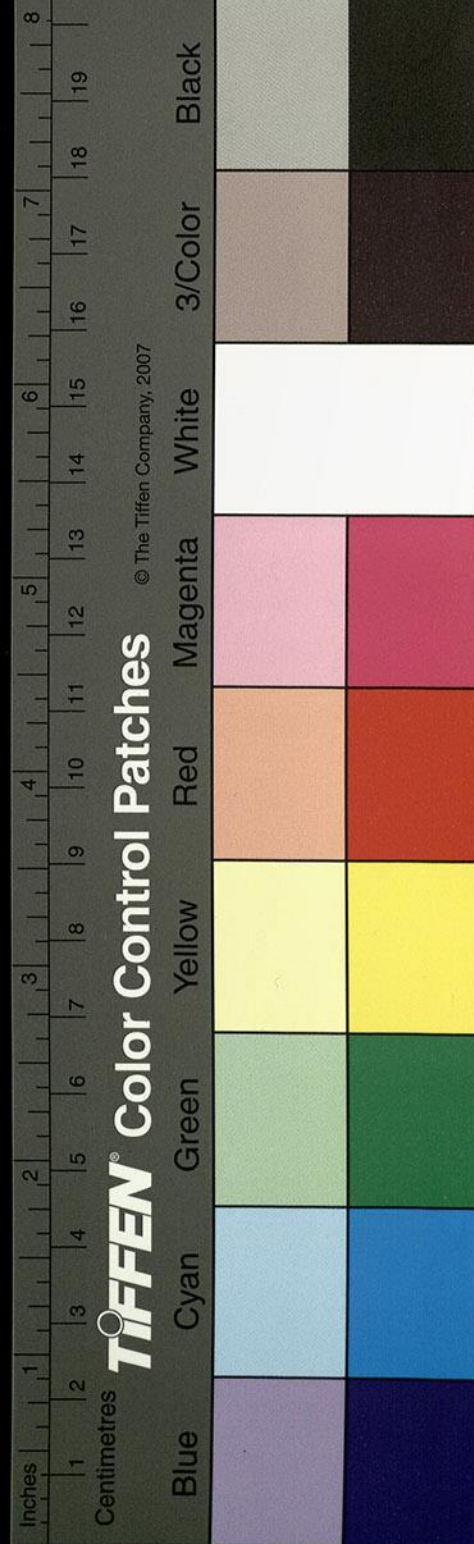
道德既期菲薄豈有陶成一也監生致身之路別由科舉科  
舉取工時文一日而過即可芥拾大科學于成均咨行考文  
踰年董之僅取丞倅誰不舍此就彼二也以教成為期有在  
監十餘年不得撥歷今取既其貲又無優除更益淹稽懼皆  
裹足不得不變半分一分七分八分之數為二十四月十一  
月八月六月之期撥有成期教無滿法教不成而期已及何  
術留之三也故援納未停貢舉未復而言教士者說鈴耳遭  
逢陛下力更弊令興才振德千古一時宜先定規模盡于  
八議三分合流品貢選援納劃然兩途請以貢選為正流援





納為閏流。貢選教成不限撥期。惟積分數滿為率。援納則依原定撥限期滿為率。所謂分也。援納中必有英奇之士。請嚴加選。遴拔其尤。同貢選一體教習。亦必題明奉旨。後准改流。其法二十取一。又黜貢選之不率者。退處閏流。遇季考科試。則兩流不分。所謂合也。議審定教法。教習貢選。自廣業堂通升至率性。則與積分。積分者。孟月試經義。仲月試論詔。詔表。季月試經史。參判文理。俱優予一分。理優文遜者。半分。歲積至八分。為及格。撥歷出身。不及格者。仍坐監讀書。其援納一輩。考分三等。上者。遴拔請旨。同貢選。積分。次亦以貢選之教

教之。惟不輕改流。不程分數。又次。必使讀講律令。稍通治民大義。他時雖幕倖。螻蟻亦可不面墻。議慎選六堂。六堂分司教鐸。請吏部博訪名儒。不拘甲科舉貢。一品端學正。一博物多聞。一老成拘方。一慷慨特達。才地偶乖。則咨部調改。不肖失業。則應時糾劾。稱職必久任。久任必優擢。又助教以下。同博士考選。非徒彰勸。亦以示平。議崇尚經學。聖神首出。崇經右文。海內通經之士。層見輩起。聞萊陽諸生趙金。萬年十八。通貫五經。又聞有通十三經者。即士如此。豈可處之壁觀虎闌之外。宜令各處有司。不拘廩增附學。有通三經至十三經





者驗詳撫按送部廷試發雍肄業又小學頒行并宜令諸生兼治春秋一法也議申闡文體以五經為師五經平正之歸從無凡語請自兩雍以及天下郡國衡文之司苟求崇體必無抑才抑才之誅與減體等議分別選格由積分出身上等優選次等本選三等下選皆由吏部奏之匆一日之試而定今以太學銖兩歲朔之驗而分非侵官也議召試簡授今教法盡復果有殊異卓絕特奏候御便殿召試之或給筆札或垂問難有當聖心破格擢授否即已之其甚不稱同成並罰議清楚歷事積分歷事即進士觀政之意自積分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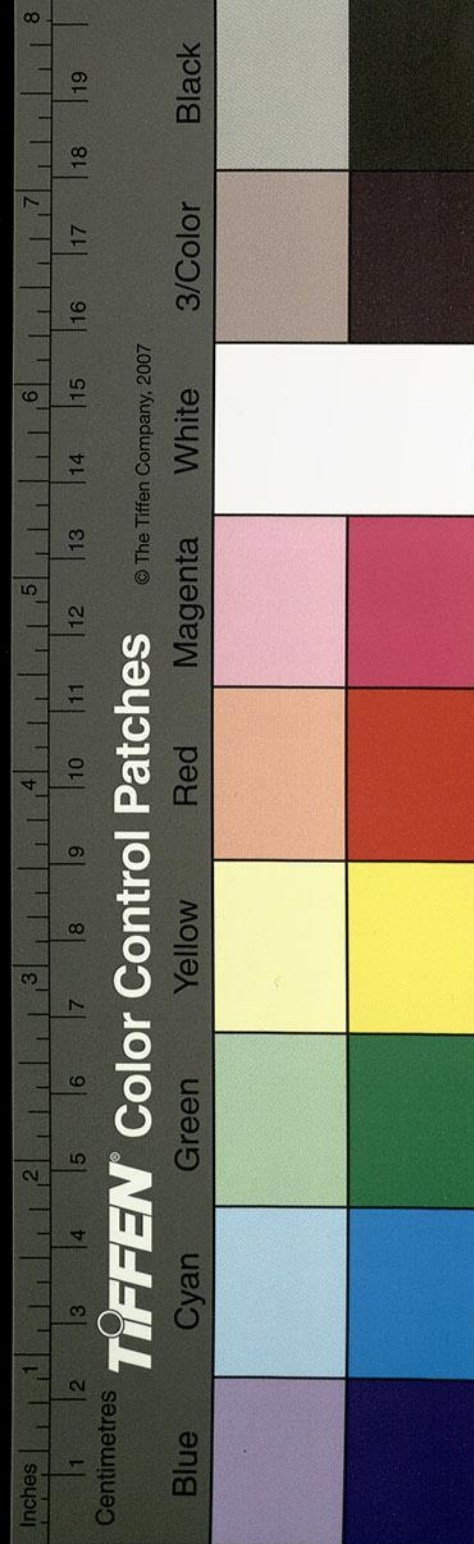
廢有正歷雜歷之分正歷止朔望一揖雜歷乃用之寫本雜役又復開贖歷之例聽覓替身豈養士之意今請歷事無分正雜允當各撥一照各衙門分派以本監考第為期之多寡上等三月中等六月下九月教之政事一切謄寫猥差悉為革免滿日考其勤惰開報吏部允此八議臣所為規模之大者悉本高皇帝成憲非臣臆說也疏上下部覆行其召試簡授俟後命

楊御蕃為鳳陽總兵官專護陵寢

戊午錦衣衛王世盛除名

國權

崇禎八年





庚申錄囚四百二十八人張我續吳振纓論決

辛酉王道直為南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

壬戌諭王道直曰南都武備廢弛已久戰船朽壞器械鏽鈍  
兵多虛冒沿江上下遼濶奸宄易生爾到彼會同操臣李弘  
濟及內外守備戶兵二部互相商確各期振作向來南官南  
官但養資俸令須實心立事大破情面以副委任又南方最  
若濫詞牽累亟宜治乃息訟以安民心已經面諭惟恐遺忘  
特再申明勿得泛視

癸亥郭建邦為南通政司右叅議

提督太和山太監馬應長疾免

布衣魏文奎上實測新歷

海盜劉香舉家六十餘人至黃華降于浙江溫處叅將

部屬又千餘人

乙丑錦衣衛進活輪戰車式

己巳薛國觀為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

上撤膳費一萬五千金并各宮一萬八百金助陵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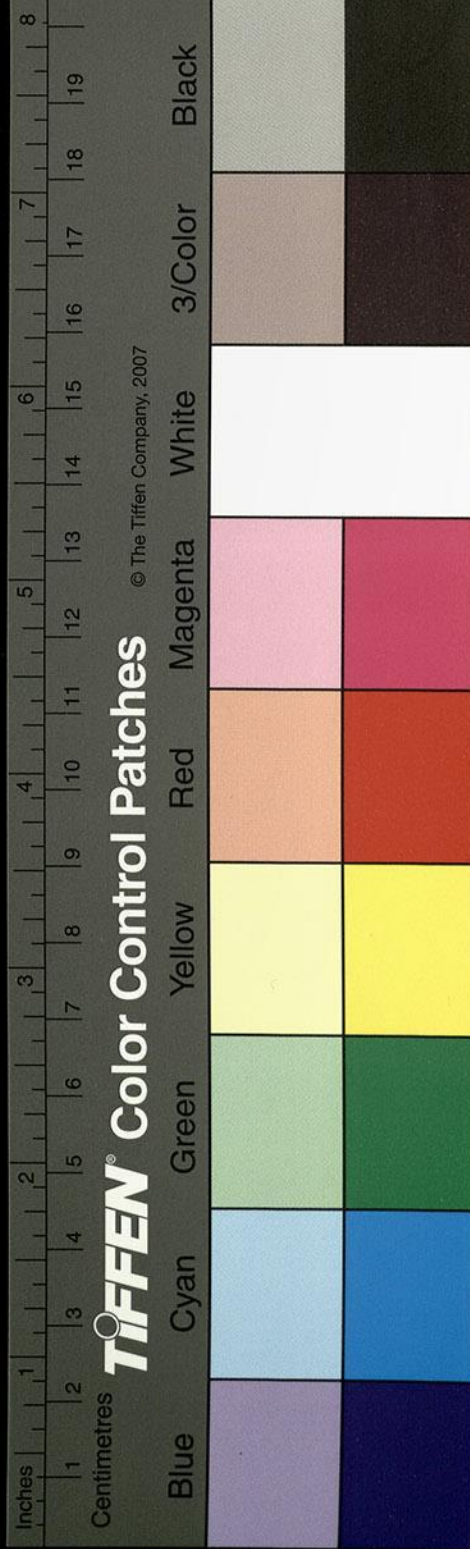
故 密濟民吳鳳來贈國子助教盧大受贈學錄

何承先贈夔州知府梁志仁贈蘄州知州陳鏞贈會寧主簿

國權

崇禎八年

四十五





平思仁羅田主簿

南大理卿陸世科劾罷

壬申閣臣捐助陵工

工科給事中范淑泰上言陵寢失事寔由楊一鵬一鵬撤防

寔由王應熊使應熊不擬此旨何至失事他人可助捐在應

熊不宜捐助也應熊大沮上揭引罪

丁丑時漕虧二百餘萬石視舊歲已減六十餘萬上責巡

漕御史確奏

王忠為提兵官鎮守山西

陳贊化為太僕卿王心一應天府丞

故提督陝西兵部右侍郎楊鶴卒字修齡 武陵人萬歷

甲辰進士令雒南長安陞御史歷大理寺丞少常少卿巡撫

南贛汀漳憂去起右僉都御史尋改左歷提督遼冠蔓專主

撫貽累

是夜熒惑犯太微

十月戊寅朔袁鯨為右通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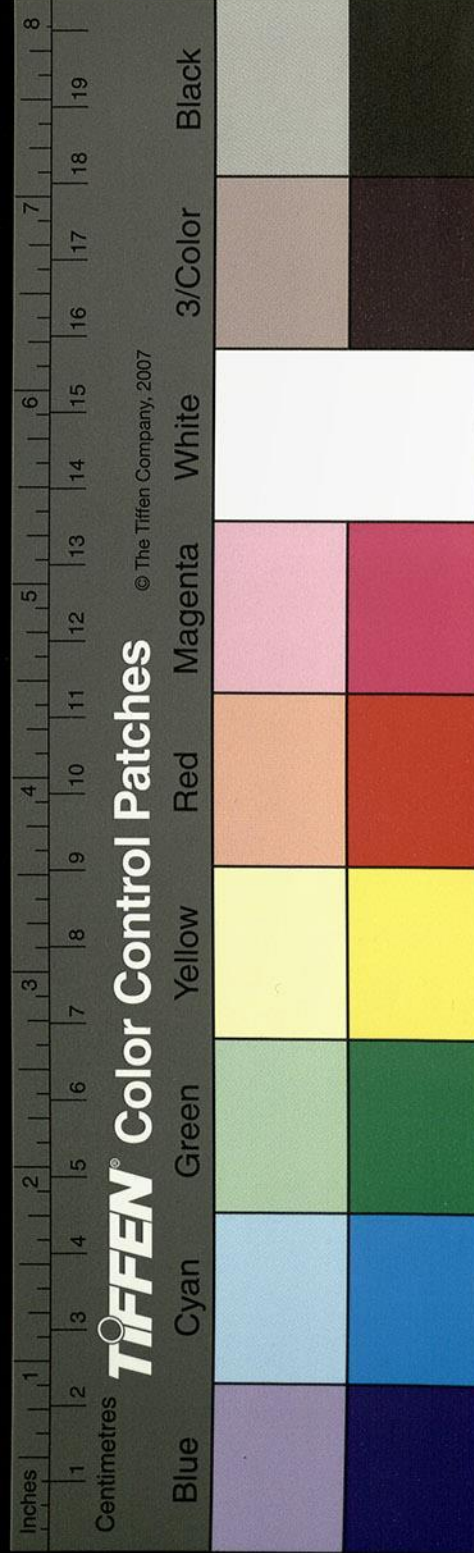
庚辰湯道衡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辛巳巡撫登萊東遼備兵援遼恢復海蓋軍務右副都 金復

國權

崇禎八年

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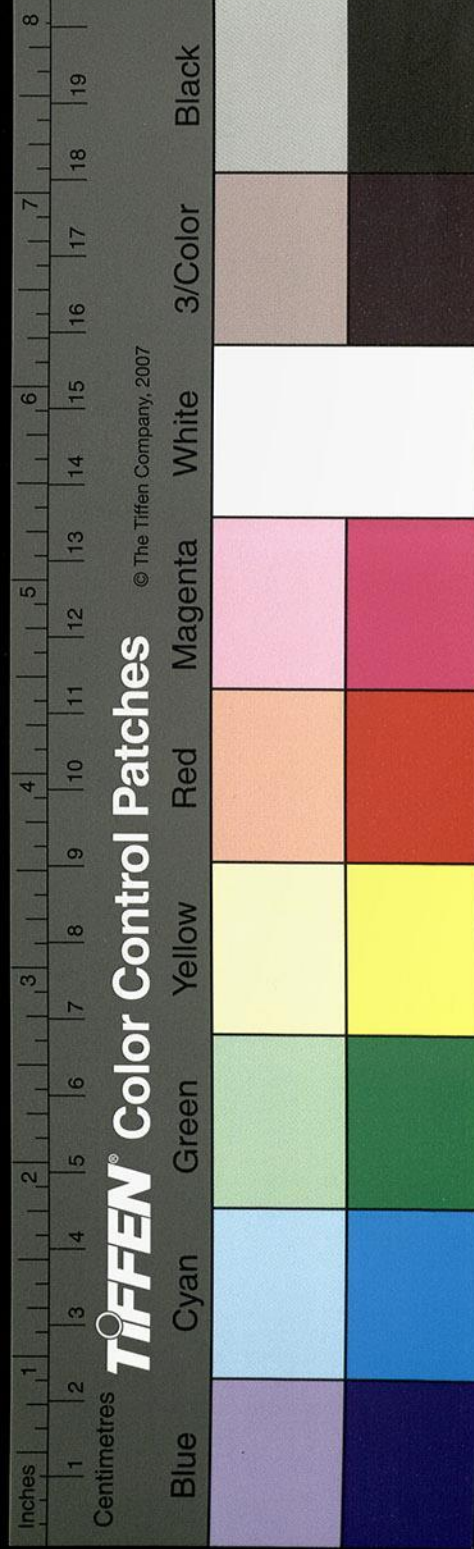


御史陳德元罷吏部謂登撫可裁兵部謂不可遂推山東左  
布政使勞永嘉不可許

丙戌大學士王應熊罷  
逮福建左布政使申紹芳

癸巳先是吏部尚書謝陞擬陞工科都給事中許譽卿以南  
京太常寺卿請論資俸深淺分南北蓋與溫體仁意難之何  
吾騶文震孟在直擬旨不必注定南北部執如初譽卿請告  
吾騶語震孟曰還以太常卿而去陞遂參譽卿譽卿家居已  
有年遷任京堂非過格于銓輔而文震孟固未之知也

丙申祭酒倪元璐遵例引罪且曰今之人情率有四道曰縮  
胸多畏曰揣摩善窺曰畫畔自了曰悠忽坐廢縮胸多畏者  
動疑有凶靜保無咎于是功稍難則斂手塗小險即抱頭決  
事惟首鼠之可安奉職以循牆為無過遁一矣揣摩善窺者  
不曰事理不易而曰上意如何不曰衾影難欺而曰耳目  
廣有測意旨而求合者必無可信之心畏耳目而思避之必  
有欲為之事于是主張全失奸弊日聞遁二矣畫畔自了者  
胸無通盤之策誼味同舟之扶所量在金錢決不顧郡邑有  
字氓之吏所幸在文墨或不問封疆當慘力之時坐俾民悼





所天衆輕其長遁三矣悠忽坐廢者官稍間即云局外事非  
我之由人曰夷狄之患亦既二十年猝或問之繁多失對守  
令之求亦既再月少可應者惟見徬徨皆由世務人才平夙  
未嘗經念遁四矣循此四者誤國有餘誠勅諸臣極力洗心  
其材自見上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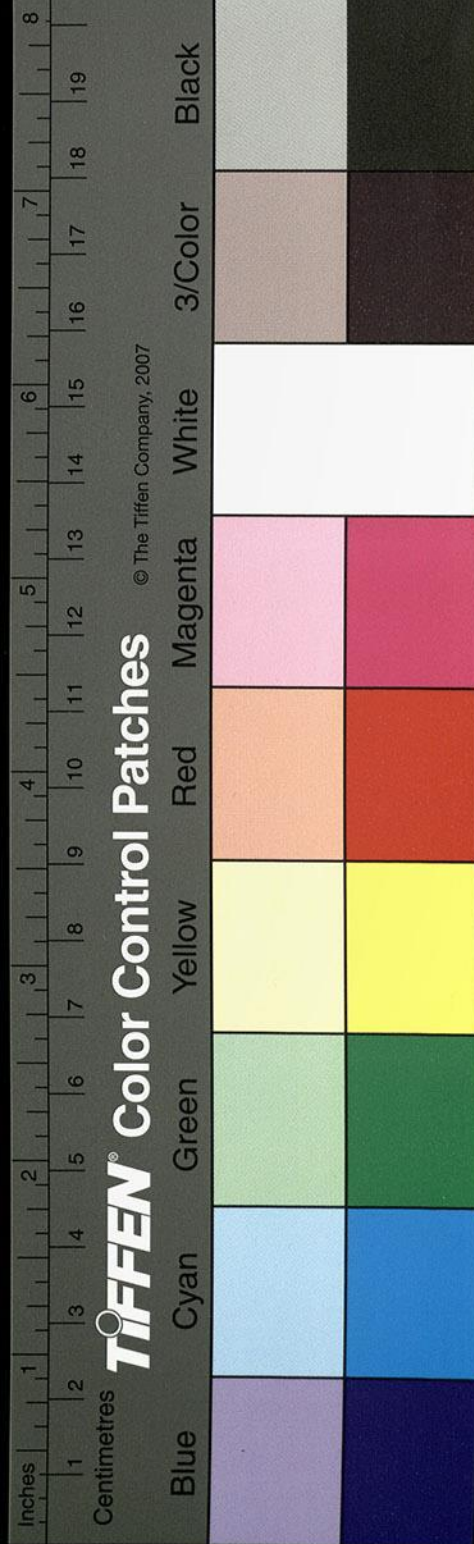
兵部右侍郎鄒維璉罷

甲辰太監高起潛弟錦衣衛中所正千戶世襲

提督宣大楊嗣昌憂去

乙巳諭曰朕以涼德續承大統意與天下更新用還祖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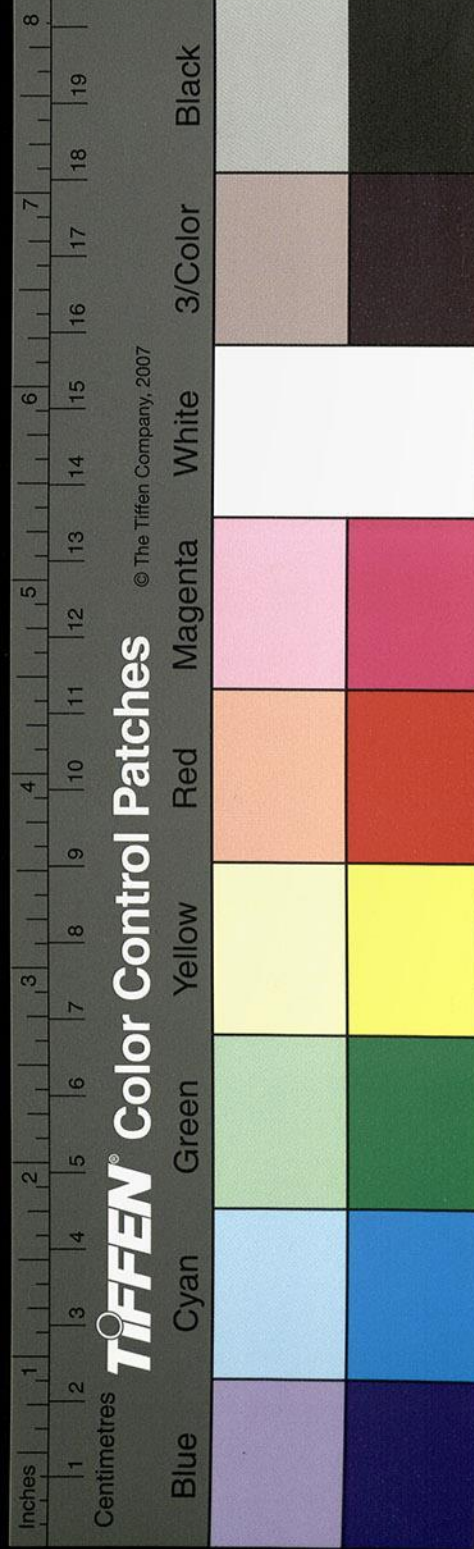
之舊不期依任非人遂致敵猖寇起夫建州本我屬夷流氛  
原吾赤子若使撫御得宜何敢逆我顏行以全盛之天下文  
武之多人無柰夸詐得人實功少見乃三入寇則七年師  
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絀而徵調未已閭閻凋殘而加派  
難停中夜思惟業已不勝愧憤今年正月復致上千皇陵  
祖恫民仇責實在朕于是張兵措餉勒限責成佇望執訊殲  
渠廢几上慰下對又不期諸臣失策再令潰決猖狂甚至大  
將辱于小醜兵民敢于無上地方復遭蹂躪生靈又罹湯火  
痛心切齒其何以堪若不大加剷除宇宙何時休息已再留





多餉今再調勦兵立救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主客  
士卒勞苦飢寒深切朕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卧深宮  
念其飲冰食粗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朕  
衣文綉茲擇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除典禮外餘  
以青衣從事以示與我行間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以寇  
平之日為止文武官亦各省察往過淬勵將來上下交修用  
回天意摠督摠理徧告行間貴仰體朕心共救民命密約聯  
絡合圍大舉直搗中關堅力殲勦寇蓋賊數雖多真賊原少  
勦者就殲其餘自靡但防埋伏更番不可孤軍深入勿得貪

取遺物縱令奔逃仍復裹糧相繼勿致中途乏食有失機會  
賊首必誅不赦外其脅從童蠹又不忍盡殺量開生路預行  
曉示如投戈散去准免追求或乘間來歸即與安置已許零  
星散遣不得仍攜械馬本地方一體拊恤嚴禁侵侮其鄉兵  
除防守本地外有堪殺賊願從征者許另隊隨營摠督洪承  
疇已奉尚方摠理盧象升亦許便宜行事有戎政光祿太僕  
共發銀十五萬內庫發大紅各色蟒段絹布二萬匹分解各  
路令巡按御史為監軍監紀稽核將士有功督理軍前立賞  
格或椎牛犒賞以鼓其氣務賞罰明速以免沉延倖冒之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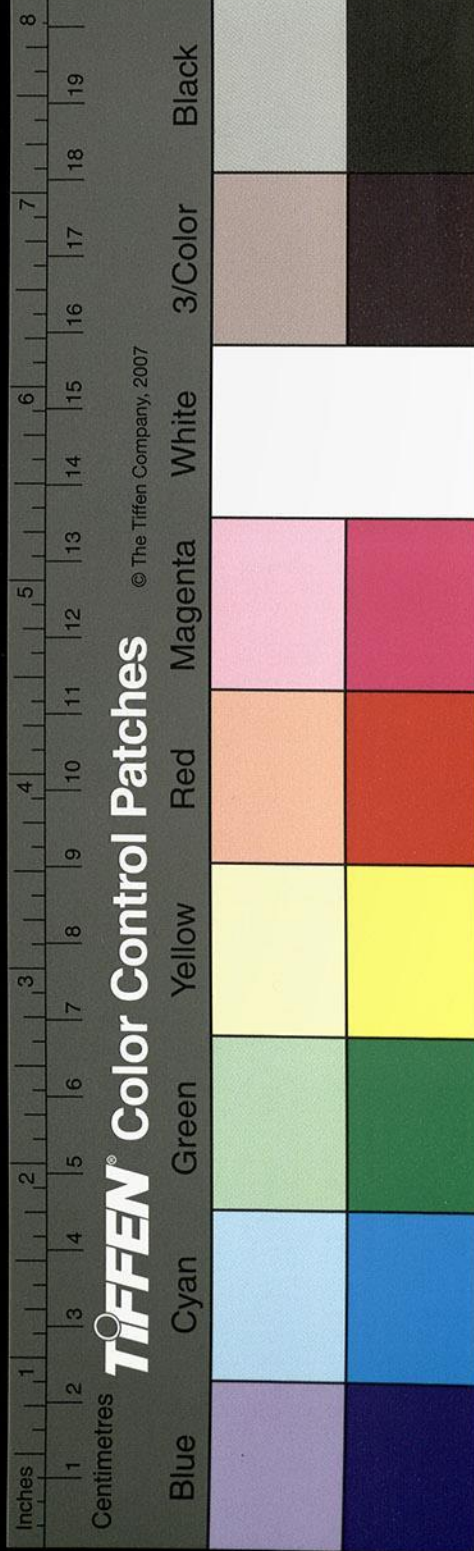
十一月戊申姜曰廣為南吏部右侍郎起梁廷棟兵部右侍郎  
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糧餉

庚戌何吾騶以工科都給事中許譽卿事奏辨云 皇上一  
詢錢士升必定告士升因言十月十六日謝陞參許譽卿疏  
御批改票諸臣共商臣果曰冢臣奏疏原重已復述同官之  
意于溫體仁聽首臣酌議當日情事如此今吾騶疏有首臣  
私詢之同士升臣在直凡二年與首臣公見外絕無往來擬  
票公言外絕無交語而突以私之一字相加臣不受也  
癸丑何吾騶致仕文震孟冠帶閑住許譽卿削籍震孟自恃

特簡于溫體仁無所依附嘗與體仁論庶吉士鄭鄮補官體  
仁謂館例未符震孟曰晚生叨冒至此豈宜但復庶常體仁  
云從容再議已擬謝陞參疏欲奪許譽卿俸體仁難之震孟  
作色擲筆曰即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明日二相同罷由擬  
票時相持相激也震孟負物望大拜才兩月雖關門特達之  
遇齟齬同官輕付一擲識者惜之

乙卯賊薄河南屯雒河明日以祖寬左良玉兵至南奔偃師  
時賊部三十七萬行塵蔽天絡繹百里

丙辰賊會于白沙連營六十里祖寬襲擊之斬一千餘級賊





奔光州

南工部尚書劉定國致仕

楊爾興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東江

丁巳逮前庶吉士鄭鄖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而鄖薄

于宗達嘗揭其杖母蒸妾等事故事詞林先題補始應命鄖

先來京覬遷溫體仁即以宗達所揭入告遂下獄

己未流賊攻南召不克走魯山

辛酉夜賊復至河南焚關廂而西

壬戌署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陳子壯奏宗秩改授匪易

臣庸忝酌有未必然者三有不可行者五請為陛下籌之

國家設資格以處常才而又不純用資格以處非長之才文

官四品及京堂在外五品上官有關以名聞五品以下吏部

銓注今進士初任亦循甲第迨不次擢用若非殊庸異績及

國家異變未始拔卒為將徒步而至卿相者宗才換授非多

于萬邦之黎獻也將資格可以不論而非常之才亦可輩出

乎臣竊以為未必然也自宗藩四民之業開文則文科武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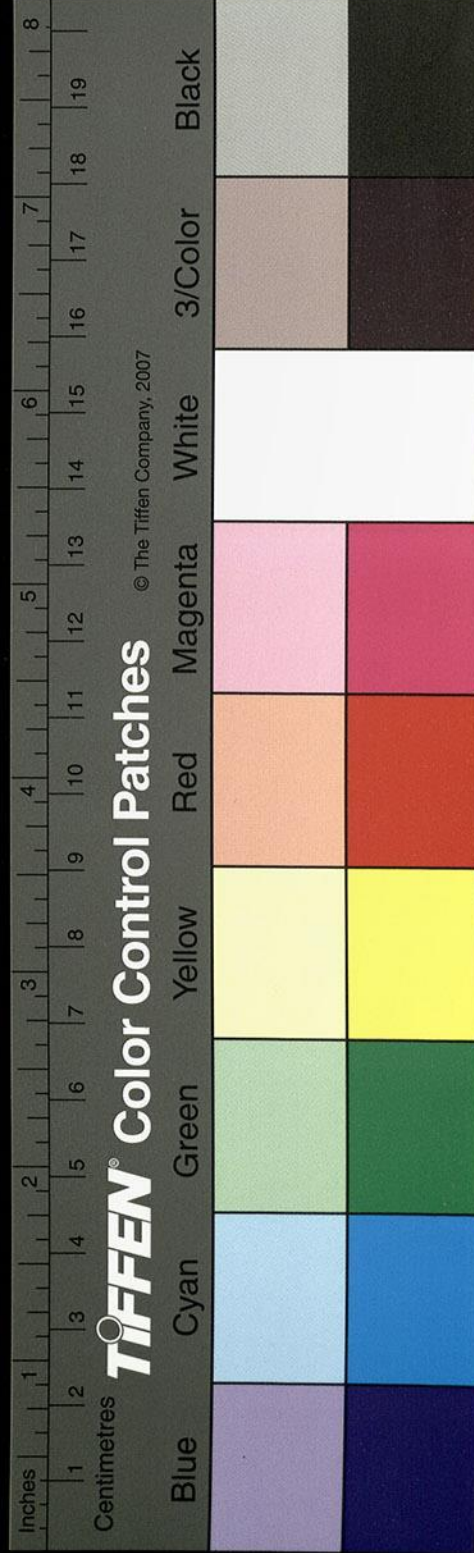
武科今謂進士豈必賢于鄉舉則鄉舉豈必賢于貢監貢監

亦豈必賢于齊民夫然則天下胥為齊民以待舉已矣又何

國權

崇禎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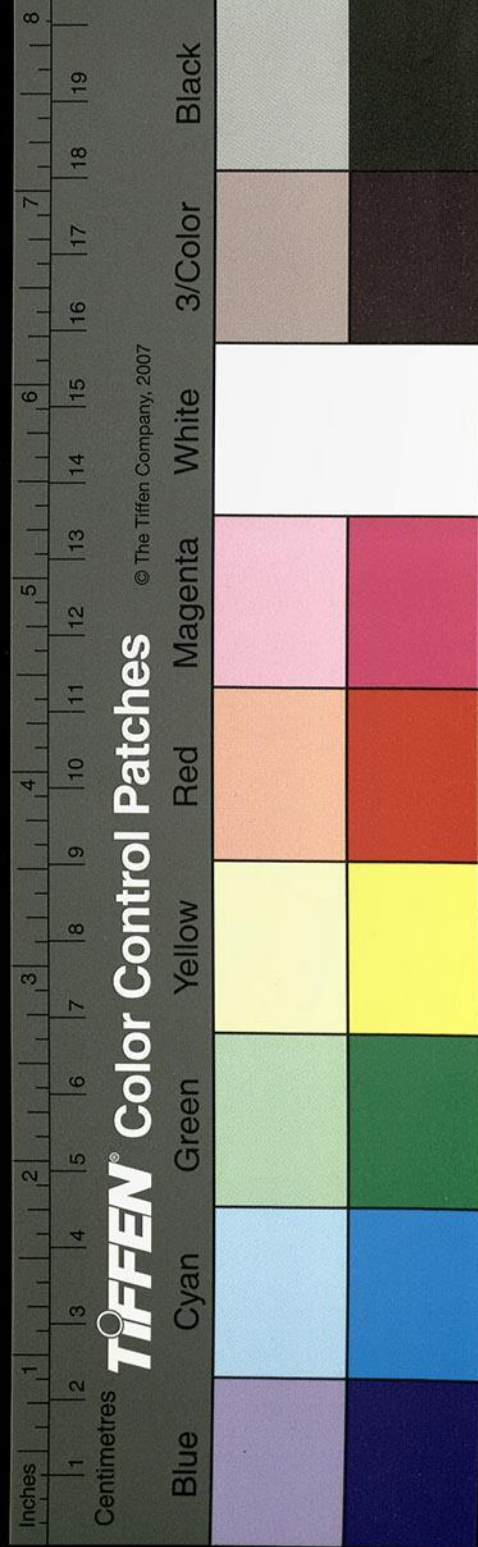
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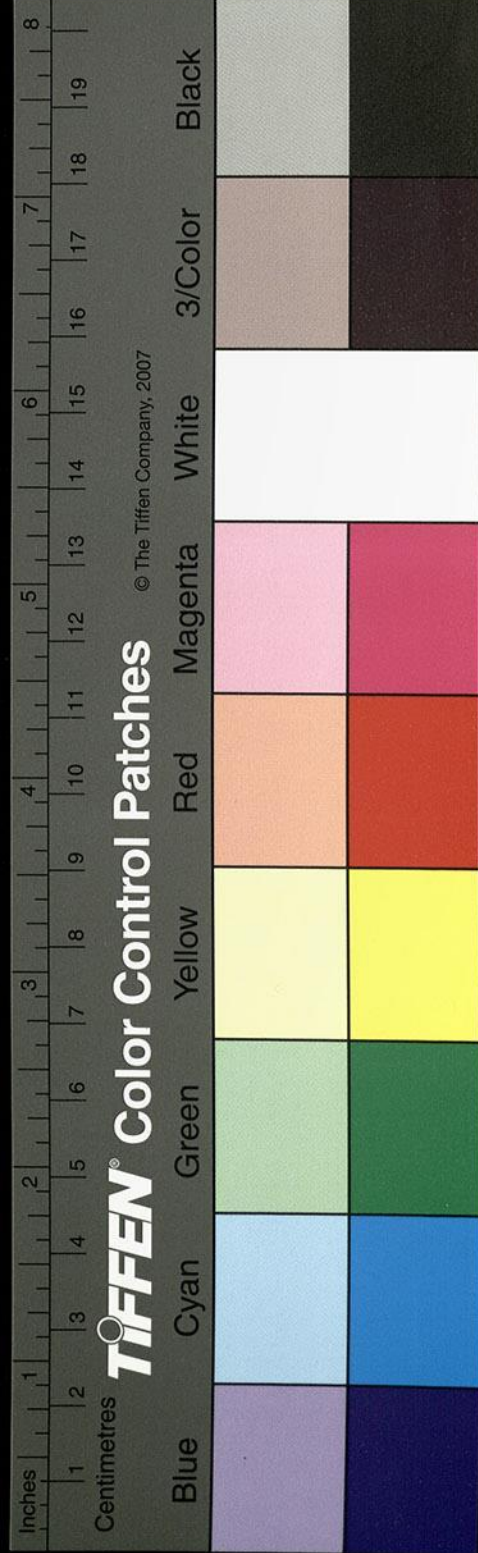


必辛勤倍計以待有司之續食乎則謂科舉而外遂足盡以  
才臣以為未必然也科舉之制漢人經術宋人道學不出乎  
此其獲雋者節義勲伐于此乎出否亦耗雄心銷餘晷亦  
不失為白首窮經之士此 祖宗磨勵一代之善物也有通  
科目之文而不能窮理致用者未有不通科目之文而能窮  
理致用也今宗藩中將軍中尉有祿食之貴讀書有科目之  
望可更進更勞耳使見不屈首讀書亦得撥行奇榮以去誰  
肯避逸而趨勞乎而謂將有劉向李勉趙汝愚之才按洪武  
開科定制猶在未嘗以換官職與科目並著國初親王有每

年朝覲之禮凡遣使至朝廷不須經各衙門直詣御前且守  
鎮兵演練者此大都開創之體制則然如前教者獨非祖制  
乎亦將議而行之否也臣因有以知其不可矣國初親王祿  
萬石段絹鹽菜亦復萬計不數年止給祿米不給雜用又不  
數年減為萬石又不能給而代肅遠慶寧谷諸王且歲給五  
百石 高皇帝令自己出而前後已如此夫祿與爵一也猶  
祿可視 物為虛盈爵則名器所繫一假不可即收吳王几  
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又將何以限量乎 入河套襄陵王  
冲殊願率子弟及壻與搃兵官從征不之計也惟 陛下俯







賜採納允罷前議藩規銓政所全實多

戊辰賊掠安徽靈璧縣

壬申禮部右侍郎陳子壯下獄有旨宗室有文武才能者驗

換職宜詳議要確陳子壯敢于非祖問親欺罔恣肆草職下

刑部

蔡思充為南工部尚書王夢尹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北

總督右都御史史永安罷

甲戌賊于安徽宿州浮屠集分掠永城蕭縣

丙子予故刑部右侍郎王之案祭葬

前順天府尹劉宗周以十月傳召見朝引咎乞歸上問其

傳自何人據實以奏

十二月戊寅城鳳陽

庚辰部覆巡按御史王肇坤所言援兵宜合不宜分及禁割

級禁貪財禁殺良據掠奉旨逐款施行其所獲馬騾賞有功

負役從之

壬午鑄總理直隸河南川湖山陝等處軍務兼督糧餉關防

甲申前禮部尚書孫慎行應召至京疾甚命免陛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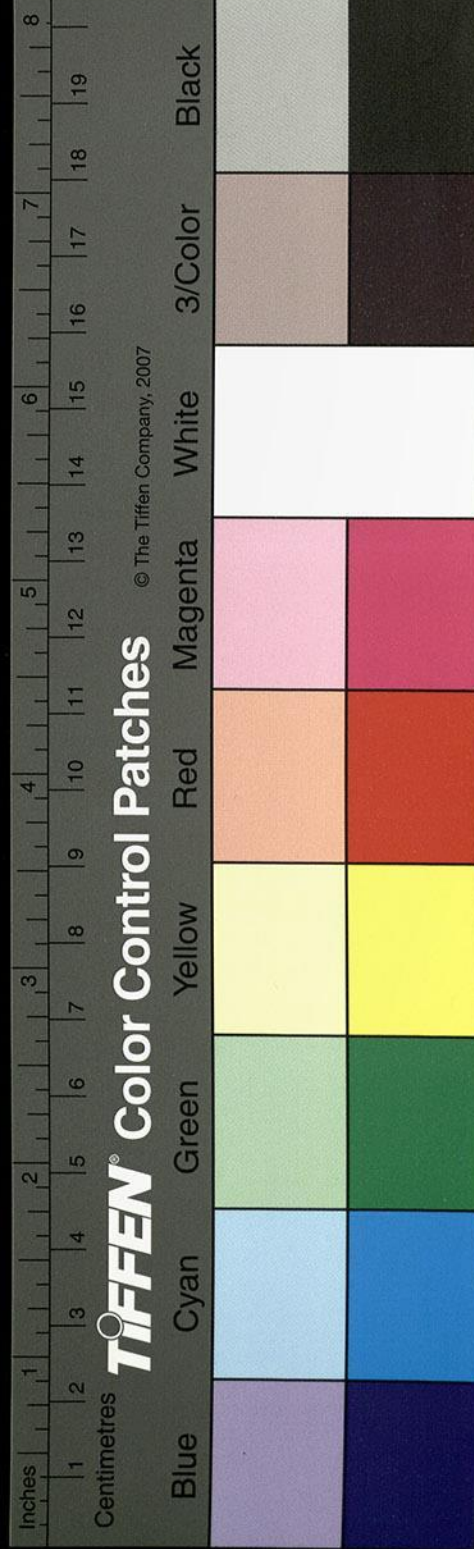
試武剛車于明德殿



乙酉先是李自成入河南汝州自魯山葉縣越光山固始是日陷光山州商城屠之丙戌巡撫雲南錢士晉卒字康侯浙江嘉善人萬曆辛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治挺擊之獄獨右王之寀出知大名府奏最至今官年五十九己丑以閣臣揭吏部尚書謝陞等所奏起棄廢除封疆永成貪酷及物故已蒙起用降用外所列張士範等一百六人俱查原案詳述聖旨臣等伏思廢遣諸臣雷霆摠屬天恩諸臣方切悔艾之誠即銓衡敢萌市德之念惟是四方多警人才

實難或情罪微有可原才力尚堪驅使倘蒙湔洗策勵新圖皇上自有睿斷非臣等所安議也

錢士升曰先是寬卹條款議及罪譴諸臣奉旨下部刑部方具招列名疏請旨未下而德州為大宰即欲疏起用余謂公意固美蓋俟刑部疏下先釋罪而後起廢方有次第幸德州云此不可緩其意甚銳余度必敗事復遺書欲其少俟而回札堅守前說詰朝疏上臚列無有遺者并當日得罪情節悉為粉飾上大怒切責遂下選郎于獄而事不可為矣及是覆請凡一百六員予獨在直因進此揭以為





將順擴充之機而其後擬票僅以數人了局則秉國成者

一手握定同官無所關其口矣寬恤德意竟成屯膏惜哉

庚寅進姜逢元太子少保

辛卯總理羅盧象升次信陽尋敗李自成于確山斬五百六

十四級

壬辰檢討張居以故山東滋陽知縣成德刊揭有張居之五

千金史塗胡為直受因疏辨報聞

癸巳奪摠兵許成名都督

故大學士史繼偕贈少師

進祖太壽太子太保

乙未故行人楊于楷殉難廕子入監

丙申故刑部右侍郎王之寀贈兵部尚書

丁酉山東萊陽貢士孫鳳毛以城守有功特授中書舍人

戊戌四川雅黎叅將羅于萃擊賊于漢南敗之窮追至子午

谷奪其所掠子<sup>口</sup>二千餘口賊奔饒風關斬二百餘級

辛丑建<sup>下</sup>二十五騎自昌城渡江自朝鮮脅其兵三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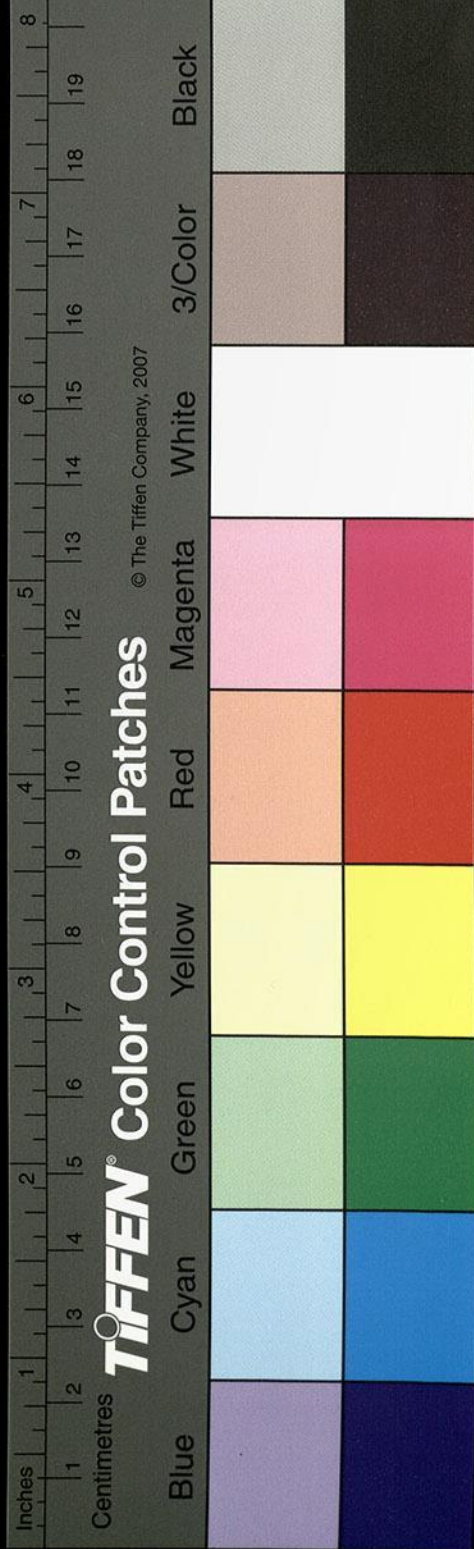
癸卯賜唐王祖訓會典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綱目忠經

孝經

國權

崇禎八年

五十五





李自成陷安徽和州殺知州黎弘業守制經御史馬如蛟等  
直趨南京江浦焚蘆州自成等前匿英霍夏苦雨不出弘業  
後贈太僕卿

國權

崇禎九年丙子

正月丁未朔總理盧象升師次鳳陽諸道兵畢會

庚戌

常設攝太和王府事上惡設字命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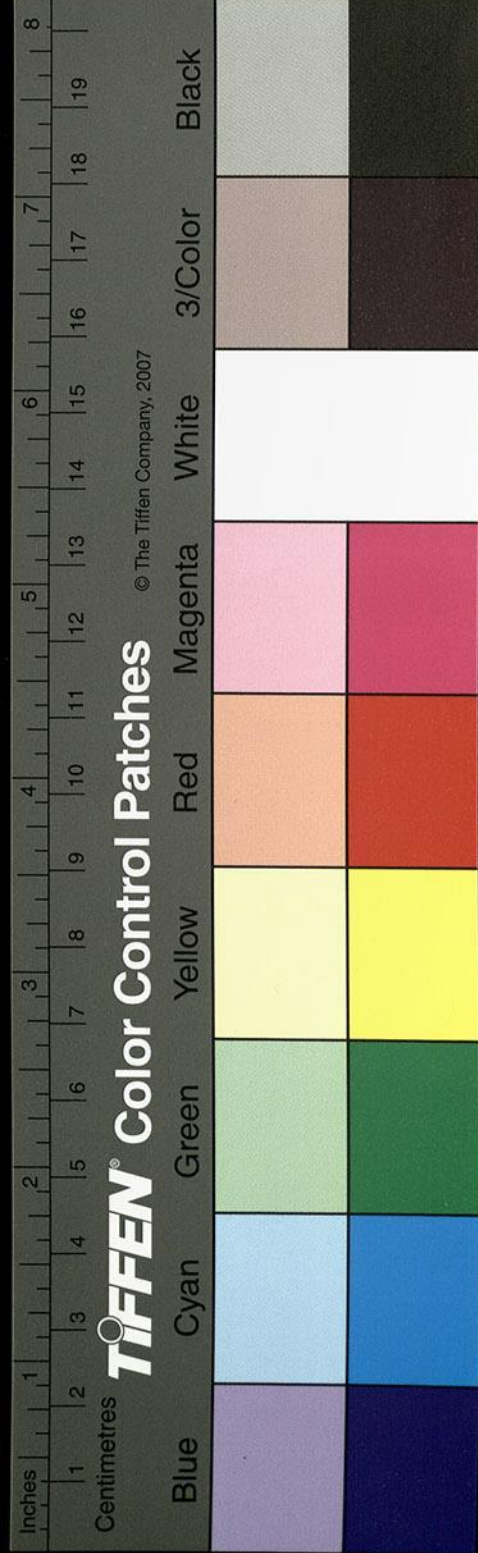
壬子流賊高迎祥張獻忠犯安徽滁州攻兩日夜不克行太  
僕寺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鞏率士民固守賊雲梯六地百計  
攻城以死士焚梯炮擊賊死甚眾賊怒掠婦女數百裸淫斷  
首環嚮堞植跗而倒之露私以厭炮守陴不忍視燃礮皆裂

國權

崇禎九年

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覺斯立取圍踰如其數懸堞外嚮燃礮皆發賊大創攻益急  
盧象升馳援命祖寬以勁卒為前鋒賊已墮西北兩關官軍  
爭奮賊大潰遂北五十里斬一千二百級獲械甚眾楊世恩  
截于定遠斬六百餘級劉良佐復扼于廣武賊遂突池河乙  
卯守 五百人守池河之東崗賊萬眾並至光輝力竭赴  
水死一軍皆沒

甲寅李自成攻固始別賊陷靈璧

乙卯副總兵祖大樂自淮北趨于開封歸德敗賊于龍山

丙辰左良玉值李自成于闔鄉縣相持三日陳永福援之良

玉斬九十一級賊東趨江北又別賊後至自桐柏唐縣偏近

隨州

丁巳錦衣衛提督東司房鄒之有進都督同知

戊午故禮部尚書孫慎行贈太子太保謚文介予祭塋江南  
武進人萬歷乙未進士授編修歷今官性恬退家居日久天  
啟初爭紅丸一案識者韙之去年應召卒于京師

王思任曰四朝以來讀聖賢書能廉頑立懦者文介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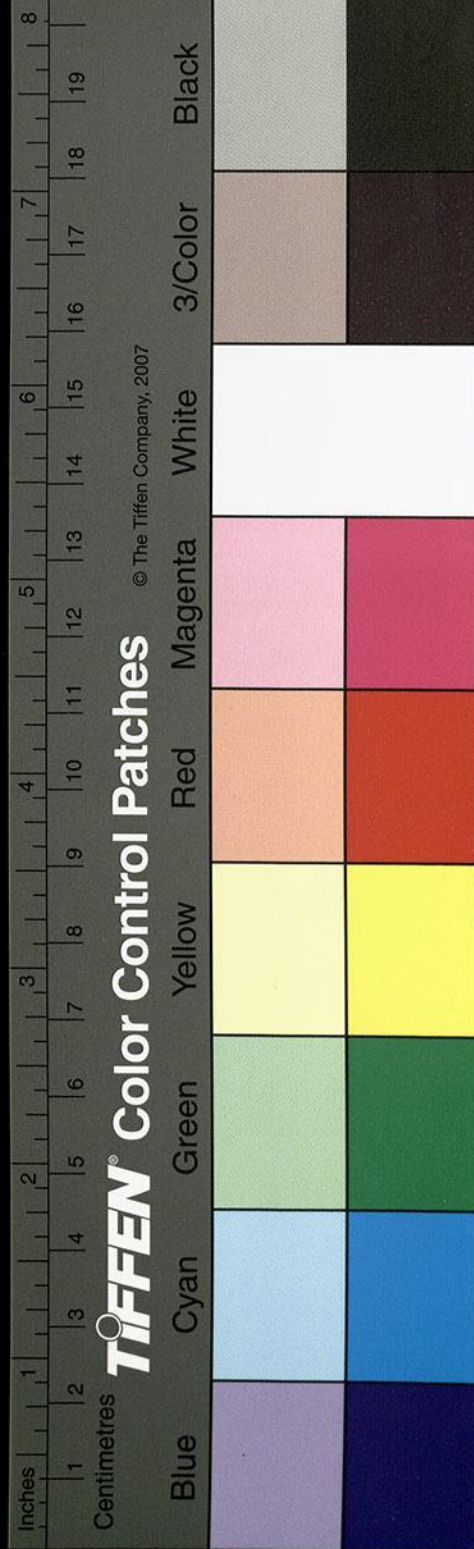
人耳吾極受薛歲星詩出即爭其是歸惟黯不言恍然凡

几在望矣然而志安社稷道重綱常及起田間來儀闕下

國權

崇禎九年

二





是求威鳳于孤鶴也歲寒徵其求凋碩果存于不食木壞

琴存人間誰贖王言哉

寇攻安徽壽州

已未掠穎上縣

癸亥賊自霍山六安直攻廬州飄忽千里攻廬州九日填濠

坎城無遺力知府吳太朴固守遂掠全椒破舍山巢縣圍江

浦南京兵部遣池河浦口營提督總兵杜弘域援之滁州潰

賊陷懷遠甲子淮撫朱大典往援賊焚掠北渡

乙丑賊陷靈璧進逼泗州

丙寅故大學士成靖之贈少保謚文穆靖之初名基命字靖

之直隸大名入萬歷丁未進士官檢討遷洗馬司業崇禎已

巳以禮部左侍郎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庚午四月首

相七月進太子太保文淵閣九月致仕乙亥七月卒

戶部以措餉重加典稅額外捐助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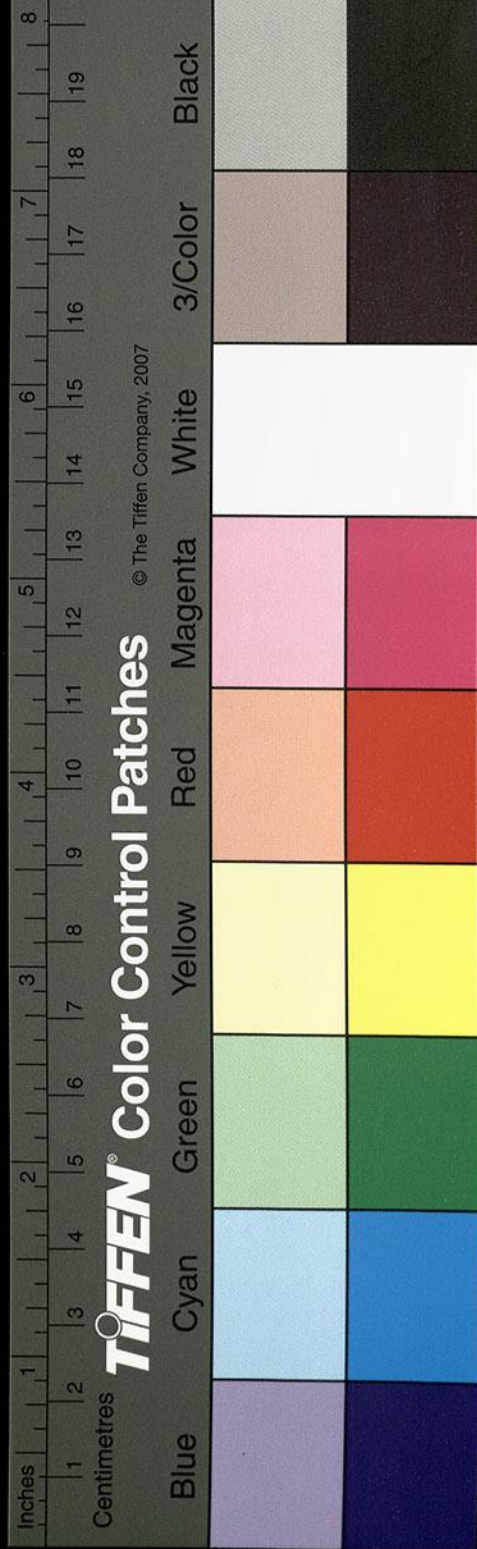
丁卯進禮部左侍郎林鈺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雷躍龍

為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蔡奕琛為刑部右侍郎劉宗周

為工部右侍郎

戊辰寇陷江南蕭縣

國權 崇禎九年





留兩淮鹽課十萬餉客兵

己巳陝西盜陷麟游殺知縣呂鳴世

子故 推官李師聖祭葬

辛未山西官軍攻破柳榆寨斬賊四百人直入關

祖大樂擊賊于永城斬一千二百餘級獲騾馬萬餘頭

壬申別賊焚閩鄉縣明日從南山而北直至潼關不得入陳

永福敗李自成于朱仙鎮走登封密縣

兵科給事中常自裕言流寇數十萬最強無過高迎祥彼多

夷漢降丁堅甲鉄騎兵有紀律其在關中攻扶風數日破之

洪承疇猶在咸陽渭水之南其在豫中直趨汝蔡破光州南

城廬象升尚駐信陽俱如此縮畏即日報斬獲不過別營小

隊耳于賊勢曾無損也今秦賊在宜君鄜州不過賊將當責

秦撫豫賊在靈寶閩鄉盧氏永寧止馬守應等數營當專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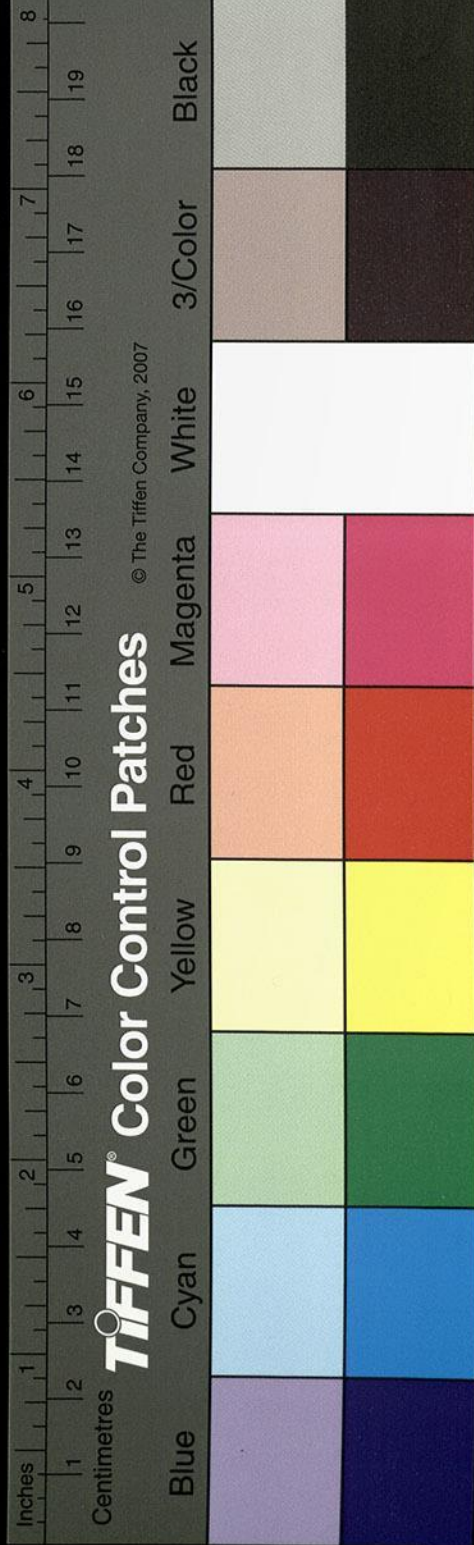
豫撫而督理兩臣宜令專圖迎祥在洪承疇以王承恩孫顯

祖等邊兵川兵二萬出閩由汝魯疾趨光固遏其返在象升

以祖大樂祖寬等閩兵軍兵二萬由息潁直奔英山六安截

其前淮撫朱大典督楊御蕃等屯于廬霍防其東突應撫張

國維以許自強等屯于潛山太湖防其入安慶楚撫王夢尹





以秦翼明等屯于麻城黃陂防其南衝唐鄧隨棗之間則鄖  
撫宋祖舜也時鄖陽棗陽土寇並熾  
楊士聰曰向來督撫皆擁重兵故其馳驅使將帥如左右  
手然其神廟之所至成功皆此法也自撫三鎮七之議待  
行徒欲偏重將帥以為敵愾之用而不知其勢漸盛成尾  
大督撫為贅設矣既成贅設而封疆有事仍責督撫故督  
撫類多抵罪而搃兵如故非不欲責定畏之也朝廷畏之  
而欲督撫制使赴敵是必督撫有術尊于朝廷之上而後  
可也

起倫肇倫南大理卿

癸酉何瑞徵為司業管紹寧為南司業葛寅亮為南太常卿

甲戌故王信贈光祿少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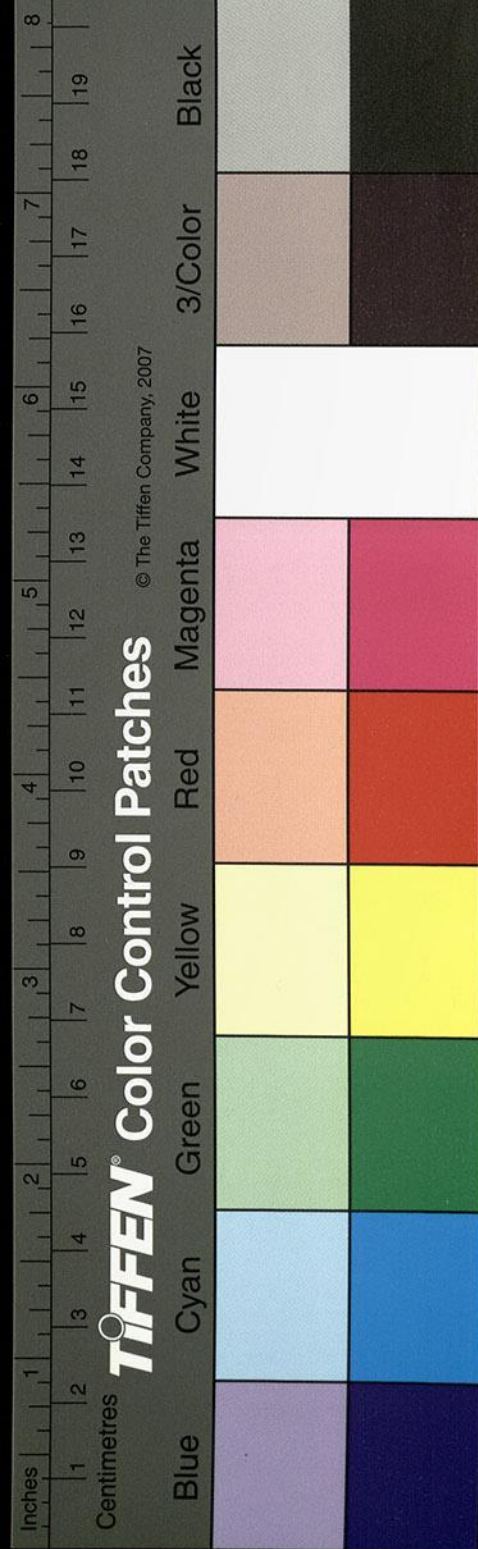
河南盜自南山還商雒又攻密縣陳永福追之走登封

孝陵樹雷火

二月丙子朔寇攻桐城不利游擊馮射中盜魁走潛山明

日城陷知縣某先遁

戊寅倪元璐以積分奉旨舉行請特頒聖諭上曰有皇  
祖欽定監規毋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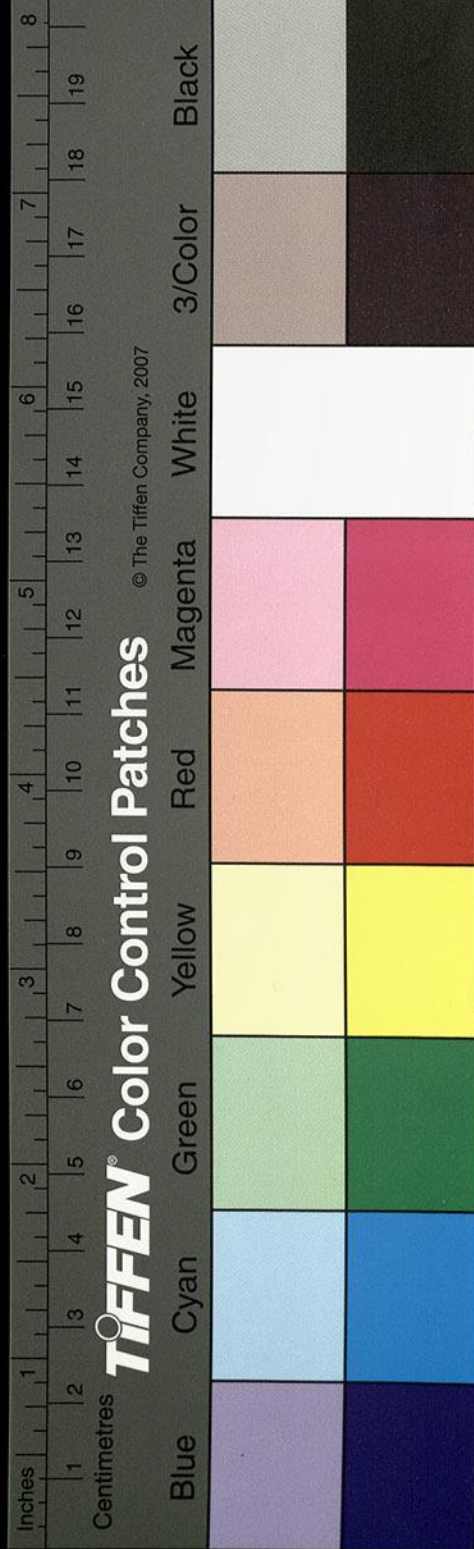
已卯寇至太湖奸人構醫官甘上達吏張如祥餽賊羊酒遂  
渡濠陷城執知縣名罵賊不屈自經賊大殺掠而去  
庚辰寇萬餘至安徽宿松縣通判署縣事某先遁吏民出城  
迎賊殺村人千餘  
盜犯竹山知縣黃應鵬僅棲草舍棄城遁徵糧六百石賊食  
盡焚爰舍而去  
盜劫山西交城縣獄放罪人牛應魁等  
壬午搃兵王進忠周維壩祖寬等率兵擊河南汝州賊斬四  
四百四十一級

伊府萬安王采鑑言臣始祖伊厲王子永樂六年分封河南  
傳七世國絕有祖廟一太祖真容一臣郡祖萬安康懿王攝  
祀傳臣父恭宣王以萬歷戊申立福府從臣永寧縣今盜熾  
乞加築縣城從之其太祖真容命進上。

兵部報寇薄江上掠舟自邱縣至臨清萬宜防山東保定  
二撫急沿河堵禦

建人犯大同馬蓮口有大峪村諸生張桂抗敵死之。

癸未王進忠等自洛陽偃師趨登封以掩其前至登封戰斬  
二百四十九級奪牛馬五百有奇





乙酉刑科給事中何楷言八事訂新例行久任酌分理重會  
審嚴斃獄草羈店飭聲寬寬造訪部覆從之  
丙戌張其威等以六百人援宿松至十里鎮龍山中伏  
敗寇亦多傷而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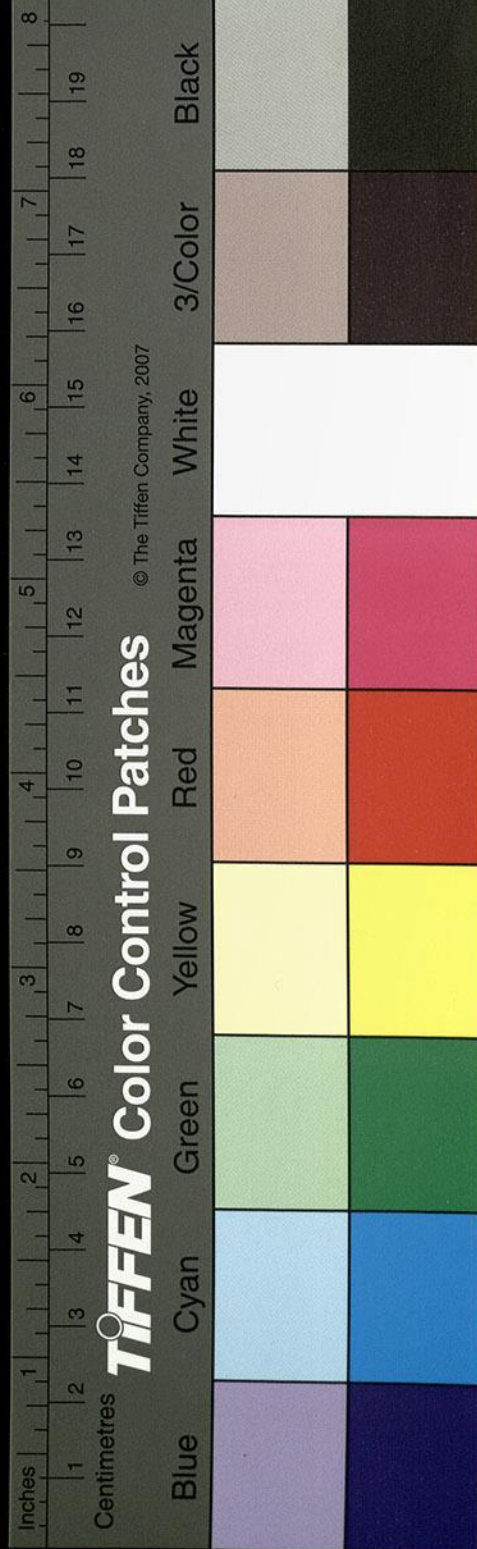
盧象升報朱龍関山之捷斬六百七十六級奪驛馬甚多  
官兵援棗陽大敗守備吳 死之

陝西副總兵張外加以游擊李建功侵餉兵變被殺  
丁亥寇復圍安徽滁州太僕卿李覺斯等力拒之盧象升救  
至祖寬以精兵戰城南楊世恩以步卒出城北擊敗之寇北

走鳳陽知府支應節炮卻之焚正陽鎮編筏渡河而北一奔  
懷遠一奔壽州餘奔穎霍懷遠無城而潰遂向靈璧虹縣搃  
督漕運朱大典遣副總兵劉良佐薊密游擊苗有才等戰蒙  
城之陳搏橋寇走毫走歸德永寧監軍道王維謨同副總兵  
祖大樂逐之有龍山穀熟之捷

甘肅總兵柳紹宗敗賊惠登相于寧州初賊西掠蘭河南犯  
會寧洪承疇檄左光先與紹宗合擊破之賊窮迫請降巡撫  
甘學濶受之安挿其部數萬人于延安未幾劫掠如故

乙酉寧夏卒飢索餉殺巡撫王楫幸兵備副使丁啟睿撫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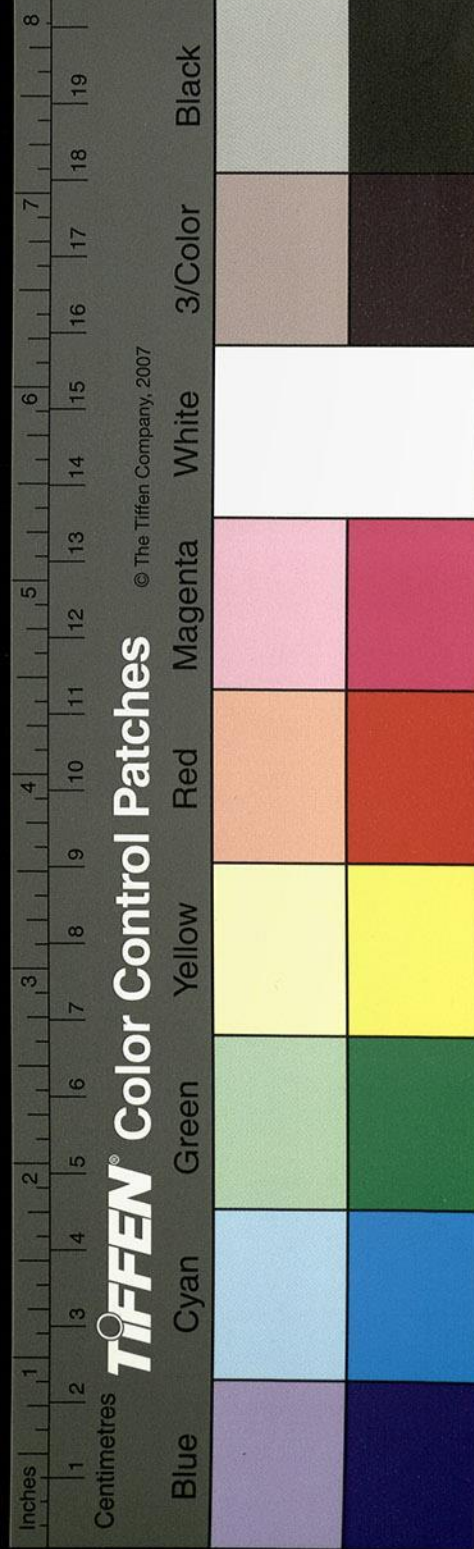


之斬禍首七人

壬辰搃兵祖大樂王進忠羅岱等于裕州南陽連敗賊斬七百二十七級賊南奔

淮安武舉陳啟新上言今天下有三大病曰科目取人今之作文孝弟與堯舜同轍仁義與孔孟爭衡及見于政事恣其性情任其惡酷而民吞其聲貧而民吸其髓是政事文章兩既相悖亦何賴以科目取人哉曰資格用人國初典史馮堅任僉都貢士彭友信授布政秀才曾泰授尚書何嘗以資格限嘉靖間猶三塗並用今惟尚文塗又自分界貢舉止于貢

舉明知歷任有限清如是貪亦如是毋寧貪以為子孫計若進士則天下之爵皆其砧几上物天下之官皆其朋比橫行莫問及曰遷轉不曰其俸則曰其資深誠有如 皇上昔諭所謂聖旨可藐暮金自如者亦何取以資格用人哉曰推知行取科道舊例給事御史以進士舉人教官等官項除之兼行人博士中書及推官知縣弘治間兼助教 官嘉靖間舉貢監生一體考選萬歷初猶行取推官知縣進士三舉貢一今惟選進士彼受任時先科道自居守巡以科道相待故虐民凌斃民既不安又安能已于亂乎亦何取以推知為科道





哉國家受此三大病章句無用黨與日盛苛暴日加羅網日  
密惟利是好非不情行竟成一迷局而不醒矣再陳治病之  
藥其說有四而專拜大將之法附焉一停科目以黜虛文一  
舉孝廉以崇實行一罷推官行取以除積橫之習一蠲災傷  
錢糧以蘇累困之氓今之將不堪用矣仰鼻息于文官聽提  
掇于下吏威望既莫重于平時號令胡能施于對壘今當徵  
求真才聘請登壇行推轂禮一切重務聽其便宜行之有司  
害民不悛拊循不寔者亦聽處分罷監制焚謗書如此漢高  
之壇文帝之細柳燕之金臺復見于今也民怨可平寇胡可

弭矣上異其言立授吏科給事中命遇事直陳毋隱又奏  
中及江南高郵武舉張抱赤興屯書令即錄上

楊士聰曰陳啟新踞于正陽門下寔由曹化淳聞之于內  
自古小人進身未有不自中璫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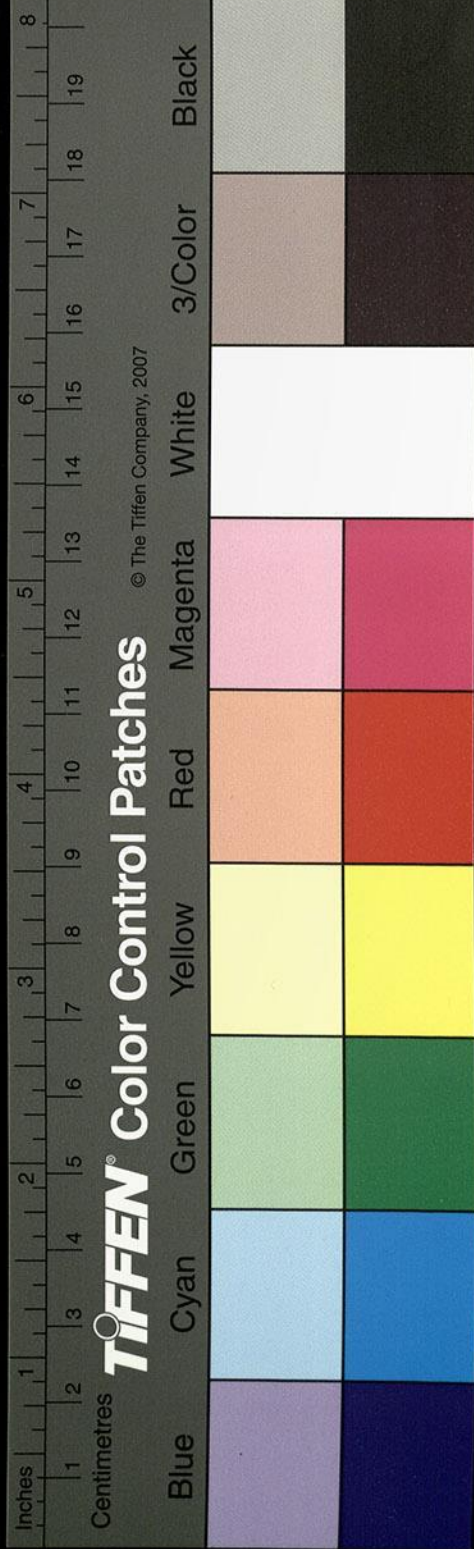
設遷曰上方銳意求治思改易絃轍復國初之舊陳啟  
新狂言無忌適投其會闢門之典首倡倖塗其後上亦  
知其人無足重第耻于示過以庸衆人真之則聖意固自  
有在也

乙未荊州兵援襄陽又敗千戶張 死之

國權

崇禎九年

九





河南亳州知州葉昇先守備查應才敗賊于盧家廟賊從歸  
德永城直奔考城儀封蘭陽總兵官陳永福乘夜襲斬一百

八十六級

丁酉鍾玠為大理卿熊文燦為兵部右侍郎

戊戌吏部尚書謝陞等疏救陳子壯不聽

己亥總兵楊正芳擊賊當陽大敗之

庚子禮部議選宗才曰薦舉先由五宗保結長史據結詳訪

啟親王核勳才能實跡以聞曰考驗部院疏列學行俱卓

博學多聞精于心計熟于刑名嫻于禮樂文章兼通屯田水

利保障拊循一叩其經綸各分差等請臨軒策門或召對

平臺然後因才授官曰換授祖訓換授官職明旨謂是否必

拘原品級之不必拘也在外府佐州縣正以及教職在京則

中行評博以及部曹俱筮任之秩俟有成績而遞進焉今換

授國屬請一循其序曰陞轉祖訓陞轉如常選法曰舉勤

黜陟自應一體曰體統賢宗居藩邸則宗藩規儀出而服官

體統一准官制曰解任宗室服官第支官俸及解任則原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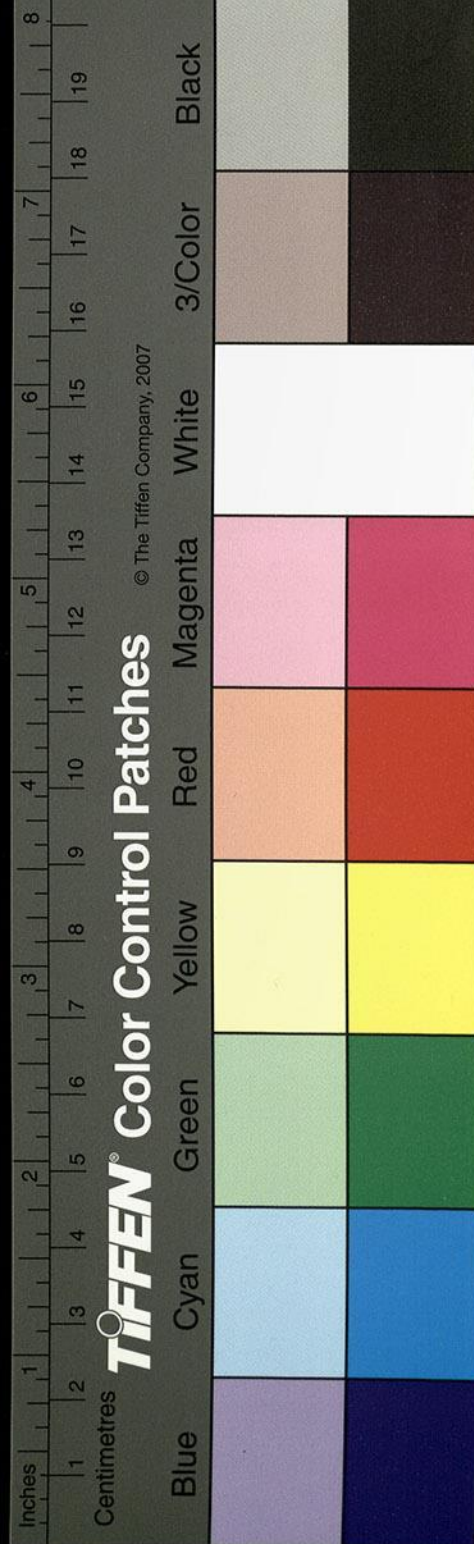
具存

辛丑修太廟

國權

崇禎九年

十





李玄為順天府尹

封海神護國濟運顯應平浪元侯命有司致祭

壬寅故 楊呈秀贈光祿寺少卿故 平安贈署都

督僉事

癸卯大同殺胡堡有 三千餘騎殺降夷突入犯屯北口。

甲辰官兵至殺胡教場

乙巳山西大飢人相食命戶部議賑

河南提學副使黎元寬劾溫體仁私囑生童體仁奏辨不問

浙江提學副使黎元寬劾溫體仁私囑生童體仁奏辨不問

三月丙午朔大同 遁官兵追斬五百五十四級

寇陷 和順縣

杜三策梁天奇為大理左右少卿袁鯨張元佐為左右通政

工部右侍郎劉宗周言痛憤時艱略曰 皇上以不世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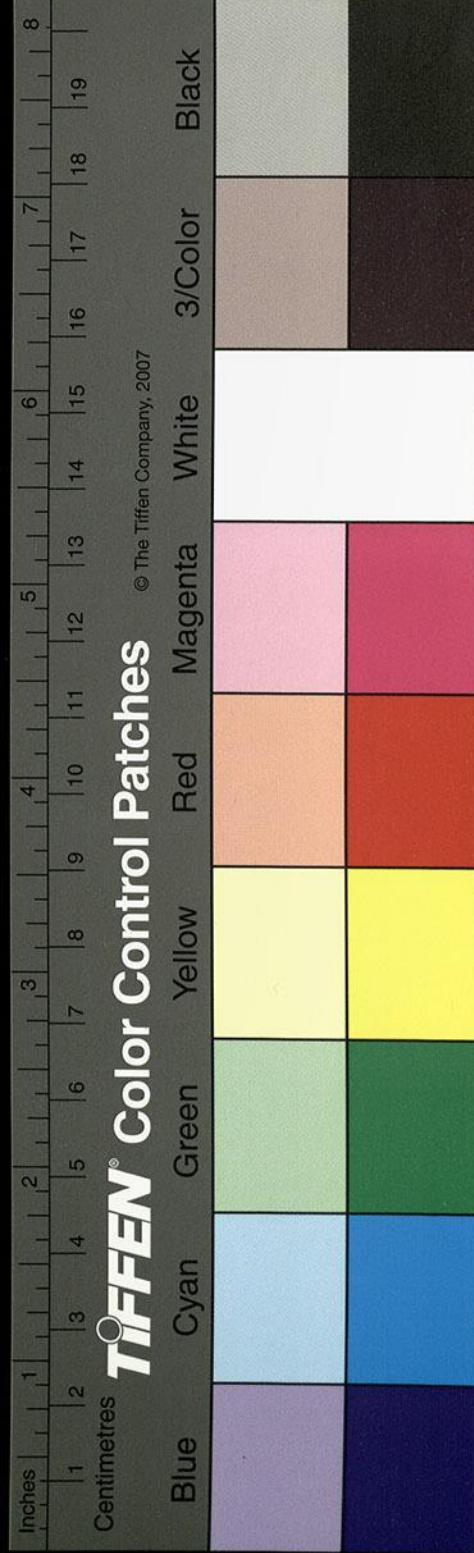
資際中興之運即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于唐虞三

代甚盛心也而施為次第之間多未得要領于是屬意恢遠

而賊臣袁崇煥以五年滅胡之說進更為禍胎己巳之後謀

國無良賊氛日熾震及宗社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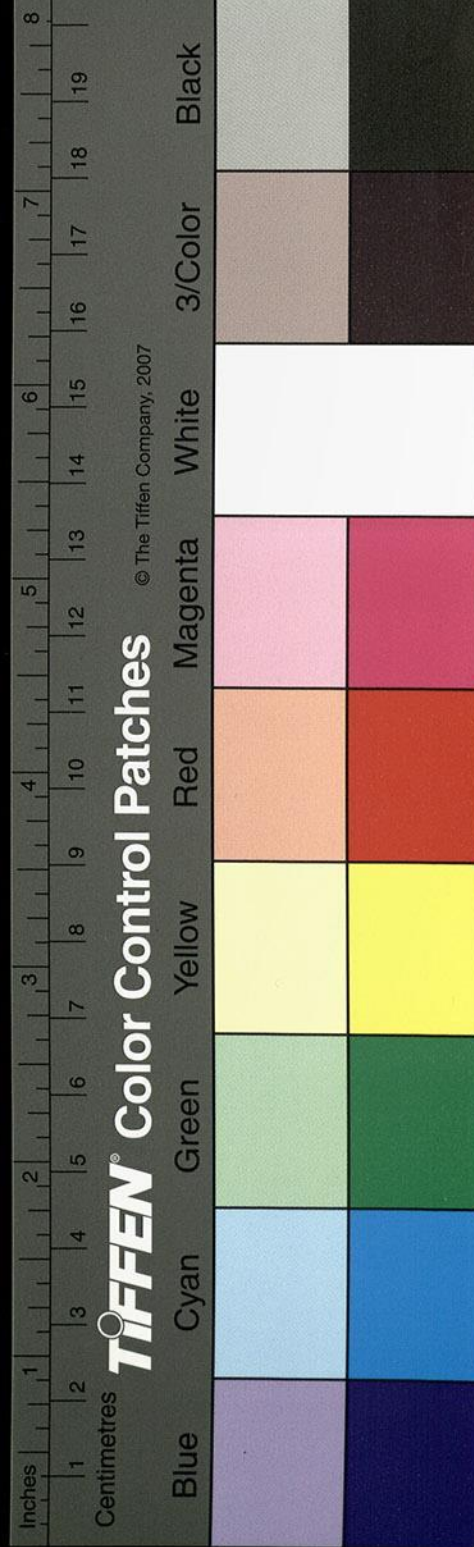
此耳目參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之





叢脞天下事不覺日抵于外壞故自嚴衛司訊防而告訐之  
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簾之等夷自人救過不給而欺  
罔之習轉盛自事仰承獨斷而諂佞之風日長自三尺法  
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  
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執自誅求及  
瑣屑而政體傷自叅罰在錢糧而官日貪吏愈核賦愈逋自  
敲朴日繁而民生瘁自嚴刑與重斂交困天下而盜賊四起  
自摠理任而天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選而封疆之責任輕自  
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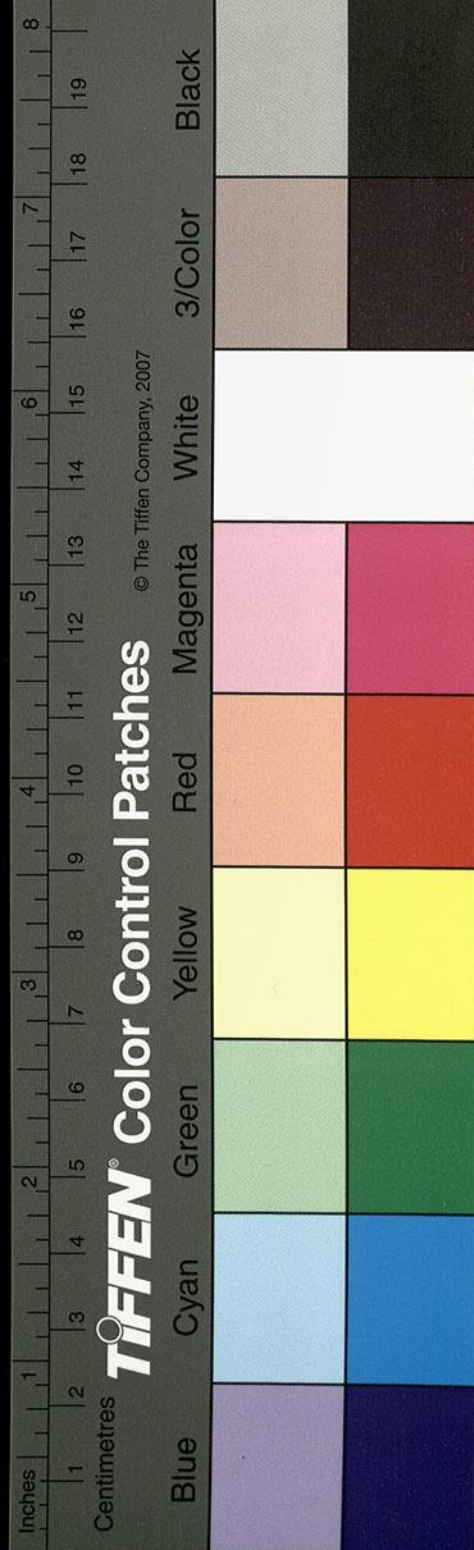
朝廷之威并窮于督撫自朝廷立限盡賊而行間日殺良報  
以幸免無罪使生靈塗炭事益亟矣天啟聖衷一旦撤摠監  
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檄嚴酷令之威維新之政方冀  
二三臣工洗心剔慮以聯交泰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  
一文震孟以單詞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又  
以過慙生辜使朝廷無吁咈之風此其關係于國本人心又  
非淺鮮者于是求治愈殷紛更四出市井雜流咸得操其詭  
說投閑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更不可問皇上不過始于一  
念之矯狂而積漸之勢釀為厲階遂至于莫可收拾則今





日轉亂為治之機斷不可也。夫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用風雷則念祖宗學古之益以率祖，而不至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已無為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己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命，并法三之發政施仁，並議拊循以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庭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衅，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籬之衅，慎宗賢以政職之塗，杜後世宗藩之衅，除此三大衅，而包桑之業又何虞夷寇哉！此蚩

潢池言撫言剿，總非定美，但言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乃遣廷臣賫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不殺一人，此聖人治天下之明效也。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啟新片言投矣，立置清華，稱一時盛事，第本生之品未可遽信，乞先令以冠帶辦事黃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後果有忠言奇計，實授未晚，不然如石器可惜何。皇上天縱聖明，而諸臣不能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以熒主聽，使國論愈紛，治效愈艱，臣甚痛之。





都督僉事劉伏威為提兵官鎮守天津

兵部考選軍政罷大同東協副提兵鍾宇又王承胤陳謙張

星俱妄自陳下督按申飭

丁未賊從南漳陷穀城

大興斥吏賈鳳祥銜前提學御史袁鯨今鯨右通政許奏

鯨通政使倪思輝駁奏

戊申巡撫山西吳姓言聞喜沁源等縣人飢相食命卹之發

三萬五千金賑濟

總理盧象升薦前

高平知縣侯弘文為監紀推官

己酉故

王肇生贈太常卿

吏科給事中陳啟新直登聞鼓言去年都司倫自化有平胡

平寇時政三疏通政使不以聞上切責之

庚戌福建右衛經歷吳鯤劾故巡撫雲南錢士晉婪狀并刺

其兄士升召雲南奏參差段錦綉細問大非體士升奏辨又

士晉前沒不問

盜陷竹谿房山知保康縣城空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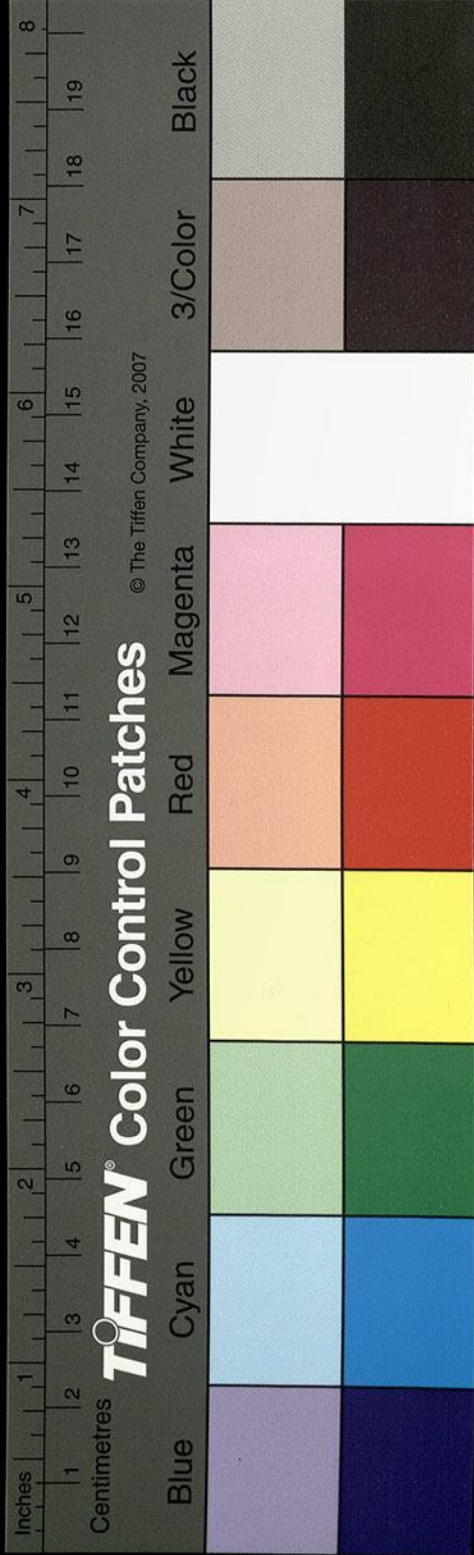
辛亥山西臨邑諸生邢王俞上足餉四議不報

卜犯延綏西路龍門堡拒卻之斬七十一級

國權

崇禎九年

十四





寇自封登邵城之挫迹石陽關時伊嵩之寇萃于汝州魯山  
向南陽往來倏忽均州土寇同流寇焚武當侵鄖西自河渡  
江入襄陽復折入回浙川陝西寇亦出閬鄉靈寶入內鄉浙  
川山中與前合巡按河南御史金光宸請遼東總兵祖寬及  
副總兵騎營火器營宜進伊嵩以左良玉由河維截于宜陽  
永寧副總兵王進忠周維坊宜進魯山南召葉裕而雷時聲  
劉肇基等預截于邲靈寶賊盡而西則秦兵犄角合擊焉兵  
部定潼關以外南經宜陽羅山魯山南召各縣至于浙川屬  
河南巡撫陳必謙自浙川西經上津鄖西竹山房縣各等縣

至于九江屬鄖陽撫治宋祖舜自九江外經西安商洋興安  
各處至潼關屬陝西巡撫甘學濶各設防截賊、在秦豫山  
中聞其向來糧米多由浙川水運以通荆襄賈販可艘而致  
之宜令南陽府遣官往浙川斷運報可

壬子王邦柱為太僕卿史堃徐鑛為大理左右寺丞  
都督僉事趙官為總兵官駐寧遠團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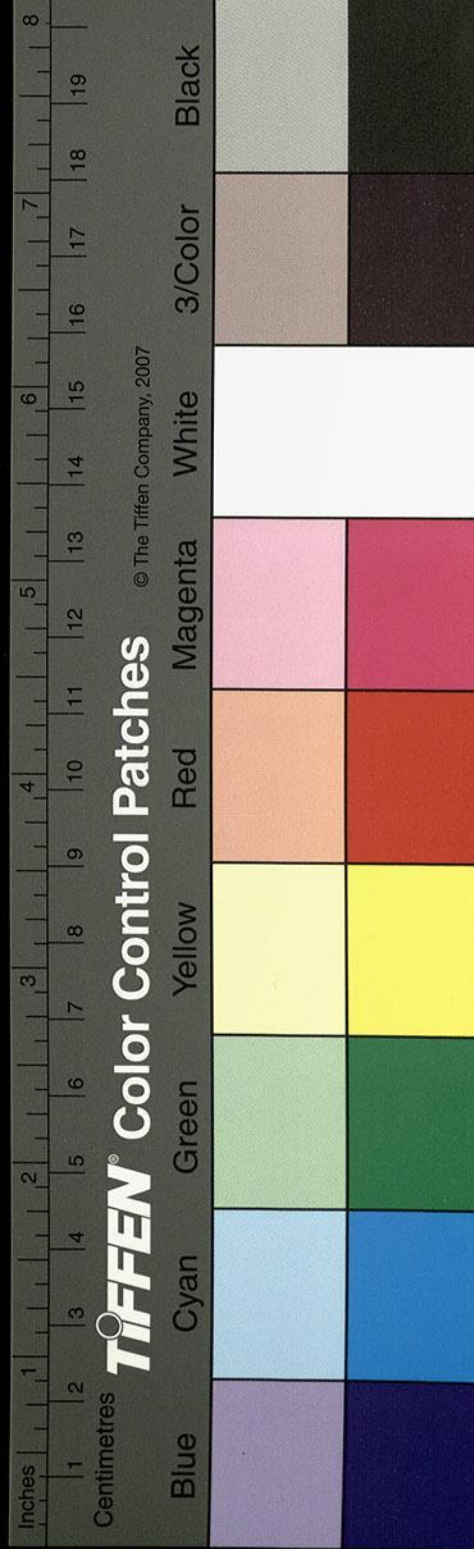
山西平陽叅將虎大威敗賊于交城共斬一百九十一級  
諭兵部勒總理盧象升及河南陝西鄖陽各撫剋期剿寇軍

令狀

國權

崇禎九年

十五





甲寅大寇自鄆陽竹山平利白河洵陽等西犯興安  
王業浩吳光義為兵部左右侍郎王世德為右副都御史巡  
撫雲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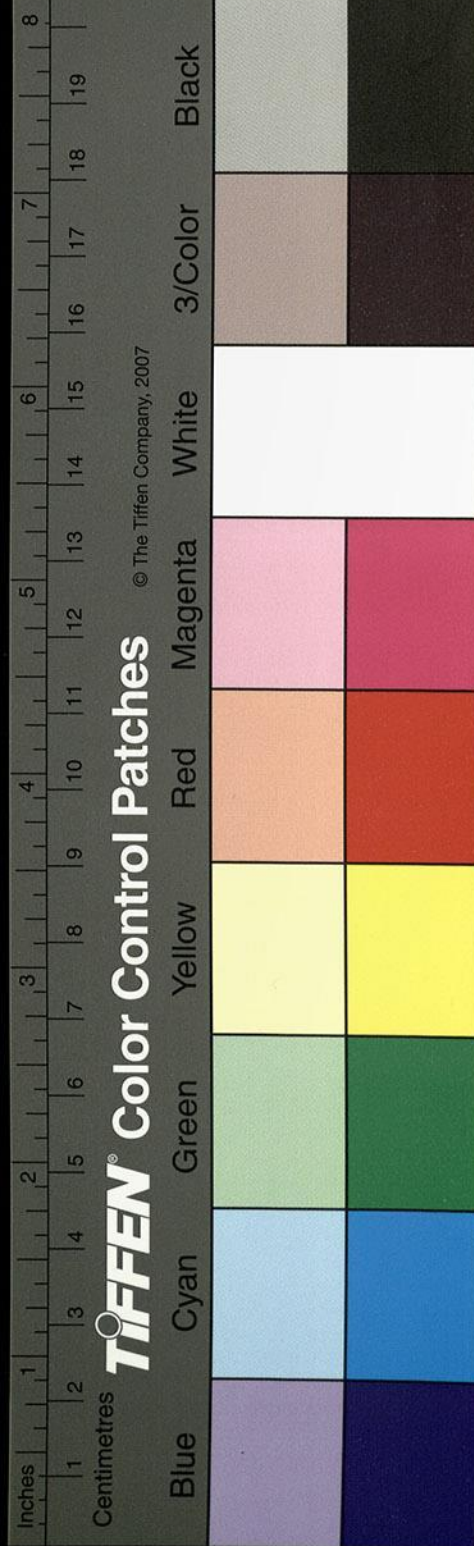
乙卯先是御史張壽祺揭溫體仁體仁引疾不允 上慰其  
出壽祺又奏辨通政使倪思輝以聞命勿上  
工科給事中郭九鼎疏救陳子壯不聽

巡撫河南陳必謙奏敗寇之北折也闖賊數誘別部先從陳  
杞大許禹郊西奔櫻官軍之鋒而身自中牟密縣登封深山  
僻境避諸軍之銳然官兵邀擊一由葉鄧奔鎮川鄧州一由

魯山南召裕南一帶村落荒涼樹皮剥盡亦兵寇俱飢二月  
二十一日潰入楚之襄鄖亦間走入鄉浙川別部出商南或  
擾靈寶永寧賊情變幻而剿局因之矣

丙辰刑部主事錢啟忠上言八事停折派開撫議清刑獄惜  
人才獎清吏勸勞臣宥愚直恤義烈

巡撫陝西甘學潤報北路諸賊奔慶陽之合水真寧西路沂  
麟游諸寇奔寧州一奔平涼之靈臺涇州又洪承疇報四川  
提兵侯良柱協勦賊于鳳縣之三河口走犯城固洋縣共斬  
三百三十七級賊逃山間總理盧象升言李自成等大賊奔





漢江南餘賊觀望秦豫間豫楚秦川大山綿亘千里賊出沒無端若奮剽窮追何地可歇九崇岡峻嶺密菁深林板木懸崖日行三四十里馬不能進人苦于登此時折色銀無所用本色糧無從運車駝無所施勢必以人負米二斗隨兵來往日食一升一供兵一自贍十日而二斗之糧盡毋論此十日內遇賊否勝賊否而以千兵入須千人肩運萬兵入須萬人肩運糧以兵運不出十日而俱歸于盡矣

丁巳報寇掠宜都夷陵枝江松滋歸州興山遠安等縣賊犯鄖陽總理盧象升率官軍敗之斬一百二十七級

庚申賑南陽災民三萬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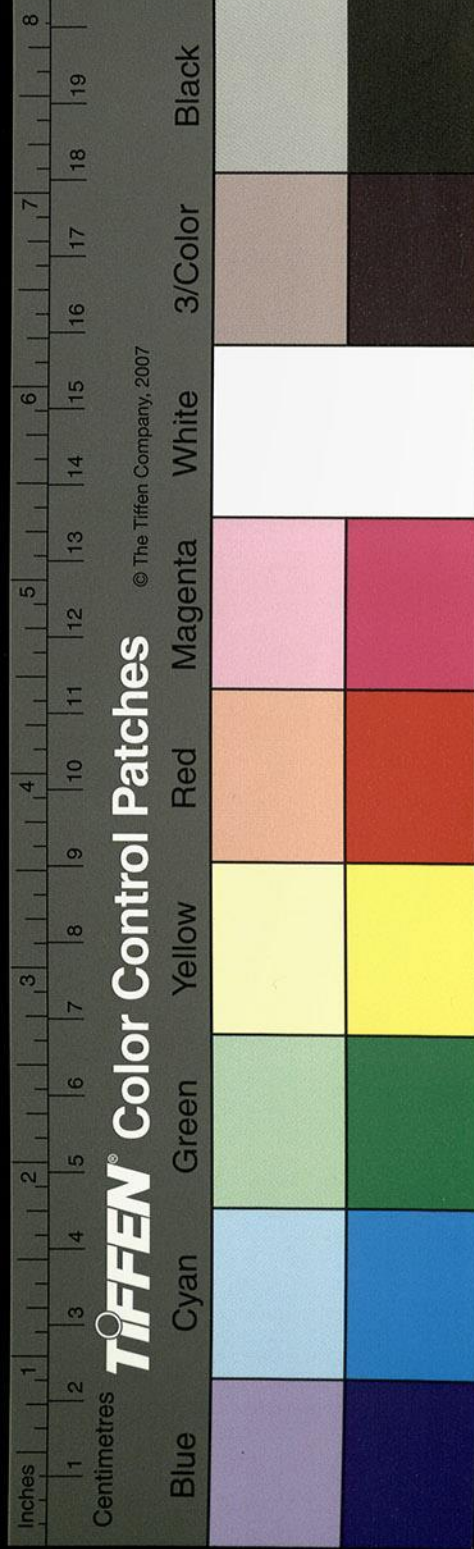
巡按蘇松常鎮御史王一鶚薦屬官周延儒等以濫及廢藉責之

辛酉鄭宗倫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癸亥巡撫陝西甘學濶削藉以免巡按錢守廉論其苛索歸報也仍聽勘

甲子葉燦為南禮部尚程南祥為南戶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糧儲

巡撫遼東方一藻改兼倫倭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唐王聿鍵奏南陽游飢至有母烹其女者

貢士黃光藻彭廷讚林崑輝劉 等除名

乙丑祭酒倪元璐言昨見湖北黃安縣學生鄒黃遵旨具奏

妄行薦舉及臣名不勝駭異 陛下求言若渴本期宣隱燭

幽而宵人遂以干進薄孔益為糠粃網簪紳為桃李一月未

久蝨涌波騰凡夫游閒失志之徒狡獪生風之輩無不人驚

蔡澤言擬千秋以至市譚優詼悉形奏記顛魔醉嚙敢藐天

威吳鯤化以部民叅及撫按鄒黃以下士薦及朝紳如是而

望天下宣力之臣自好之士揚眉昂首以集事致功豈可得

乎五上是之

丁卯故貢士江南吳江張期贈翰林院待詔

河南永寧鑛徒作亂

戊辰孫傳庭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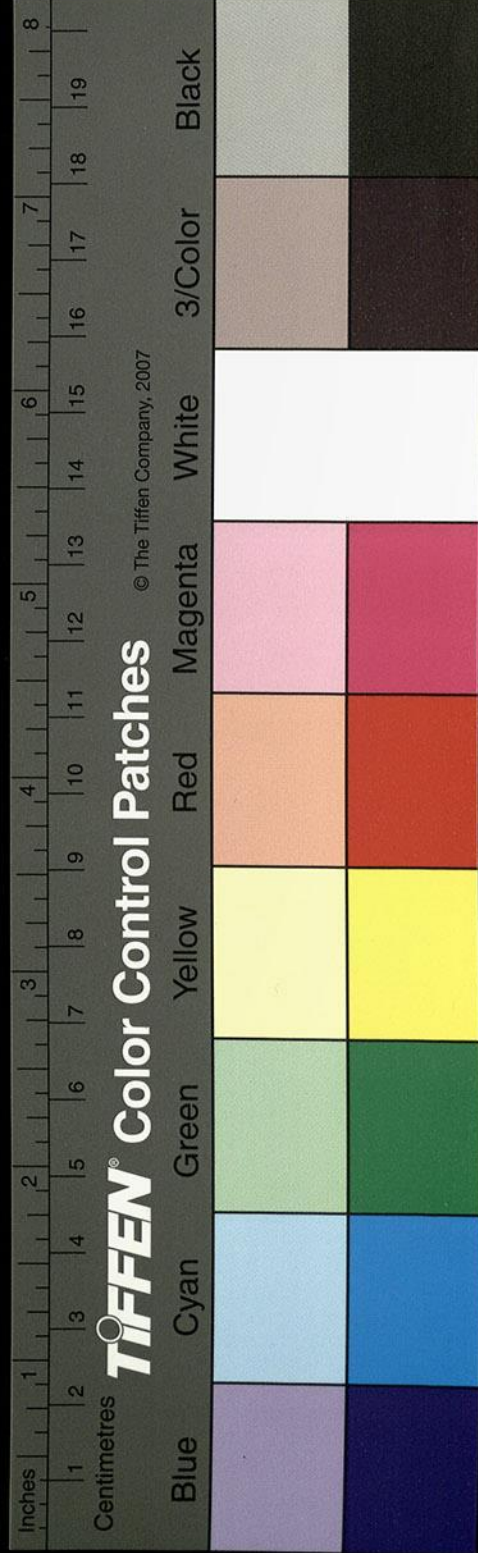
誠意伯劉孔昭劾倪元璐棄妻陳氏封妾王氏又及聽選監

生許重熙所著五朝典注訛上命燬之

吏部文選郎中金麗兼以徇情添註鑄二級

已巳諭兵部曰邊臣閱視須減從分投出其不意并禁餽索

以示拊卹豈得輿蓋招搖鋪壇結綵出城放炮離汛送迎且





道臣不去轉委佐貳恣索詐害苦軍蠹防莫此為甚巡撫所  
司何事令葉廷桂回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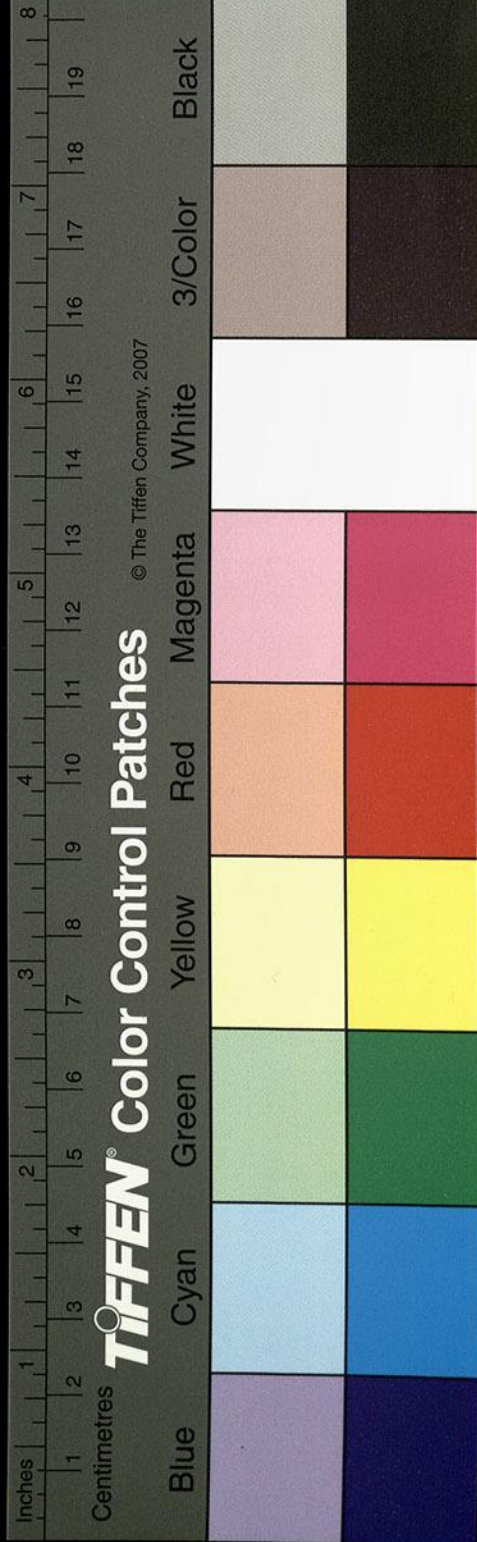
辛未河南開封推官湯開遠被逮許行問自贖

永順桑植添平等土司官進馬諭逗二十餘日以寇梗也仍  
給全賞

大學士錢士升上四箴曰寬以御衆如天之覆賢愚併包功  
過在宥大絃毋急六轡毋驟不兢不絀世躋仁壽蕩蕩巍  
大哉我后曰簡以御下若網若綱要領獨挈條目畢張無為  
守正垂拱明堂執要則逸好詳則荒程書衡石徒敝章光曰

虛以宅心如鑑斯空妍媸好醜畢獻情形容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以意索照億逆填胸隣鉄市虎載鬼張弓日平以出政  
如衡斯準輕重無觚哀益必允舜貴執中孔戒已甚救弊矯  
偏參調詳審畏卒怖始罔或不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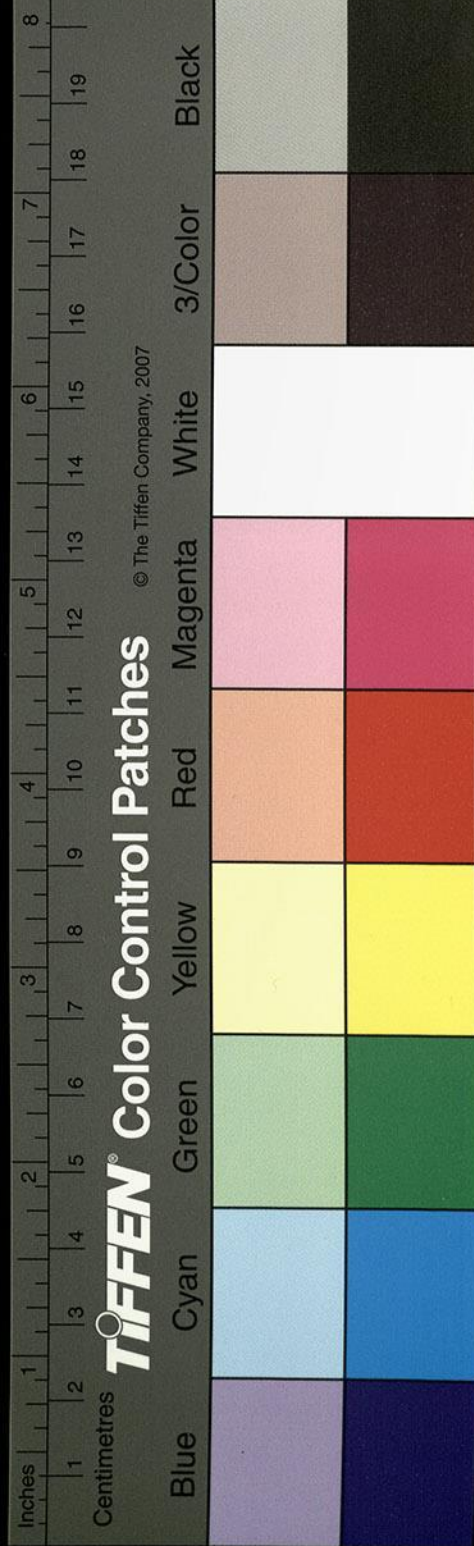
故搃兵張全昌報澄城賊北走中部宜君鄜延其攻宜君縣  
縣賊西走慶陽圍合水其鳳翔賊監軍道樊一衡同搃兵左  
光先戰沂陽斬九十五級遂走靈寶涇陽山中商雒賊走鄆  
陽河南時兩路賊皆在慶陽止闖將一部也闖將李自成自  
環慶奪固原之北鎮戎所預望城復走海刺都西安之乾益





池近寧夏河東及靖虜城晝夜不息又賊欲西奔臨洮鞏昌  
左光先疾趨前過斬四百二十五級  
壬申安徽廬江布衣吳之俊上書請開礦不許  
提理廬象升報寇渡江窺鄭襄  
癸酉偏頭關叅將桂聯芳失事成邊  
命引涇水灌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之田  
令習武經騎射各生童自十年為始其鄉會期十二年  
甲戌撫治鄖陽宋祖舜削籍祖舜輕視大寇追之失利致亡  
其印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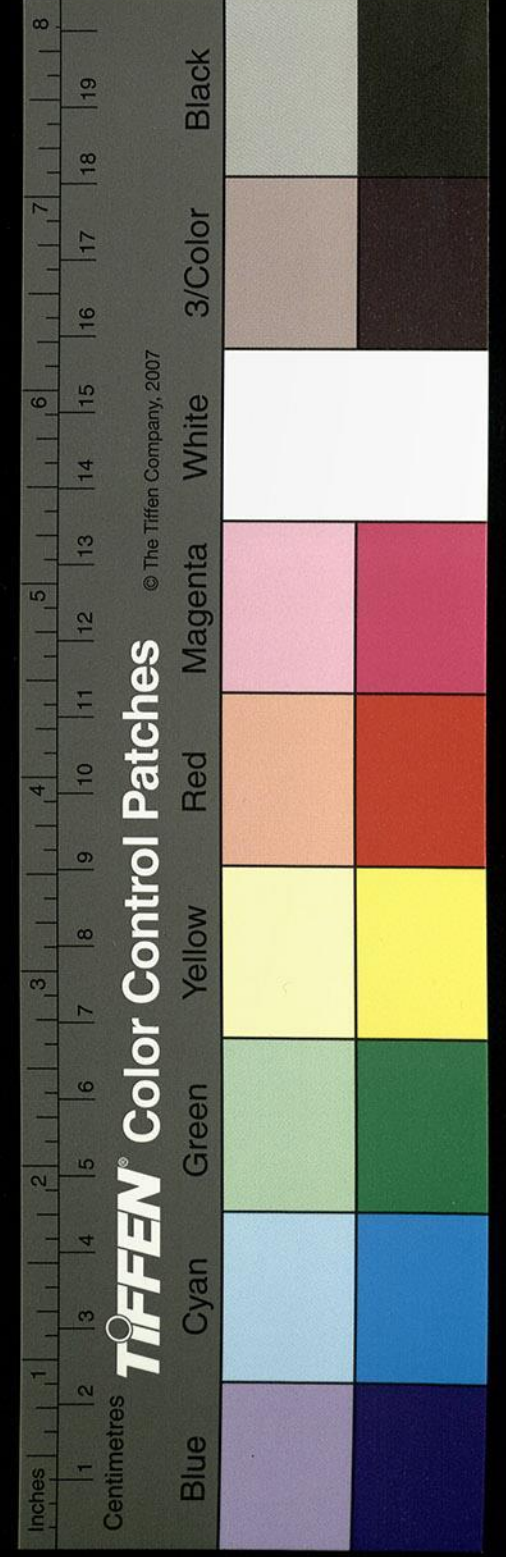
福建泉州布衣杜孟麟奏言團練鄉兵無分毫之益徒費兵  
餉而釀其害何以言之蹶張傾之力士將帥鈇鉞尚難得  
其死力矧督以鄉人狎見新暱安令其走死如鶩哉此誠無  
益于戰也即云各守身家不知貧富相凌久矣平居尚且側  
目變更快心又富人累重負人裝輕又安能強其身捍強敵  
哉此誠無益于守也又云富出食貧出力患難相倚夫親兄  
弟猶競過而逃何變之恃緩則借富食以苟延急則藉富資  
為奇貨耳此又誠無益于緩急也近習澆漓此輩念口體迫  
飢寒便生不肖假之以聚黨置械之便是生事之害團練為





兵必眇視官府州縣守備單弱告捕必抗箱束必凌是滋患  
之害且鄉兵猶之石田也責以捕剿則藉口保家束以什伍  
則又非精募迨至行劫託于捕剿益不可言是冒虛名而受  
實禍之害益十也  
華陽王至憲奏請免弁二服許之仍命親王郡王以後非六  
世以上不得混請換給冠服  
四月乙亥朔直隸灤州地震  
廣東道御史詹爾選言倖售挾逞刺及吏科都給事中陳啟  
新上切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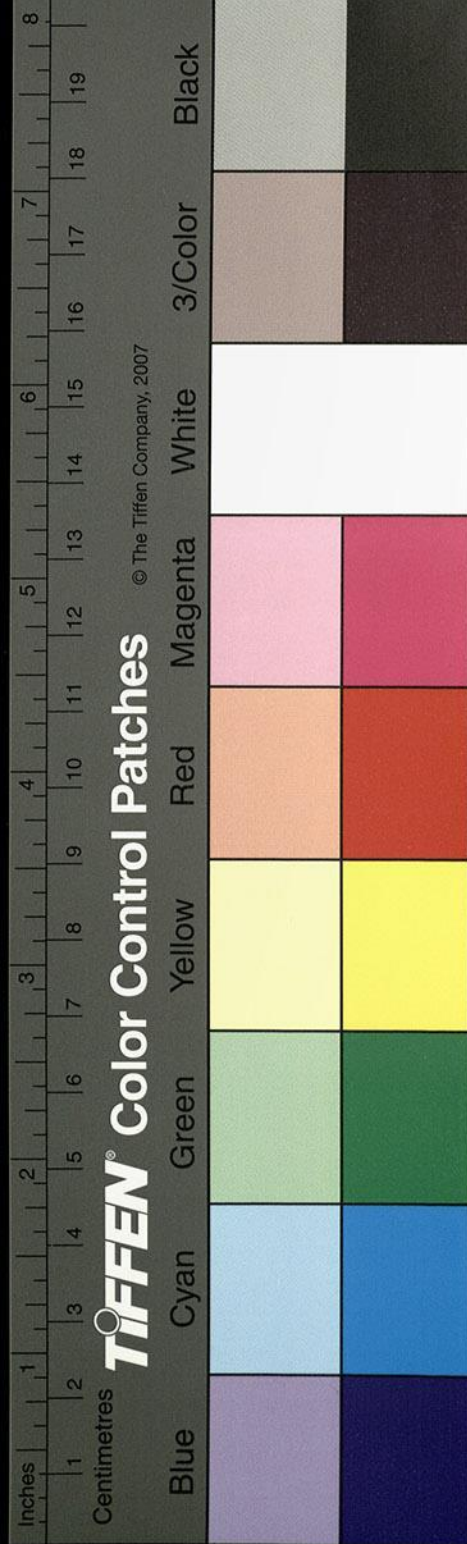
丙子吏部覆中外官薦舉共二百人上召對于武英殿  
苗胙土為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  
武生李璉奏言致治之道首在足國請搜括巨室閣擬旨下  
之法司不聽  
丁丑令有司務修練儲備毋科擾  
大學士錢士升上言昨發下武生李璉疏御史批改票此票  
乃臣所分擬原票寔出血烟有不敢不為明主忠言者自流  
寇蔓延所在蹂躪皇上憫生民之憔悴懲吏之治貪殘因  
陳啟新直言擢置省捷宜真謂其言遂謂其言遂為確論哉





毋亦借此以為磨勵搢紳動其愧懼之心耳乃比年以來借  
端倖進希榮望寵者寔不乏人然亦未有如李璉之誕肆者  
言縉紳豪右報名輸官而欲行首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  
政載在史冊目不忍觀而敢陳于聖人之前小人肆無忌憚  
益至于此其曰縉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其  
萬計者不勝枚舉臣不知其所指者為何事就江南論之士  
民豪富數畝以對大率以百計者十之六七以千計者十之  
三四以萬計者千百中僅一二江南如此其他郡可知且所  
惡于富者兼併小民魚肉鄉里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

食之源也非獨貧民倚命亦國家元氣之所關也兵荒之故  
歸罪于富家之賸削議括其財首實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  
不行于寡婦清漢武帝所不行於卜式者也此議一倡將必  
使無賴亡命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即自此始倡此  
橫議妄論以搖動人心其色藏異念豈真借端倖進已哉初  
李璉疏責改票內鈐抄錄前諭通政之旨士升議欲申飭溫  
體仁曰上欲通言路以所擬太重耳遂改擬姑不究是日召  
對陝西巡撫孫傳庭于煖閣士升出以疏上體仁止之不聽  
夕即下璉疏寢不行明午有旨切責士升密勿大臣與外臣





不同况值召對即應面奏何必退生謔論即欲名譽前路已足致之毋庸汲汲

設遷曰李璉請搜括巨室彼細人不足道者工部主事李

逢申嘗請商賈月權若干縉紳量所有捐助其半嗚呼士

大夫持論如此其細已甚可勝歎哉未後搜括京城國隨

以亡則嘉善所言未可忽也

戊寅寇犯洋縣

總兵秦翼明以步卒逐賊于南漳深入山中卒卯轉戰五六

十里敗之襄穀均漳始無寇

建 窺歸化城

已卯故 蕭茂烈贈應天府經歷

壬午總兵鄧祖禹敗賊于鄖陽

大學士錢士升乞休許之初溫體仁結士升其入相體仁凡

有所為每推之令先發而後繼之如用冢宰謝陞摠憲唐世

濟皆體仁之意也而士升成就之及體仁逐文震益頗引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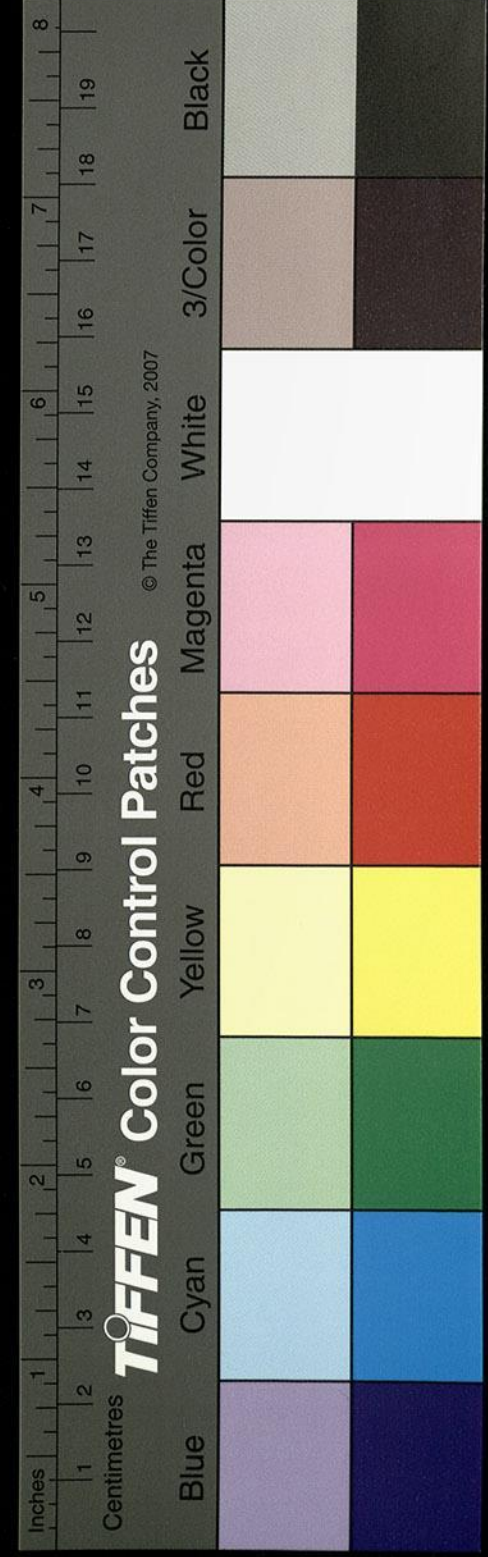
升為証士升亦有助體仁語及所進所退已定 士升前吳

鯤化訐奏士升弟士晉即擬嚴旨仍囑同事林鈺毋泄言欲

借弟以逐其兄也至是士升去位自無損而常為體仁所用

國權 崇禎九年

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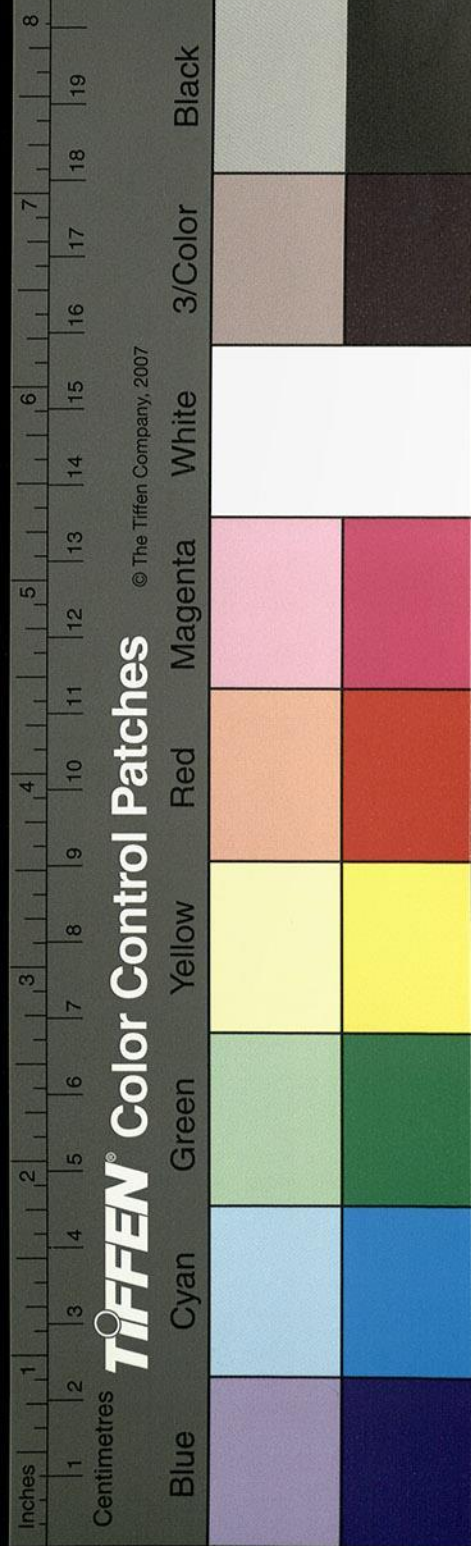




凡受其累體仁視之如遺也也體仁之立心繫如此國家元氣剝喪良多至于胡寇交訌不展一等九則君政府皆如是

不獨體仁也錢士升曰予以甲戌之春入佐機司司代言之暇粵稽六十年以來絲綸稿簿暨起居注所載閣揭其間繁簡懸殊大不啻倍蓰大約揆局九三變云萬歷初冲聖委裘重臣柄國其時政地精神內與帝座相為潛通外與六曹相為攝事遠與邊鎮文武將吏相呼應指嚮所注疾于風霆令重君尊謀論少而成功博此一局也晚年海內無事封章

十九不報于太是舍歸德山陰福清諸公或爭國本或爭礦稅或爭起廢或爭考選補大畚日無虛牘甚且大聲疾呼不少忌諱而神祖從淵默中迫而後應故其時王言少而奏牘多此又一局也熹廟之季婦寺為季矯命夷于駢詞獻頌擬于勸進無訛矣而聖明御極綸綍渙頒天下翕然誦堯舜之君焉十年以來勵精幹蠱綜覈名實而當國者亦鞠躬竭慮以稱上旨凡題請奏報以及錢穀刑名之靡碎斷無稍縱舍取旨輒色喜即不當駁改再至則惶怖請罪更端射覆盡喪其所懷來矣故比來詔令嚴





密較之萬歷間日當月二當歲而還詔補牘之風邈如此  
又一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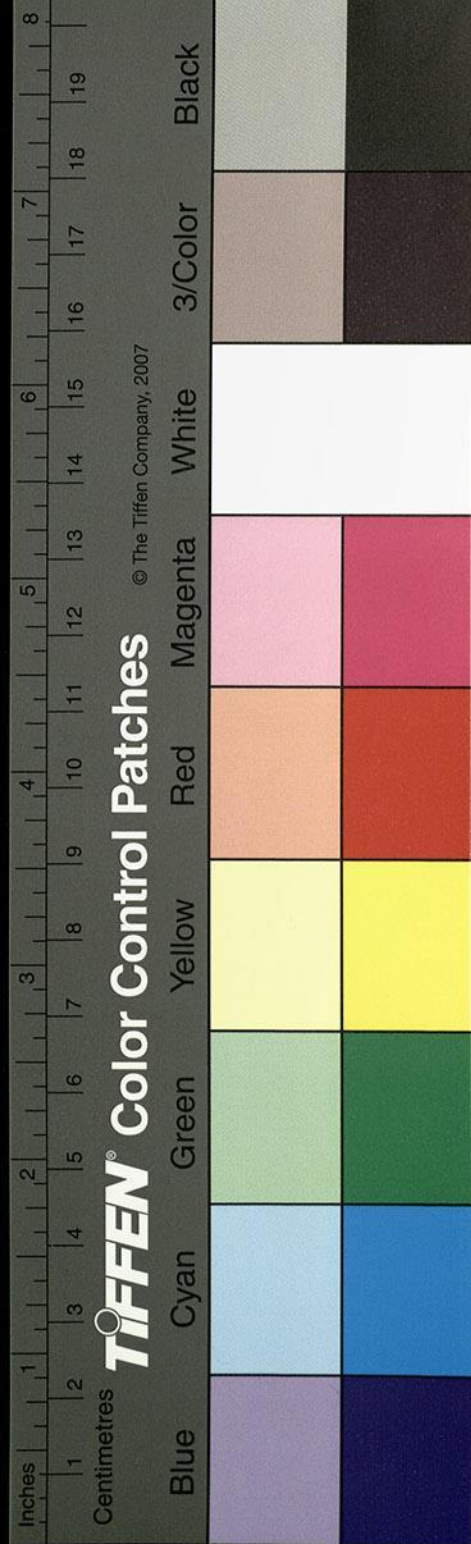
癸未故指揮使鄭翔贈副總兵

禮部尚書姜逢元左侍郎劉宇亮上言鄉試會試二三場兼  
武經書策放榜後驗騎射如南人十不得二西北人十不得  
三將提學官叅治從之

初御史言天下生負舉貢兼習騎射蓋將合衆騎射禦胡寇  
中外咸曰便

甲申總兵牟文綬鎮守泗州

太子太保駙馬都尉齊贊化元郎中奉設 神宗顯皇帝光  
宗真皇帝神主蓋公主存日每逢朔望所瞻拜也 上聞而  
按之則遂平長公主婚禮開司禮監送神位墨寫大明宗廟  
皇陵 光宗真皇帝孝元貞皇后孝和皇后各神位又殊墨  
寫大明皇帝萬壽景命真君 光廟懿妃景命星君牌位二  
原無 神祖顯皇帝牌位瑞安大長公主延慶大長公主壽  
寧大長公主寧德長公主樂安長公主各婚禮底簿皆同惟  
廟號互異俱司禮監造送不知始于何時公主將薨即焚訖  
上遂不問





乙酉加河濬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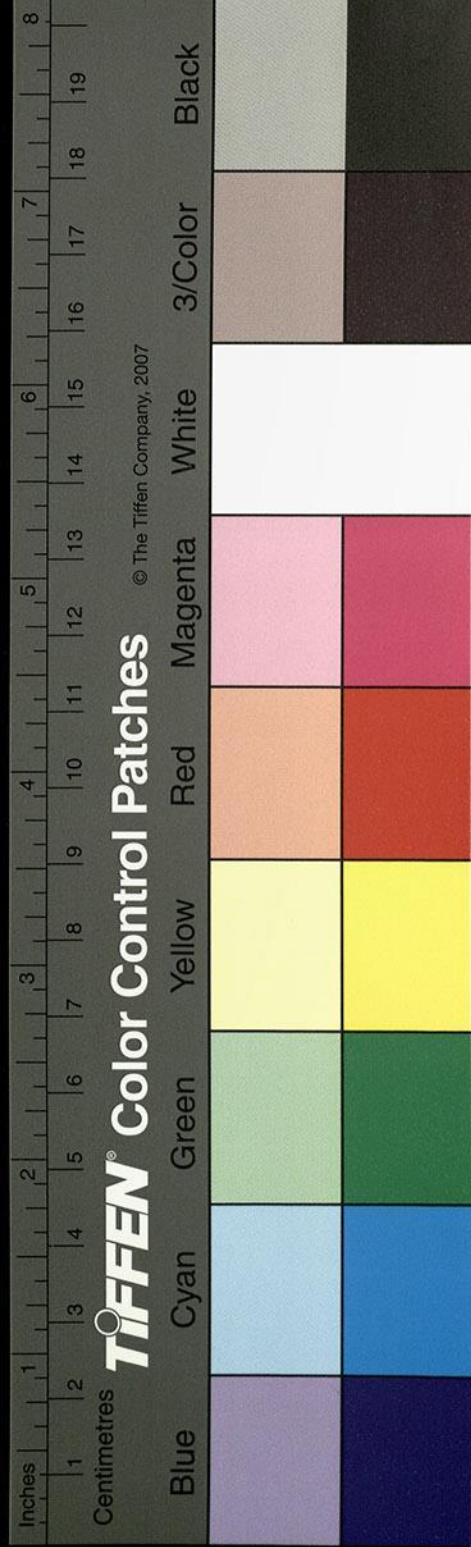
免河南上津等十五州縣田租仍賑粥

丙戌罷

傅宗皋

工科給事中張元始言崇禎五年以前逋租恩詔蠲卹若婪  
官透吏那移及勢豪恃頑不納豈容濶免着新按臣嚴查實  
報不許徇隱臣愚以已征在官自宜查解如負在民當一體  
蠲免惟勢豪頑戶摘叅以警將來若使五年之內再加搜索  
朝廷受反汗之名有司收染指之實聖明恩詔竟為掛壁良  
可惜也

廣東道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明乎輔  
臣以執爭去也此舉差強人意 皇上方獎許以示鼓舞之  
不暇顧以為相疑以為要譽耶人臣無故而輒敢疑于君非  
所以為忠也若乃全不敢執謂其君萬舉萬當恐容悅之借  
名亦非所以為忠也人出而習于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  
主不以名譽鼓天下而其臣爭為尸位保寵習成寡廉鮮耻  
之世界又豈國家之利也况今天下之疑 皇上者良不少  
矣何也以天下人對 皇上皆中才以下之品也知常而不  
知變知平而不知奇知法後三而不知遵遠代如尚方劍不





靈將卒驕懦日甚 聖意威激威于斧鉞也而人見億萬之  
生靈徒供餼餉之逼遛則疑過于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非  
是弗錄 聖意欲取聰明才技分注于騎射以助武臣之不  
振也而人見賣牛買馬絀德齊力徒使強寇混跡于道途則  
疑緩于敷文免觀之說行 皇上之意在于暫甦民困而或  
疑朝宗之大義反不值數萬路費之金錢駁問之事日益繁  
皇上之意在于痛懲奸頑而或疑明啟之刑書能當凡萬加  
等之紛亂其君子則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則懼陷之累多  
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而或推拊心愧恨或對衆敬獻種

隱情有難殫述輔臣亦不過偶因一事以代天下發憤耳而  
竟鬱志以去也輔臣尚以言去而自後大臣無復有敢言矣  
大臣尚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 皇上言者  
惟此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售則挺  
身招搖敗則潛形遁竄駭心志而燭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  
天下事尚忍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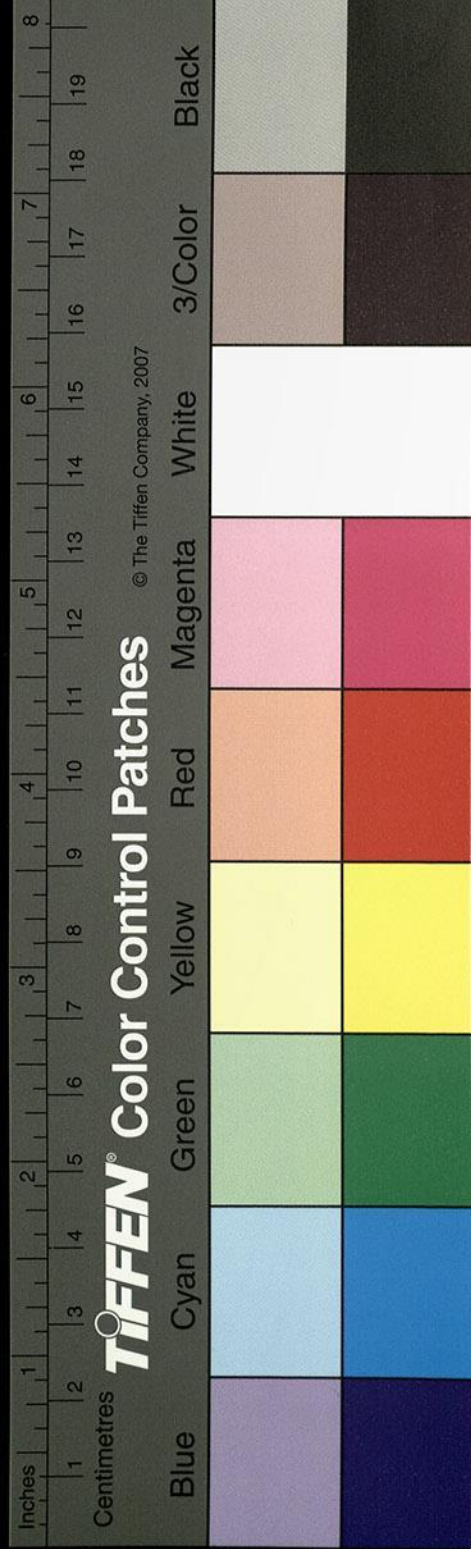
戊子許順天府學訓導朱正春賜名充聚應試北場加解額  
一人不為例

山西代州都督王忠報剿三崖崖煉銀山土寇時陝西監軍

國權

崇禎九年

主





道劉三顧招撫賊過天星等安置延安巡撫山西吳甡奏定  
邊失利與西川掠河岷者即降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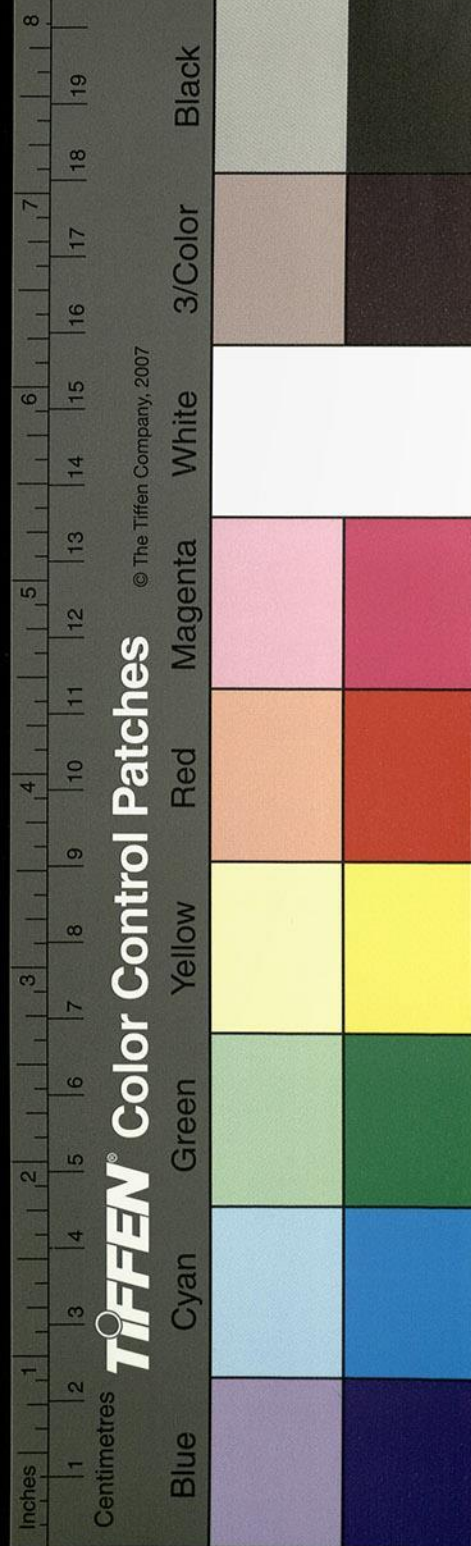
諭釋輕繫

大學士溫體仁等各捐俸市馬以閱視閩寧太監高起潛請  
之也工部右侍郎劉宗周言一歲之間捐助陵工城工又短  
墻馬價亦何報稱于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于此毋乃  
沾沾有市中心此臣所謂利也且輯瑞何典也亦議以捐助免  
倘遂行之辱國滋甚請 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事  
事從節省愛養起見不徒為粉飾太平與倥偬成敗之計勅

戶兵工三部立定規模不得多兵多餉多器械以國予敵而  
亦毋事屑言利為矣

辛卯官軍敗賊于萬安監

先是總理盧象升自南陽鄧州赴襄中同湖廣巡撫王夢尹  
進師河南巡撫陳必謙亦討內鄉浙川餘寇祖寬李重鎮兵  
由荆門達荊州防其奔軼荆襄檄秦翼明副總兵楊世臣等  
搜山祖大樂由光鄧夾擊內鄉浙川時江北賊盡河南賊少  
大寇俱界秦楚萬山之中竹山知縣黃應鵬竹溪知縣魏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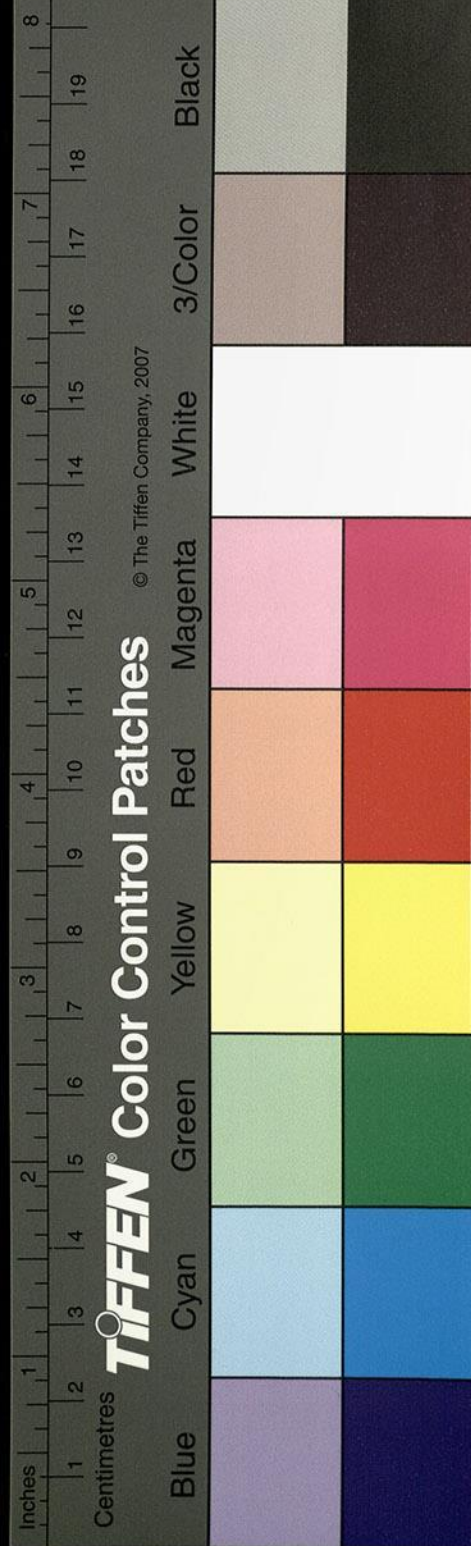




安鄖西知縣劉伯元俱遁  
命簡閣臣吏部推姜逢元賀逢聖方逢年姜曰廣黃士俊黃  
道周唐大章謝陞唐世濟  
建薄宣府大同塞下  
壬辰故  
癸巳廷試歲貢生  
召文武大臣及御史詹爾選于武英殿  
上怒爾選詰之聲  
色俱厲爾選從容不為訛侃  
數百言且曰臣死固不足惜  
皇上幸聽臣事尚可為即不聽臣亦可留為他日之思  
上

益怒欲下之獄閣臣申救良久命頌繫直廬明日下都察院  
處分左都御史唐世濟議罰俸  
上以所議涉誇并主稿御  
史張三謨削籍

設遷曰  
先帝非懷貨之主也  
聖性英露喜迎惡拂尤以  
帑計佐其急如蠲折不許猶曰仍務軫卹議兵曰團練  
鄉勇開納曰銓法無礙將順已極又屢行捐助謂諸臣之  
自急公而要非諸臣意也  
牾于君相群靡然趨之耳  
毋論為抵壁投珠者所姍笑而本朝俸薄割養廉之需以填卮  
漏何異毫末且苞苴乾沒朘削攘奪互登其毒民寒國傷





大盜日拱手而睨其旁嗚呼詹氏所云留為他日之思  
何及之有百夫諾不如一士之諤詹氏犯顏極諫言  
路盡若而人也國家安有方蹶之憂哉內臺議處是時復  
有魯國一男子毅然爭之詹氏當不深罪而繼之者又誰  
乎噫  
予故博平侯郭振明祭墓  
甲午刑部尚書馮英以雷應龍等站配奉旨輒行改贖藐玩  
命下獄時英旨下法司擬罪英自赴獄左侍郎朱大啟署部  
事以聞上曰原未令赴獄遂出私邸待罪初囚例有囚糧

後囚眾糧少廣西司主事王夢昂視獄請增給英每月增米  
二十石量行改贖得罪大啟于是各捐俸接濟 上謂大啟  
歸帥有旨下吏部大啟夢昂議處

戊戌 悠縣賊殺典史張芳素

陳子壯釋獄時唐王聿鍵劾其議禮不合謂已譴不問  
已亥故 參將盧謙贈光祿卿廕監故 張維恭贈應

天府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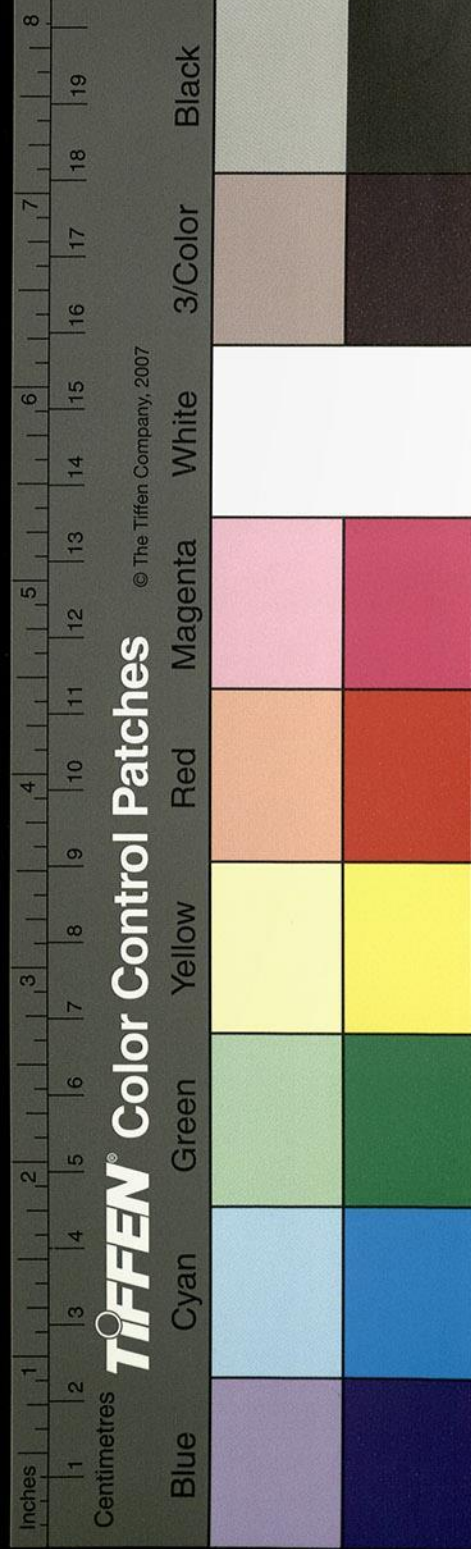
四川重慶人翟昌進白兔斥之

辛丑傳制冊封

國權

崇禎九年

三十





唐王奏言二月蒙頒欽定宗藩規儀又諭云後地方官再有  
藐玩抗違王即查奏各宗亦當恪遵祖制毋出封越奏今諸  
王不遵凡拜進表箋臣步送郊外諸臣仍乘馬又諸臣及進  
士舉貢入見俱徑上月臺入承運殿啟本與奏本同至今諸  
臣啟本仍如尺牘院司至文移行批該藩又命婦不內賀生  
日又各官道值不避命遵旨查明具奏

曠鳴鑾為光祿少卿

總理盧象升次雒陽會師

貴州龍英州叛目趙廷猷附安南莫敬寬內犯茗盈州總兵

官王揚德率兵拒勦斬二首仍諭莫敬寬擒獻廷猷并所掠  
人畜以歸

五月甲辰朔陝西米脂賊攻綏德聲言入蜀又別部攻邢臺

丙午盧象升同河南巡撫陳必謙遣大樂赴永寧李重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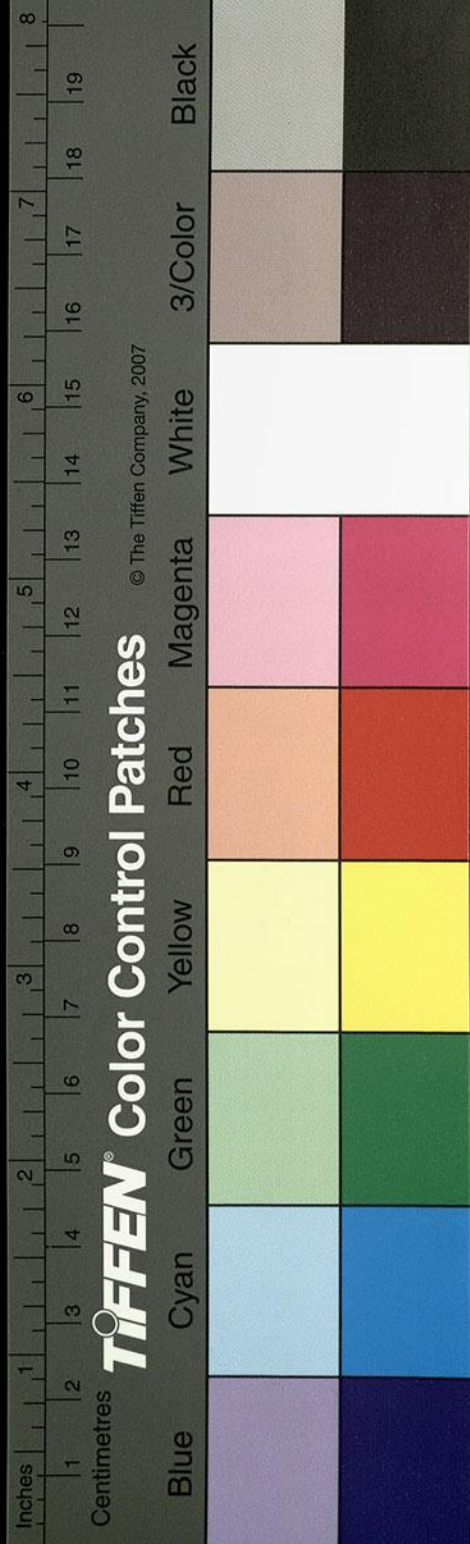
赴靈臺

丁未瑞王常浩請留叅將唐通于漢中許之時通調延綏

戊申寇攻均州總兵秦翼明卻之

總督京營襄城伯李守鉞免落太子太保

辛亥成國公朱純臣總督京營





予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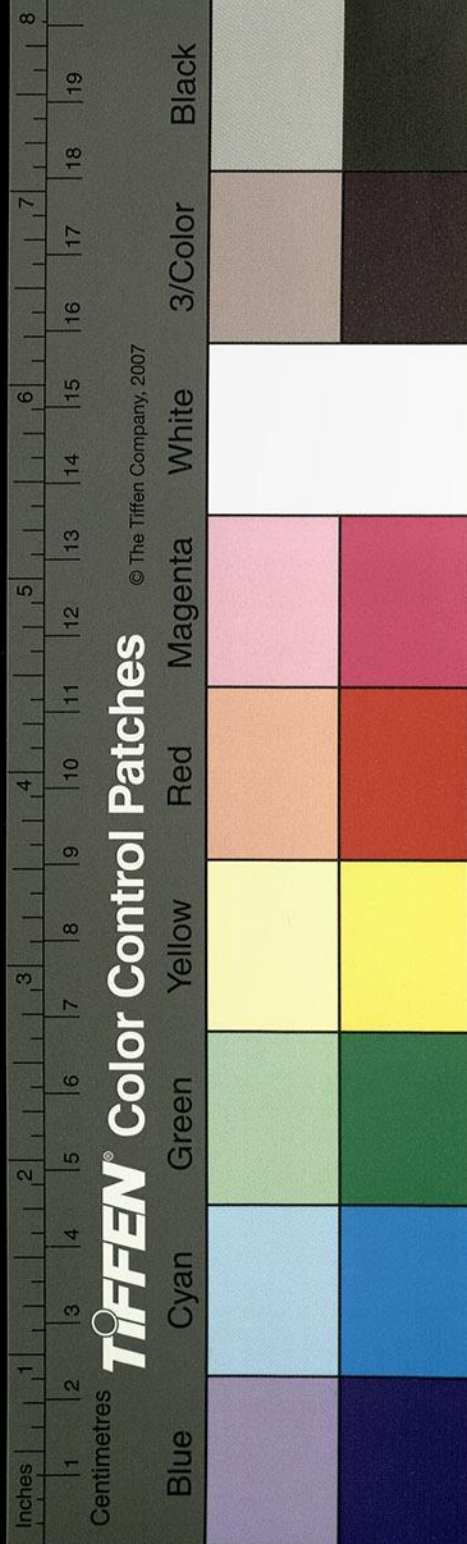
李孫宸祭墓

故左都御史吳時來孫濟惠求廕不許

癸丑詔曰朕仰承天道俯御萬方念此軍民誰非赤子止因  
官貪吏狡年歲凶荒以致飢寒交迫甘作非為一二無知之  
徒漸至脅從遂衆數年以來士民亡辜被慘當不知其幾矣  
朕痛心惻念寢食靡寧目今在豫者已困飢深山在陝者零  
星竄伏行將大兵加剿必定玉石難分雖指示生路猶恐各  
官舉行未善若輩猜懼多端或疑將領計誘殺降或疑有司  
分別看待或慮日後奸棍詐害或慮目下生業銷亡種々深

情良可矜閔為此再頒赦書遣官馳諭各撫按大書榜示從  
從俗開導如有悔罪投誠棄邪歸正即稱救回難民逐一查  
明籍貫本地編入保甲在各省分起護歸各安里井之樂永  
消反側之心道府有司即以難民收復多寡安插得所為殿  
最遠者指叅重治其茂才力出衆願向督理軍前効用者聽  
其圖功自見一體收錄如怙終不悛即合力夾剿務盡絕根  
株毋滋餘孽撫順剿逆朝朝法實無私出死入生若等不可  
失筭詔布遐邇咸使聞知

江西清江縣南城忽陷二十餘丈入地深二丈有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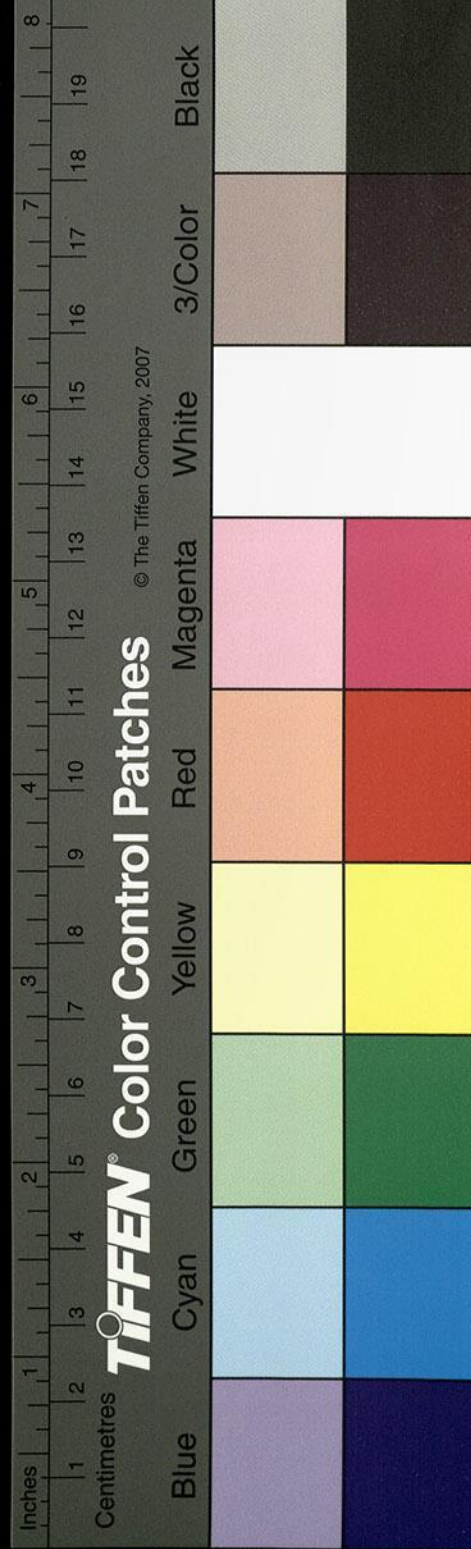




甲寅張維世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丙辰延綏提兵官俞冲霄擊敗于安定敗沒失亡二千餘人  
冲霄前有高粱之捷故輕視敵賊收榆林敗兵為導夜從綏  
德升兒山至米脂知縣温應星率兵力守城得全賊又犯榆  
林令奸細潛入約為內應賀人龍伏兵鎮川堡臥羊峪山賊  
果至峰峰伏起兵賀兵從外榆林兵陷賊者從內夾擊賊死  
無算會大雨無定河水溢餘賊又多溺死僅李自成張能劉  
宗敏數百騎西奔高一功以賊萬餘從固原來合犯邠州  
已未故宋鳴梧贈左副都御史諭祭後不為例

庚申山東滋陽知縣成德逮至下錦衣獄德性剛激在縣頗  
斃人杖下前大學士文震孟入都郊迎稱門下士已坐臺劾  
被逮德連章攻温體仁九十上盡發其奸狀母張氏伺體仁  
輿出輒道詬之德移獄刑部徵贖二千餘金成延綏

設遷曰世傳成德治縣屢忤知府王國賓借其入文相國  
之門羅織于烏程而實非也其師文相國誠禍本矣而王  
國賓不預焉成公以氣勝嫉惡如仇聞浹月杖斃數十百  
人則其受劾或別有由惜予未聞其詳故不敢拾唾而譽  
之也





陝西華亭知縣郭養民以撫寇被執俄而歸之失印

辛酉故安徽和州知州黎弘業故江西道御史馬如蛟並贈

太僕寺少卿詹子入監故張元貞贈鴻臚寺司儀署

丞故唐正諫贈國子監丞故趙光遠贈國子學錄

故張時行贈建德主簿卜尚謨贈山陰主簿卜尚志

平樂主簿

壬戌上祀北郊

琉球貢使蔡錦等還國

寧夏提兵官祖大弼等杖死寧州駙丞兵部奏奪其都督銜

丁卯議旌江南吳江烈婦張士栢妻陳氏士栢天富人徐仁

脅嫁不從知縣張日矧以刑拷致自刎于巡鹽御史路振飛

所日矧尋沒

戊辰故李時華贈國子助教故朱家彥贈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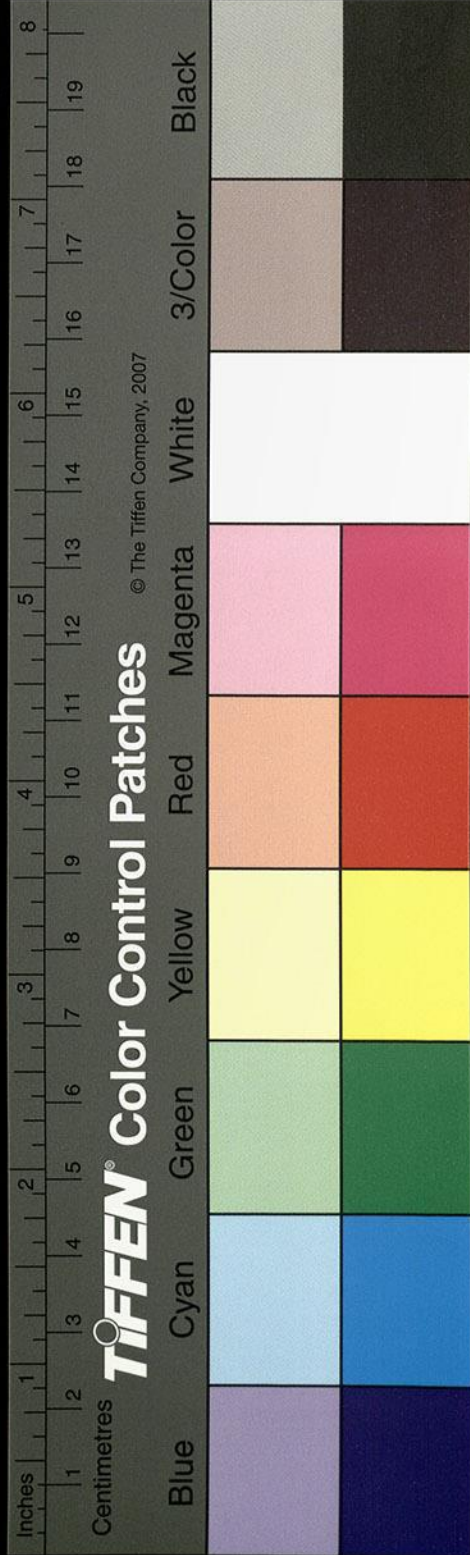
子學錄故張社贈河內主簿

己巳官軍敗賊于洛川

故副提兵湯九川擊賊于嵩縣敗沒

降盜張天琳安置延安復叛謀渡河入山西李自成馬守應

馬盡忠等數部自楚豫入商南雒南大嶺而真定順德王剛





遺孽復作

陝西盜混天星九條龍等在林縣固原分營聞張天琳叛合謀犯蘭州河州南犯金寧安定洪承疇以甘肅提兵柳紹宗同左光先追之乾魚池過賊仍東奔

提兵官秦翼明戰賊于上津縣花嶺岡鄖西燕子溝共斬三百九十二級

兵部尚書張鳳翼以職方司員外郎包鳳起賈詔招撫群盜鳳起奏撫則當撫講之地今日寇黨俾回原籍鄉人指目一言詬罵彼不甘心則原籍亦不可強之使回也西安延安河

南安陽屠掠之後有兩城可并為一城兩村可并為一村以空城空村即為安置按戶口編里甲給牛種三年而賦南陽裕葉間遠者一百二十里人烟几斷于中路設一縣徙流民實之撫則當撫講之資彼渠魁挾有厚利脅從者多赤子宜酌行賑貸牛種諸費將于何出撫則當講撫之人以解散屬各撫以安插責司道守令必專心料理如可居可耕新附樂業在舊民不擾須擇才幹縣官專其事縣務另行委署事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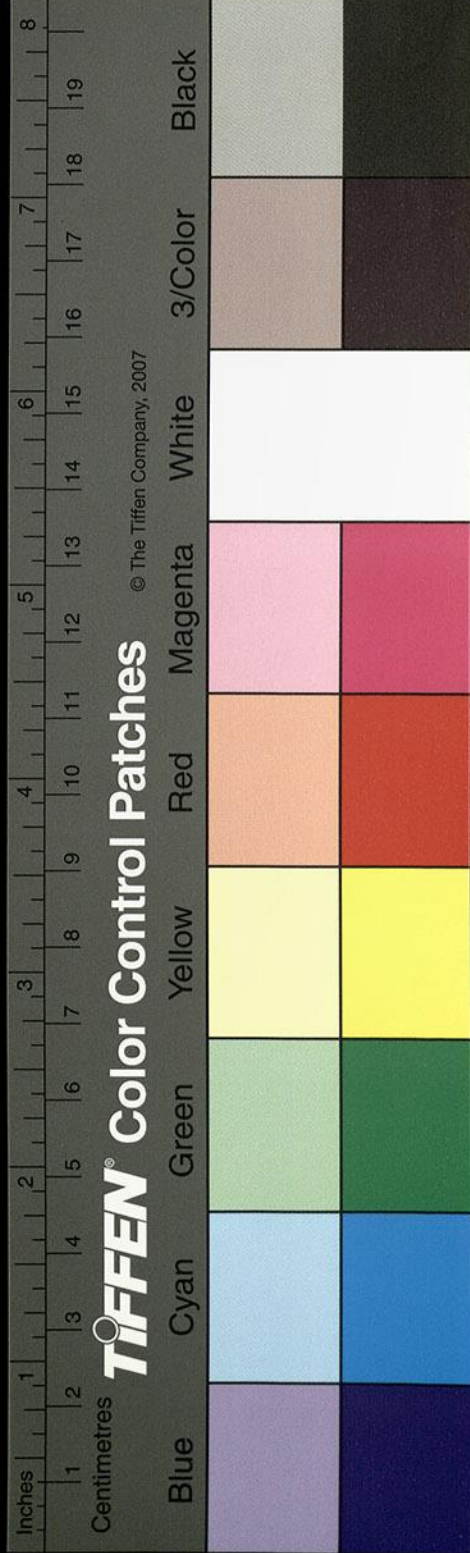
優叙

前南京少詹事姚希孟希

國權

崇禎九年

三五





六月甲戌朔刑部右侍郎張至發吏部右侍郎孔貞運禮部尚書賀逢聖黃士俊等各以禮部尚書兼理東閣大學士直文

淵閣

乙亥大學士林鈺字實甫福建同安縣人萬歷丙辰進士授編修歷侍讀至詹事府崇禎丙子七月特召入閣侃然敢言事戊子正月進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予祭葬贈尚書謚文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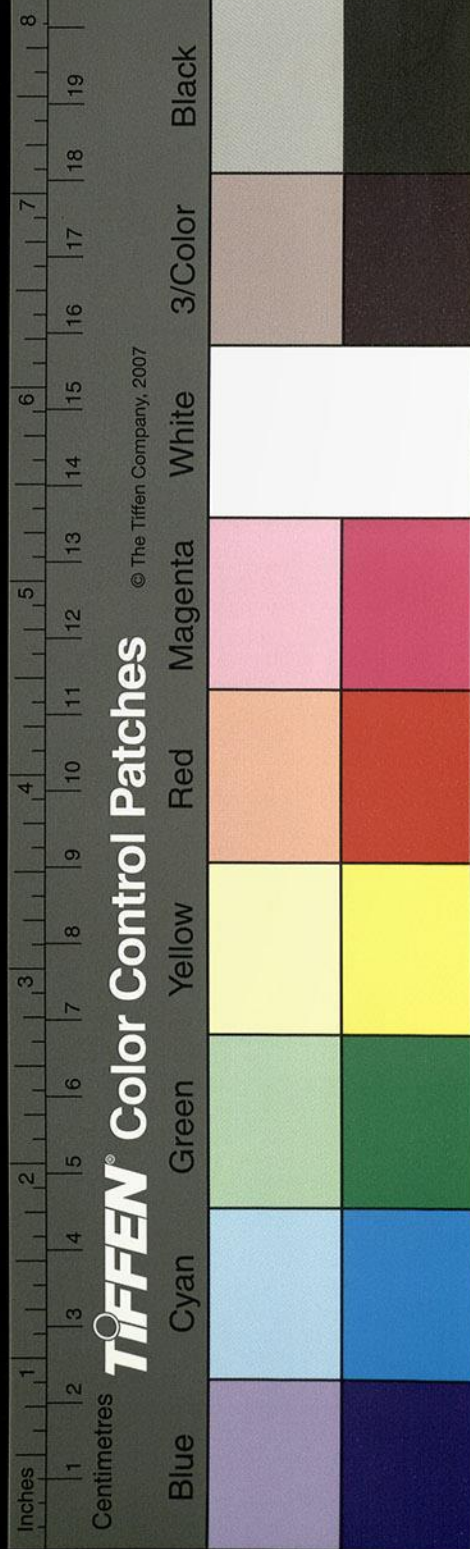
故楚空林李孫宸贈太子少保

丙子前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文震孟卒撫按以閑住

不以計聞

癸未司禮太監曹化淳同法司錄囚

乙酉提督洪承疇奏言秦中兵見在實數共騎步卒一萬三千七百有奇見又選川兵五千三百五十人俱步卒專守藍田商雒等處堵剿秦豫接界之寇先是李自成衆約三四萬張天琳滿天星衆約二三萬混天王衆約二萬歷次剿散混天王逃延綏定邊勢孤復合李自成將至張天琳滿天星等今奔延綏安定安塞猶可督責收拾闖塌天闖王蝎子塊等俱出鄖襄已奔興安漢中進則入三秦退可犯楚豫亟宜合





兵湊餉方圖協剿

丁亥洪承疇歷錦衣衛副千戶巡撫張伯鯨歷錦衣衛百戶

一輩

已丑仇維楨為順天府丞

庚寅曲陽王府朱天祐上書言事以其越閩瀆擾不納

夜子刻有大星如斗色赤芒耀約長十丈自西南東流聲如

雷占東省災

甲午前南刑部尚書姚士慎卒字囚之浙江平湖人萬曆甲

辰進士由庶吉士授江西道御史改吏科給事中庚戌請告

以不奉旨遽出謫為福建布政司照磨丙辰遷行人右司副

戊午尚寶司丞庚申光祿少卿歷南刑部右侍郎進尚書致

仕年五十九

故 孔聞籍贈光祿少卿

乙未姜習孔為南鴻臚寺卿

戊戌都督王威為鎮西將軍總兵官鎮守延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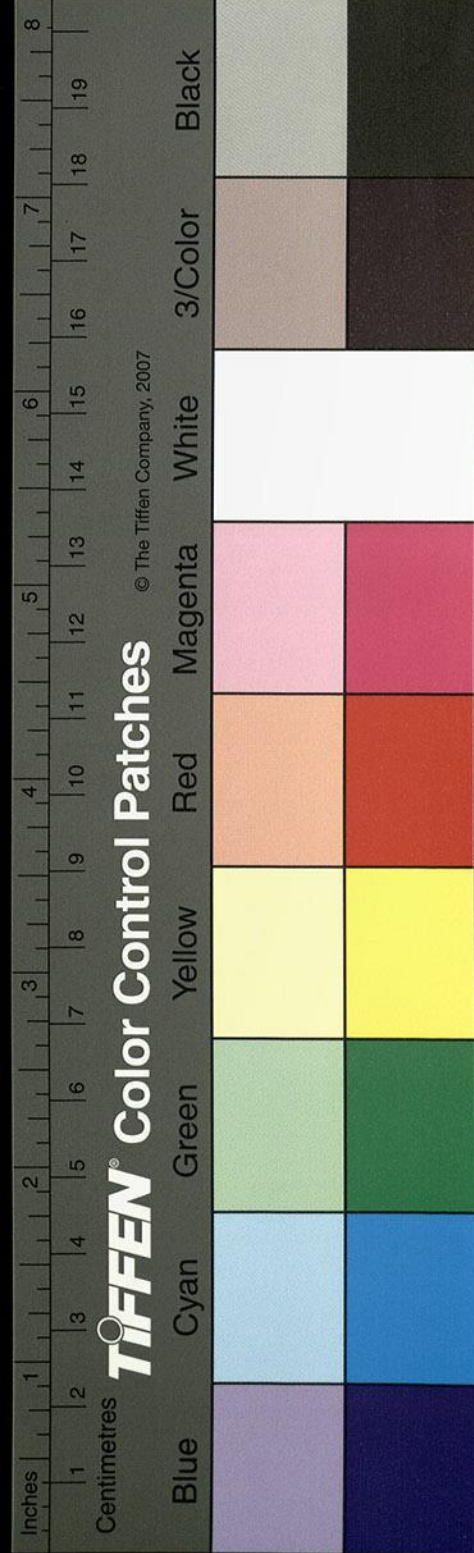
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罷

蔡國用鍾灼為工部左右侍郎陳贊化薛國觀為右副僉都

御史劉之鳳為通政使司林宰為南京兵部右侍郎

國權 崇禎九年

三十七





已亥巡撫河南陳必謙趨南陽令南陽知縣何騰蛟諭浙川  
賊不聽搃兵解進忠自往被殺  
辛丑熊奮渭為尚寶司少卿  
夜太白行張宿十度犯木星  
建入喜峰口巡閱御史王肇坤死之肇坤字六資浙江蘭  
谿人崇禎辛未進士是冬特予祭葬贈大理寺卿  
建犯君庸關昌平北路大同搃兵官王朴馳援擊斬千一  
百四級獲百四十三人  
江西饑

七月癸卯朔日食時督脩歷法山東叅政李天經與欽天監測

驗未合命博求之

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餉呂圖南罷先是

南京衛所官以糧遲糾數百人訴於戶部司官陳夢璿圖南

乞留漕米十萬石再截二十萬石不候旨被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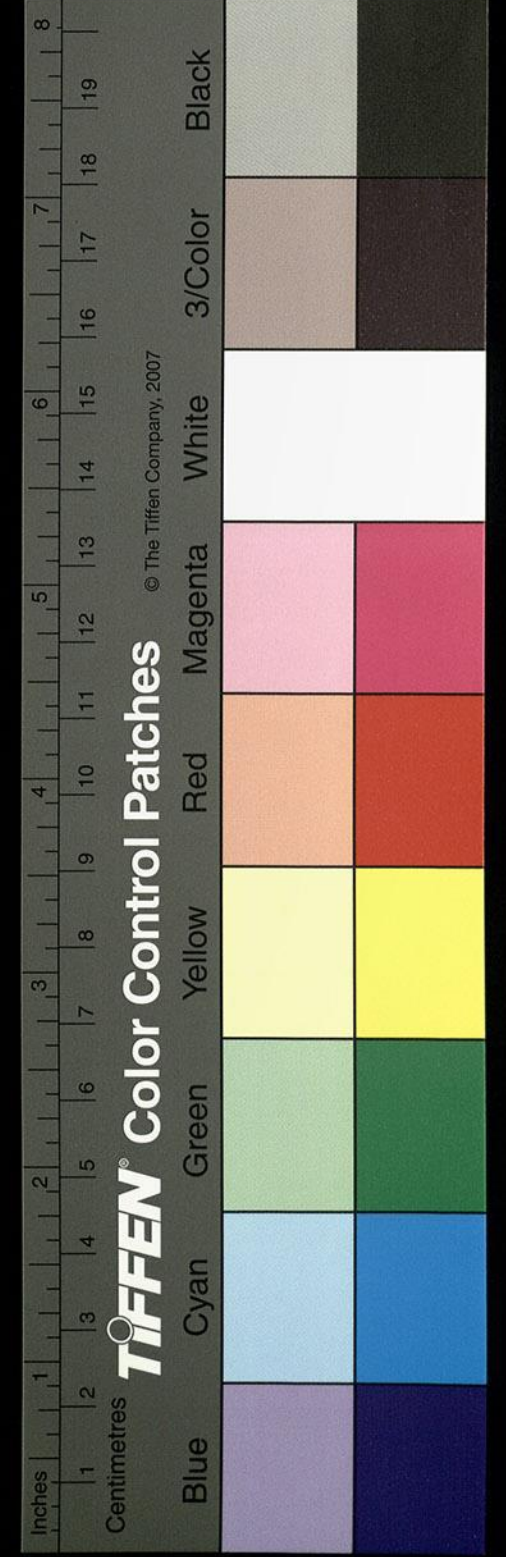
東直門角樓火

乙巳京城戒嚴命中軍李國輔守紫荊關許進忠守倒馬關

張元亨守龍泉關崔良用守故關

國子祭酒倪元璐自免元璐同邑左庶子丁進忌之嗾誠意

國權 崇禎九年 三





伯劉孔昭許奏也

丁未建下深入掠西山

戊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姜逢元解詹事府任回部  
右通政魏尚賢光祿寺少卿周宗文並劾免

故都指揮朱國相贈都督府僉事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

故京陳弘道陳其志各贈都指揮僉書世襲正千戶圖南

延綏兵備僉事劉三顧削籍以撫賊被詔也

直隸真定府通判阮維岳上治安別錄有禁酒可省米麥若

千稅酒可得銀若干

已酉建下問道自天壽山後至昌平降夷二千人內應城陷

搃兵巢丕昌降戶部主事王桂趙悅署州事通判王禹佐判

官胡維弘吏目郭永學正解懷亮訓導常時光守備咸貞吉

提督太監王希忠及孟寵唐宗孔劉成等皆被殺焚天壽山

德陵初太監強巡閱御史王肇坤開門納降夷卒為累

命文武大臣分守都門一朱萬年贈旗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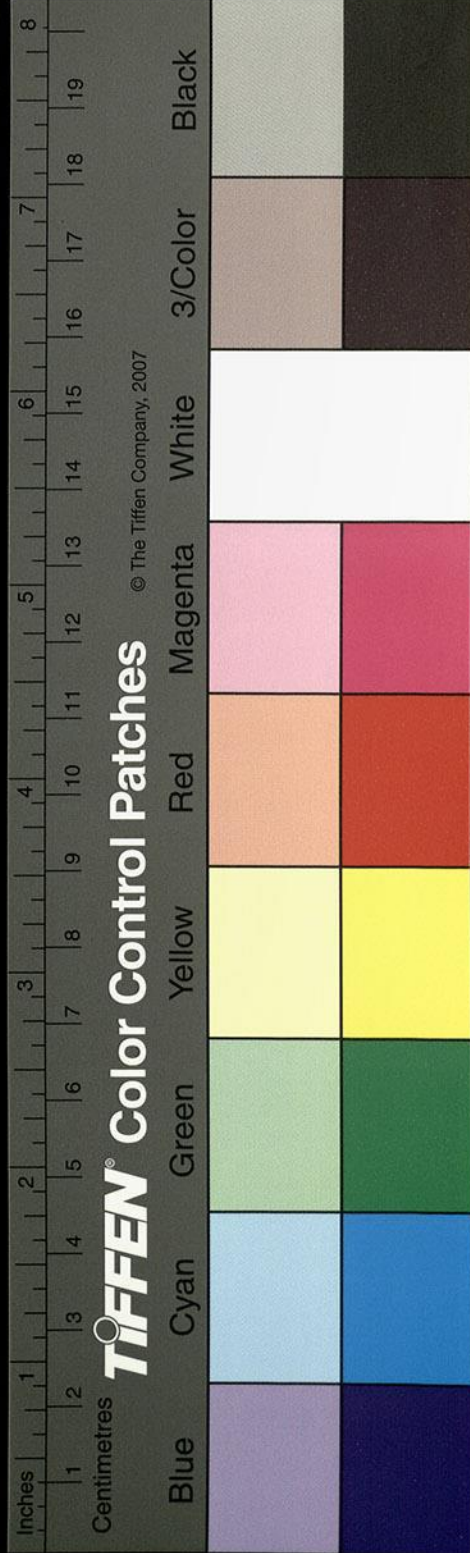
故余應元贈光祿寺丞廕監故朱萬年贈旗手

衛經歷故扈永寧贈國子監丞

命臨清德州天津漕舟兼程毋留

國權 崇禎九年

三九





庚戌建薄西山攻葦華城守將姜瑄炮卻之時謀南下詐  
遺我副總兵黑雲龍書約內應以雲龍勇敢先陷脫歸欲  
計去之上知其詐召諭雲龍爾弟安之朕念計對群臣  
焚之矣爾且誘之入亦一机也雲龍出設伏西山之北隅誘  
之果斬獲建知中計走良鄉縣離京四十里  
壬子昌平州叛兵薄西直門建屯于清河沙河南出  
前大理左寺丞劉重誨卒江西贛州人萬歷丁未進士知臨  
淮拜山東道御史敢言事終寺丞  
兵部傳檄徵山東總兵劉澤清兵五千人山西總兵王忠猛

如虎四千人大同總兵王樸保定總兵董用文各五千人山  
永總兵祖大壽萬五千人關寧薊密各總兵祖大樂李重鎮  
馬如龍共萬七千人入援

唐王聿鍵奏率兵勤王不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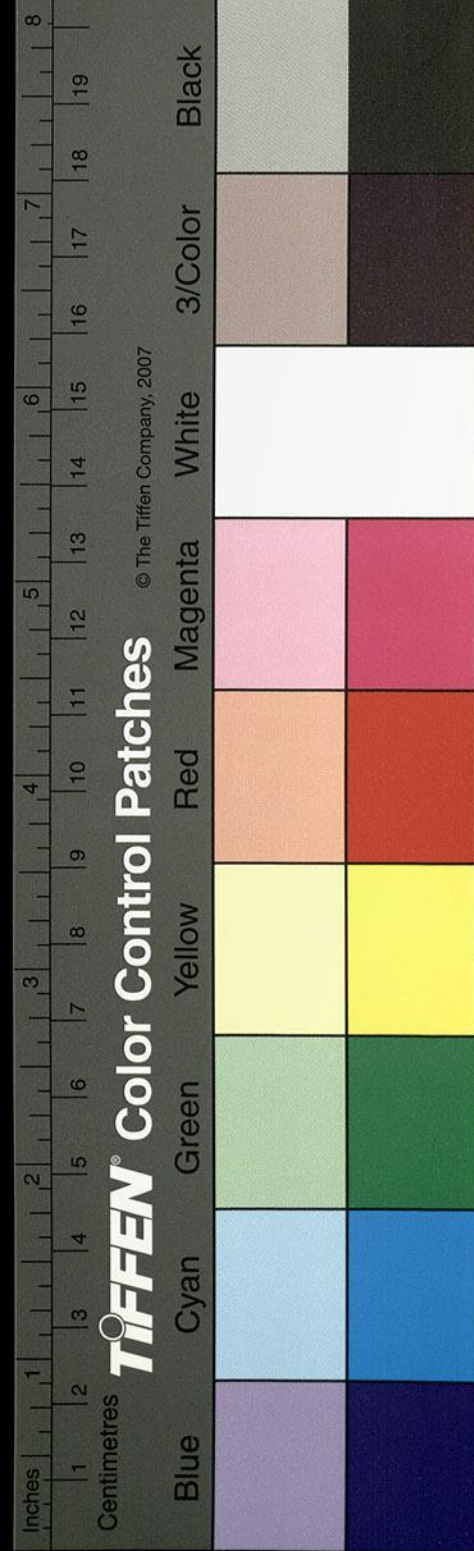
勇衛營太監孫維武劉元斌以六千五百人防馬水沿河

癸丑寇陷成縣

甲寅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苗胙土撫盜詐降而叛

廣東惠州大風壞民居亡筭

丙辰召廷臣于平臺問方略時斗米三百錢上憂之戶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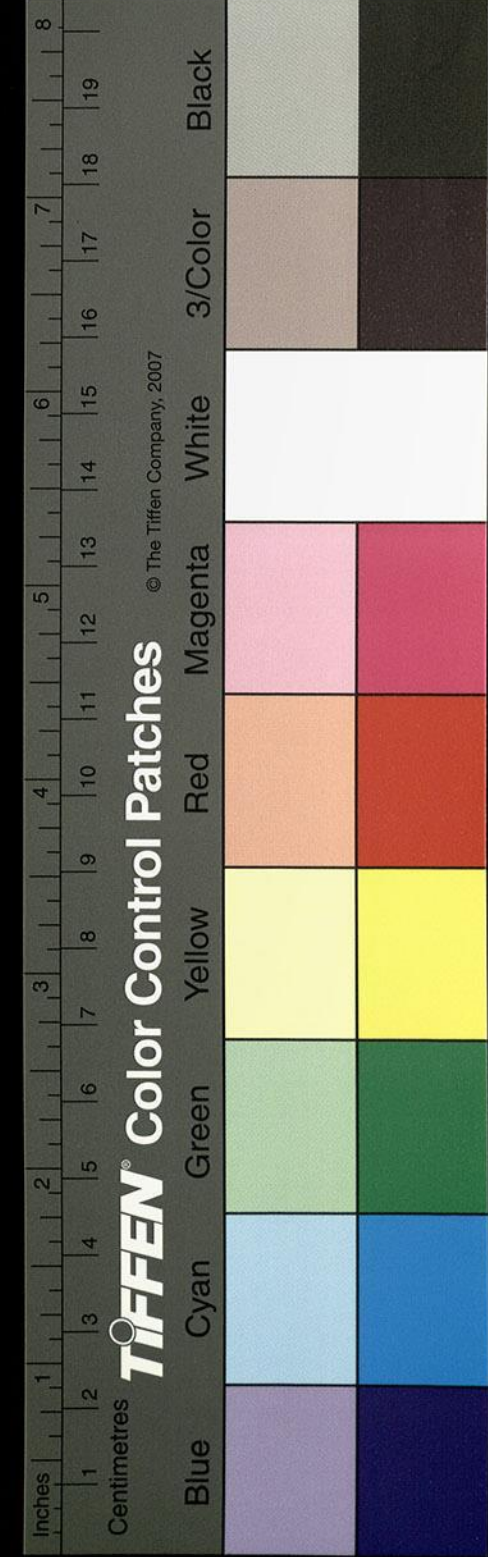




尚書侯恂言禁市沽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兵部尚  
書張鳳翼言各鎮兵數刑部左侍郎朱大啟請列營城外方  
可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京民細弱上諭如  
此莫若捐助為便  
故禮部右侍郎顧起元贈尚書詹監五百人起元水部  
丁巳免應天五年以前通租  
罷  
建上攻直隸寶坻縣尋陷殺知縣趙國昂主簿樊樞典史張  
六師導訓趙士秀國昂字象九江西樂平人崇禎甲戌進士

已未夜月食  
庚申仇維楨為兵部右侍郎添設鎮守通州吏科都給事中  
顏繼祖為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  
壬戌巡撫陝西孫傳庭擊賊于塾屋擒闖王安塞高迎祥及  
劉哲等餘盜遂推李自成為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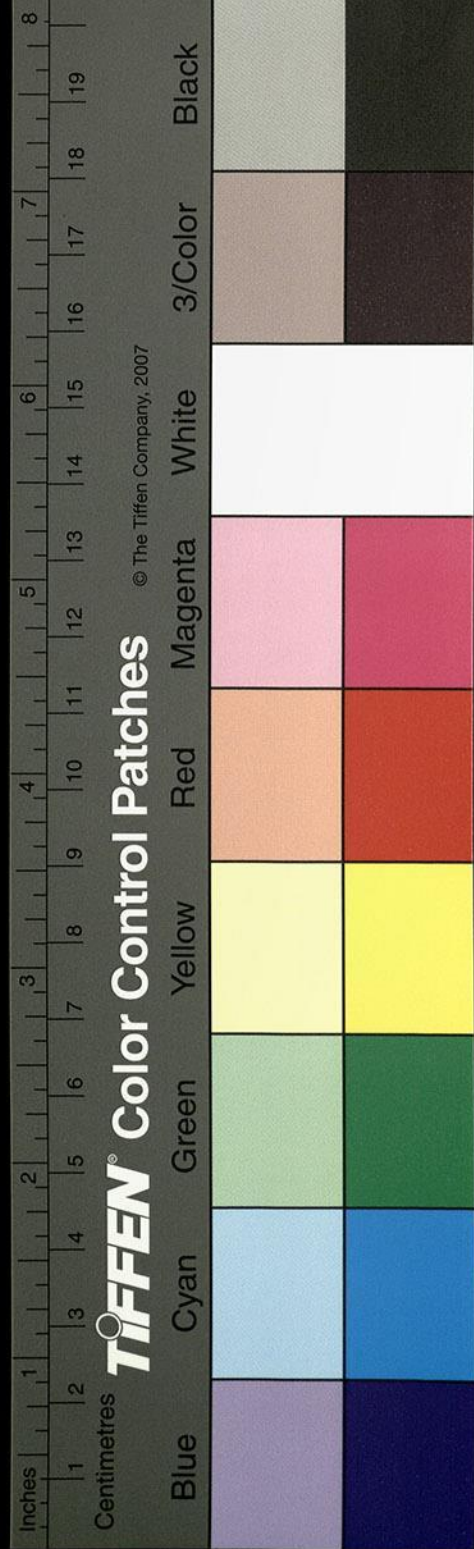
吳偉業曰寇賊奸宄蠱騰螟賊皆一氣所生自古流孽之  
作未有不號數十萬數十萬之眾亦未有一敗而不即滅  
者也賊初作難發于延綏其北多逃兵而神木靖邊綏德  
慶陽延安最劇南多飢寇而西川清澗中部延川保安最





劇據府谷破合水諸縣延鄜慶平之間并湮木刊者几千  
里秦食盡晉代之受病先後渡河而東者三十六營首據  
河曲破汾霍曼于興嵐已襲據臨縣陷遼州東擾澤潞內  
犯忻靜五年之內九十郡邑不被寇者三五耳晉食盡豫  
代之受病其破及楚蜀兩畿者皆豫之餘也南侵武安據  
林縣聚于武涉河以北騷然若兵闌入畿南掠趙州寧晉  
別自五臺侵行唐踞井陘南哨臨洛邊兵大集還逃河朔  
賊大困乞降已何河冰合有渰池之潰河北之津駐兵曹  
濮柅勿使東軼羽林攸飛之士從中下與諸邊承恩勅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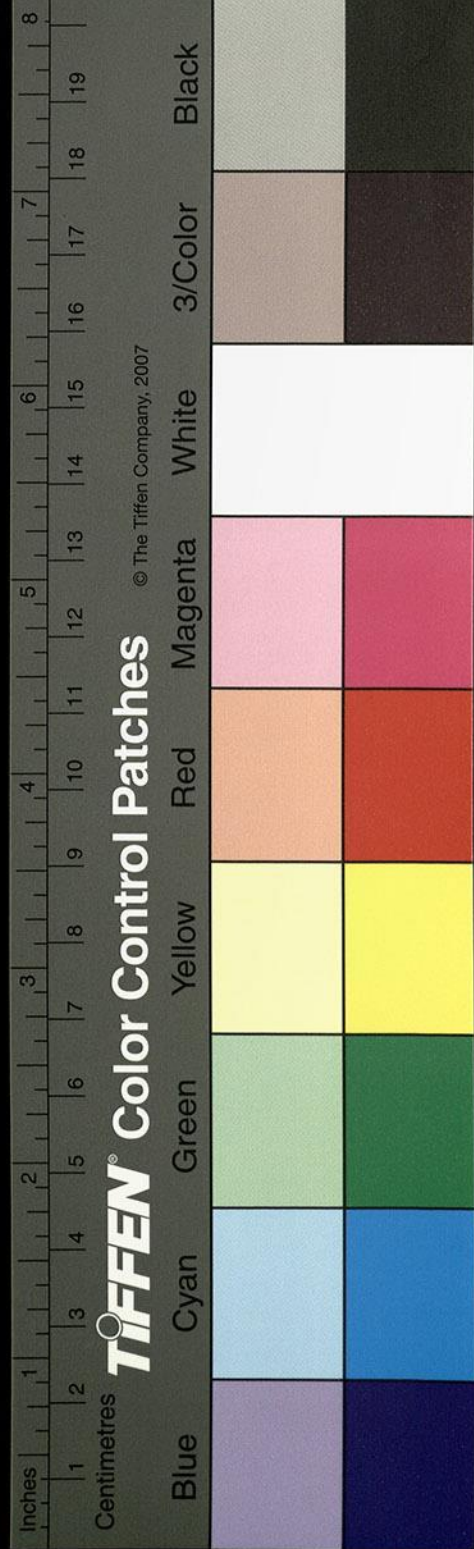
感而殲之賊成擒耳矧賊未已再得渡河從此而南分為  
三支入伊陽犯高雒或自嵩伊犯汝州南屯魯寶由華陰  
復歸盧靈稍入于秦其南走盧氏嵩縣三山由間道至內  
鄉驟入楚其東潰者徧于宛境及汝寧歸德內犯新蔡已  
越壽亳陷潁州奄入中都聚盧安園桐窺皖陪京大震旋  
返永睢汝黃踞伊宛掠雲夢大抵皆還高雒合于大賊其  
入楚者據鄖津曼襄荊之間破當陽入于蜀田聚房竹道  
平利或自鳳隴入漢返鄖連營千里犯均光流毒棗陽隨  
應伏黃陂屯桐柏信陽走蕪黃逼襄鄧別自英山破羅田





迫于大兵盡遁秦川方秦事之殷秦將士大小數十戰斬  
首三萬六千弓不及箠馬不及秣掠者不及收傷者不及  
起數道之寇復相率而歸秦：地方數千里防豫之界曰  
關門曰商雒防楚之界曰平利曰紫陽曰白河防川楚之  
界曰漢中曰寧羗防晉之界曰延鄜黃河一帶賊未入秦  
逐賊者窮馬足扼賊者環車轍謀聚而殲焉既併入于秦  
合于大夥而賊益慄悍無忌其再自秦朱陽關直犯汴城  
還竄禹許從沈邱突穎毫別自嵩華鞏超陝禹圍密縣去  
擾澠永或遁靈廬已乃殘雒汝南破和合圍江浦滁州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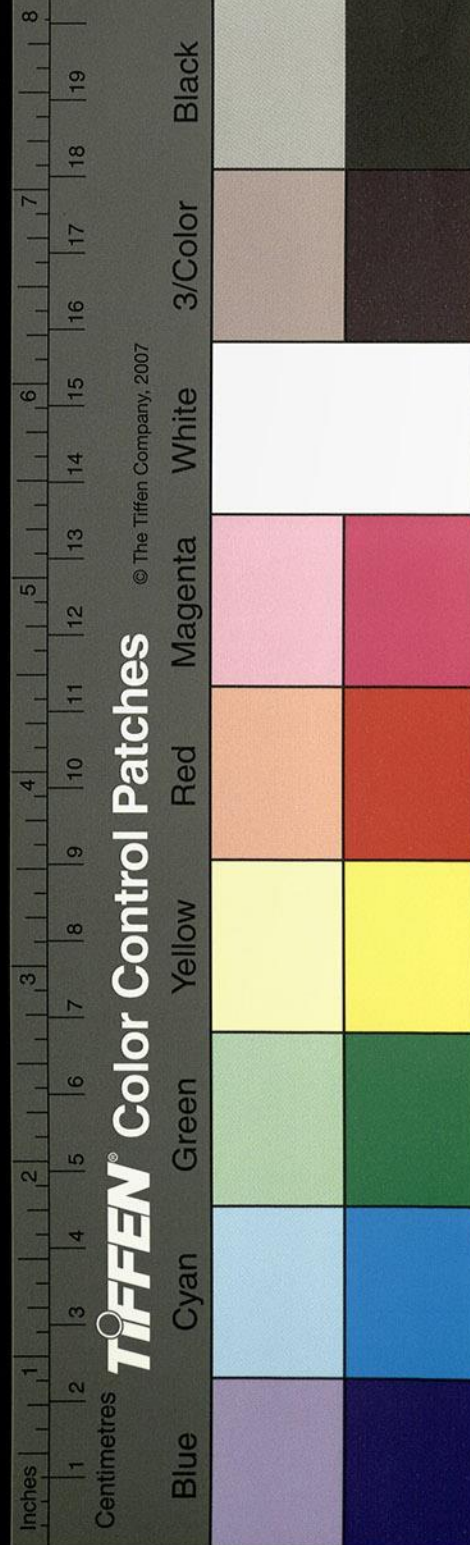
還汴城走入內浙漢江春殘有自白河光穀而渡深林密  
箐阻山公行邊兵既徹荆襄之間受其度劉矣而內浙之  
賊再擾興之賊已深秦豫之警月凡數告兵何由以息民  
何由以安也哉詔書切責諸大吏盡賊而止賊奔賊之餘  
跳驅走險困蹙乞降冀緩我師國家以大兵臨之若不  
縛以獻屈強山谷間如釜魚阱獸趣即糜爛耳雖然賊糧  
鋤棘矜之人郡邑封討捕力也不得已而至用兵偏將軍  
之師費旬日糧足以辦此乃自有賊事以來督理則三邊  
五省摠其令撫治則秦晉豫楚蜀鄖鳳陽兩畿通其謀應





援則南樞兩操東撫防其潰搃鎮則征西鎮西平羗臨鞏  
山西昌平保定湖廣將其兵士卒則禁旅六千薊密夷漢  
關遼鉄騎天津招標鎮寧寧固施南石砭川浙滇黔辰虔  
數近十萬供餉則截留部發同寺馬價親藩士大夫捐助  
數逾百萬旬獻首功月報大捷積歲斬馘每營萬計八大  
營合之無慮十萬而賊勢滋蔓益甚入晉已多于秦入豫  
楚愈多于晉者何也夫士不數訓不可以應卒計不豫定  
不可以弭變申令不齊不可以明罰糗糧不備不可以致  
武兵者武事以怨則立解甲之日距躍曲踊乃可一戰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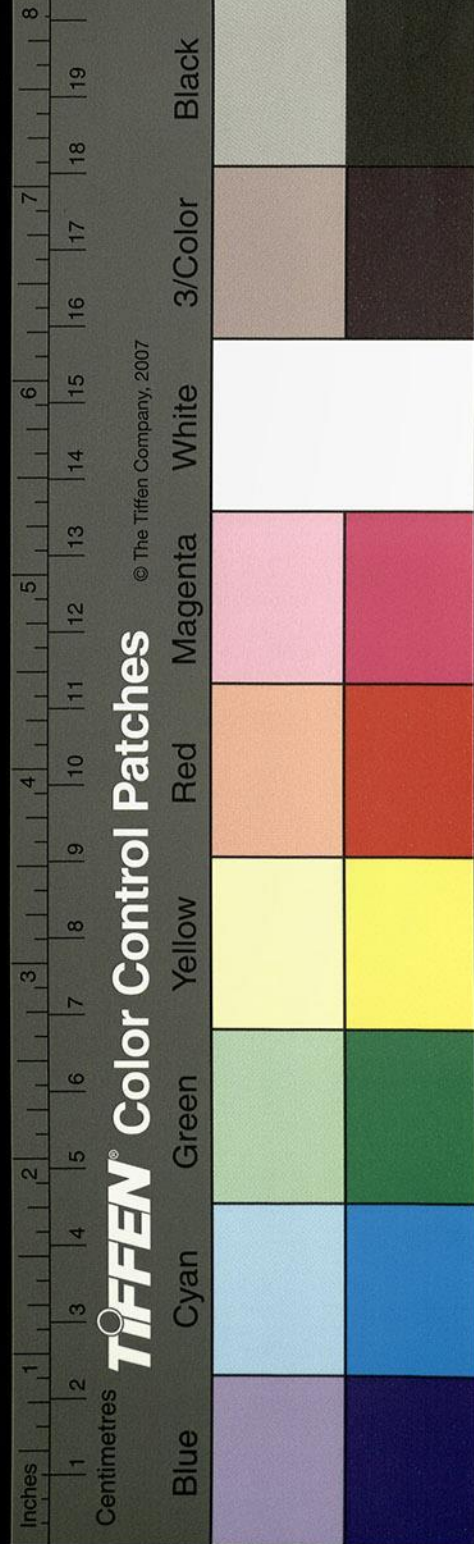
陵軍有女子而鼓聲弗起豎穀陽進酒子反而楚人宵潰  
今前有一死之懼後有三軍之樂往者既利來者慕之採  
掠稽留緩追逸賊夫先自退也已焉能先人且疆場之間  
一彼一此賊在秦豫則秦豫急賊在淮楚則淮楚急事之  
不捷過有所分雖無專功亦無專罪將士多高班詐增首  
足以養階勳避文法其甚不律者大吏不能直繩奏下  
兵部乃當之奪官夫死敵之賞與奪官之罰未見人之趨  
賞而避罰也為將之道非不執忠孝持已廉信則輕財果  
獲毅人生死今之債帥奉已而已志不在軍之所出下





令懸賞享士椎牛之具將不能辨也既戰折矛傷弩罷馬  
亡矢之費將不能出也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肉脯而華  
樂將不能給也乃聽其自掠而將操其五坐而得利故三  
軍之中約策禁令將不為也且又不能賊之來也百里斥  
堠惟視苗頭兩軍相當則有活伏賊初以輜重為餌兵以  
為利繼以協從為餌兵以萬功夫至兵以為功百姓之命  
其哀號宛轉于矢石之下者不可勝數矣賊之所過滌地  
無類家貧戶鍾民生不聊遇賊死不過賊亦死藉第令無  
死官軍所淫掠者十室而九老弱顛踣壯夫誑誤土賊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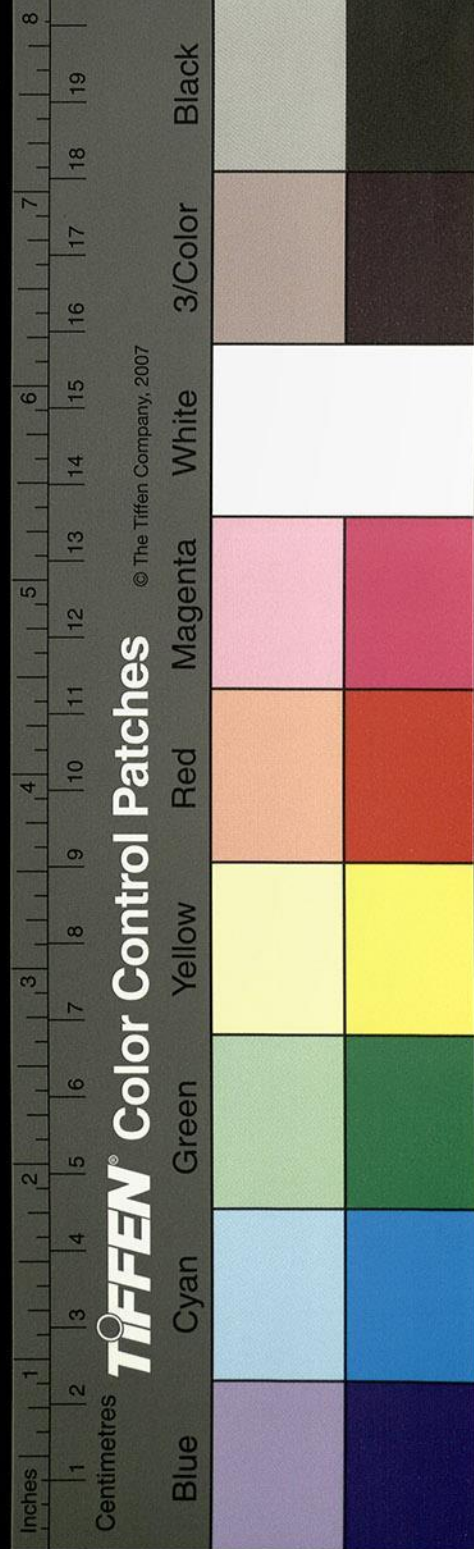
覓告矣客兵行鹽月餉三倍土著賊傳城而陣乃請師濟  
賊去而兵始來兵罷而賊又至有司餼廩竭矣或閉門而  
謝曰我所守者天子之民也將或循城而詢曰我所將者  
天子之軍也郡無見錢邑無見穀支折兼支逗留城下夫  
士之偏袒搯擊深入敢決皆以氣之趨與力之銳故遇敵  
則奮乘堅則拔今調援之卒贏糧數萬負弓矢萬人越燕  
齊魏之郊復地數千里而未見賊阻林谷為險士緣山  
負食乾糲飲水不見鹽穀曾未接戰師病矣郡縣供其靡  
屨資糧可也不則桀鵲狼戾鼓之弗前尚其事兵吏謀不





能盡賊曰撫之夫賊撫則吾民也不撫則吾仇也柰何其  
忽今宣布詔書予以不死賊且降且殺人未肯解甲向者  
臨縣信之而城破真寧信之而印失武涉夾劉信之而南  
逸于河棧道合園信之而潰決千里置河西則抄暴不止  
編行伍則穀掠如故其帖然不終叛者一僅二支耳然則  
今日之計從可知已賊阻山我師奪山者勝賊忘水我師  
扼水者勝賊忘掠我以飢困之賊用衆我以寡擊之賊以  
乞撫愚我計間之潼關之險失其道者曰華陰曰華渭  
曰商南曰雒南大散之險失其通者曰階文曰蜀道曰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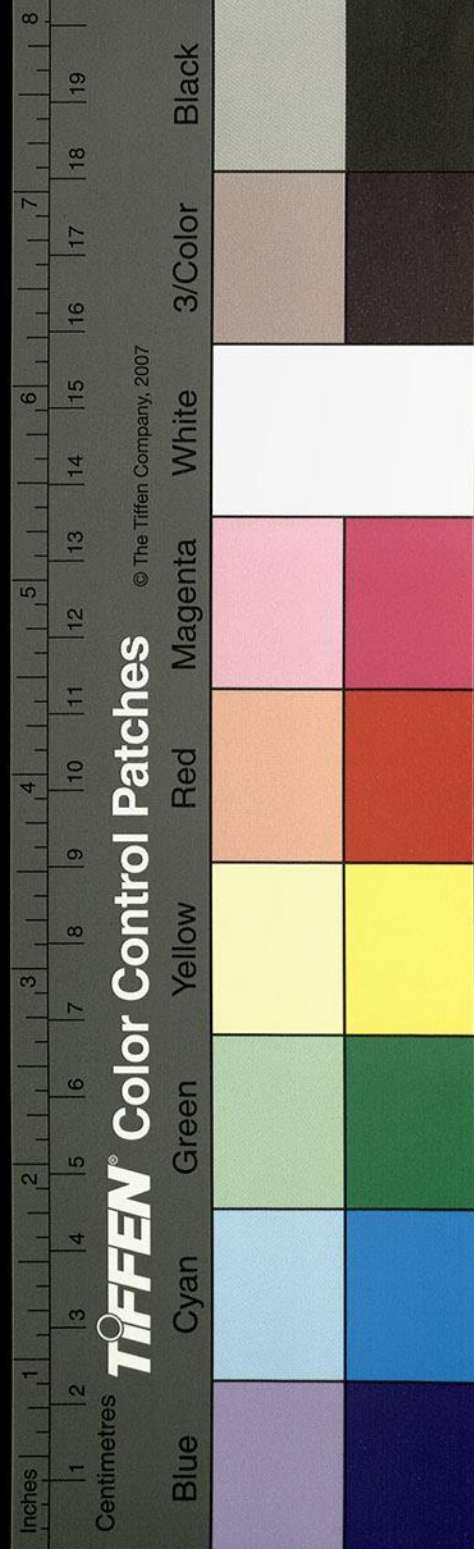
川曰斜谷子午黑水谷高山絕險遂為五道之達矣盧氏  
內鄉浙川三省之會伏牛深亘數百里太和諸山地接宛  
雒漢興均穀房竹彼抄盜公行我車騎難入英六山深土  
曠賊走集焉吳越守江其要者曰焦湖望江裕漢泥汜齊  
魯守河其要者曰上流自曹至延津三百里下流自單縣  
至徐三百里此數地者今日之所急者秦豫土疏民慢山  
邑恃城邑已惡而不脩村疇鎮集富此一都而無堽垣之  
守焚則商車之所集市民饒于鄆民饒于城賊皆生心  
犯此數忌以為賊資而我有叛兵有土寇有難民以日益





其衆援師日夜奔郡縣之急而陵園漕運親藩諸地宿重  
兵賊勢益急我師愈分我師愈分賊勢益急此變計之日  
也客兵戰主兵守山民守砦澤民守川重民守家輕民守  
市無郊處而驚無散地而走無夜呼而恐無露積而懼諸  
大吏視郡縣足辦賊以賊委之厚集其力無分兵無分命  
視賊甚獷悍者扼其一支賊之所逐我必斷之賊之所避  
我必致之以數省之兵先後夾攻屠磔務盡賊偏敗必携  
無黨必阻然後宣示賞構洗滌協從百萬之衆可一朝而  
散也且討賊以來大臣大將自請視師者士大夫不聞以

家財佐軍者大帥不聞以罪用鉞者士卒不聞以功遷右  
列者其故何哉惟邑丞郡倅能殺賊者即為真廝役徒養  
能殺賊者即為將百姓有止賊鹵獲者以其全予之散私  
財募義勇者賜爵級束帛風示天下若夫菱舍草止之禮  
也糧從軍行之法也軍無頓舍士不宿飽而欲卒乘之輯  
睦此不得之數也士持糧置灶老弱私從負羈羸囊索士  
傳器而食嚴刀斗而止無回民火無雀舍宿如是以令于  
軍中曰犯者殺無赦軍志于是乎一矣是故民弱而其勇  
可使也兵驕而其教可立也兵民之志意不齊而其道固





自可相為用也夫使兵不畏賊兵不擾民而賊氣不破傷  
夫黨弗震壞者有是理哉然則諸將士受討賊八年而功  
弗成是皆謀臣之失長計而非賊所能久稽天討也  
癸亥兵部尚書張鳳翼自請總督各鎮援兵出師剿賊許之  
上賜以尚方劍給萬金賞功牌五百塊監視閩寧太監高起  
潛為總監軍南援霸州遠東前鋒總兵官祖大壽為提督同  
山海總兵官張時傑屬起潛三萬金賞功牌千購賞格兵科  
事給中張第元監軍巡撫遼東方一藻堅守山海關  
總督薊遼丁魁楚率兵赴援太監鄧希詔王之心各總督

建 陷定興殺前光祿少卿鹿善繼又陷房山殺典史益增  
秀他州縣多陷

洪承疇奏秦盜張天球等款詐

杜三策為太僕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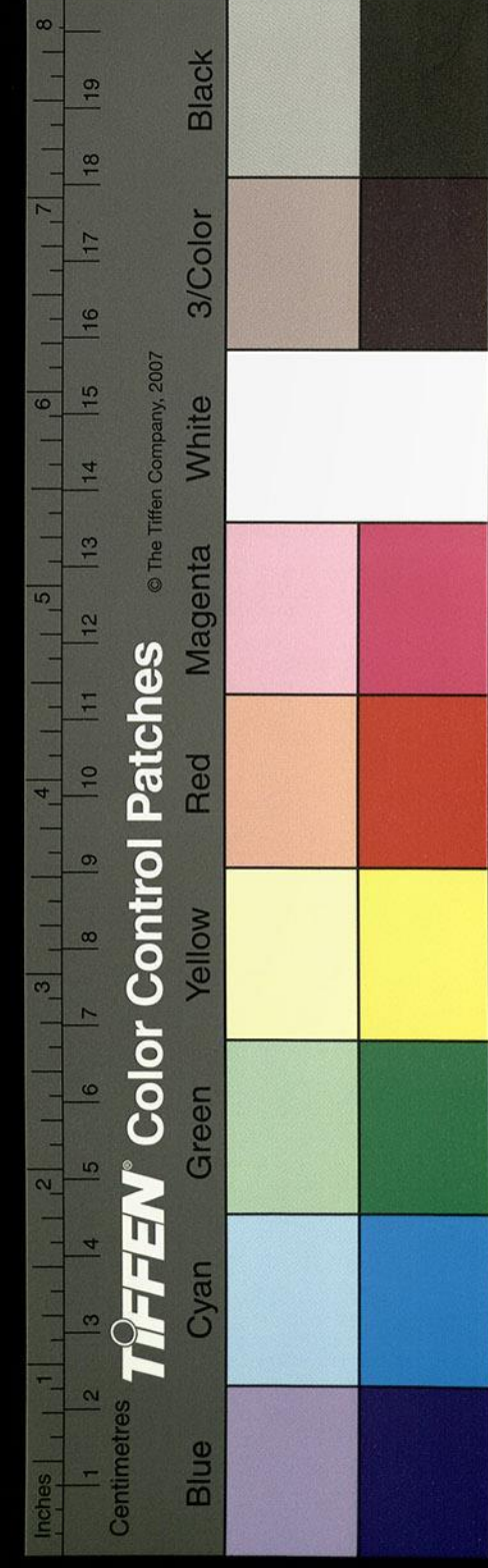
甲子入援總兵官董用文守良鄉涿州王靖東援鞏華城

乙丑福建汀州飢巡按御史應喜臣以聞有旨責向來積穀  
安在

丙寅 上聞建 焚昌平攻鞏華似有歸志諭兵部聯給京  
兵合剿

國權 崇禎九年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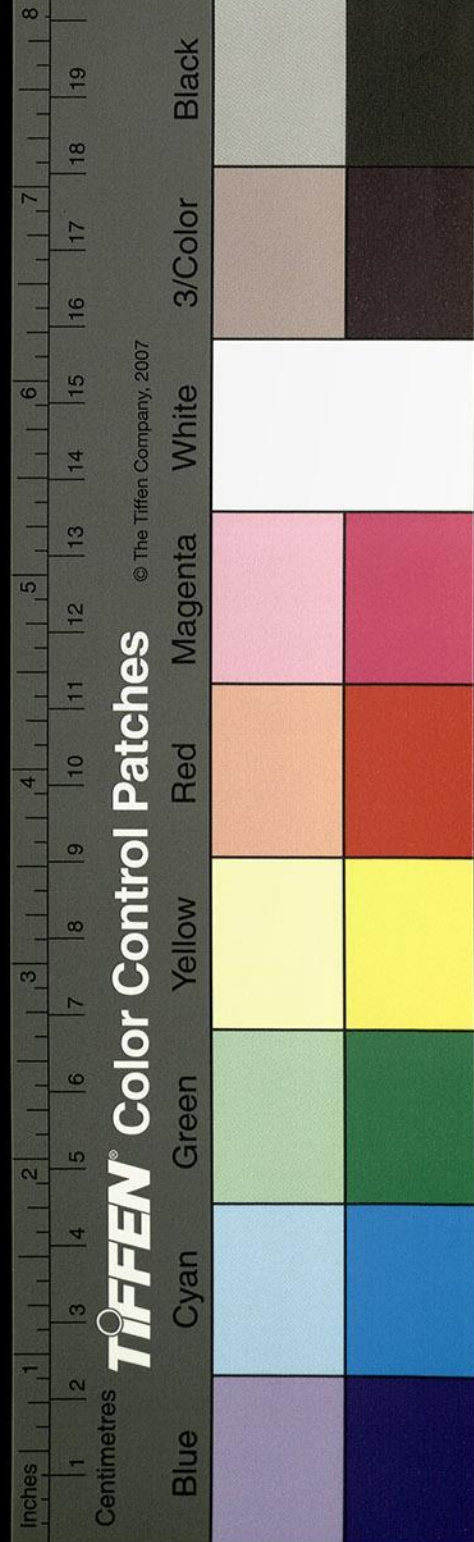




吏科給事中陳昌文言往例禮兵部：郎及科道例轉乃得  
外道餘部郎俱官知府今畏錢糧忝罰俱就道闕如松江知  
府方岳貢十年不調故府闕或二三年未補道闕競趨之請  
今後部郎不得多越府轉道：實俸二年方轉任加銜廢收  
久任之實蠲卹之詔謂四五年實欠在民安得欠數之多哉  
收糧之人半奸胥猾里全收不納妄開欠戶有司曰此欠在  
民也上官責逋何從徧帛亦曰此欠在民也其未必皆民也  
祖宗朝凡有蠲免多係本年租稅則一當百千當千勝于蠲  
久年之逋也設處之令謂民窮不堪重累故責院道有司多

方措置或官贓或各耗餘羨或節省供應或義助毫不及此  
其寔各官未盡有此公費摠之以丁畝為灌輸之府閔廂為  
銷歸之地名不加派其弊尤甚設處原權宜不當屢行即不  
得已行之正須裒益通政民本多許進願有寃民有奸民又  
有借寃以售奸其為害豈直一二已哉設令撫按虛公從事  
廢寃民得白而奸民不敢自喜也

丁卯 上諭兵部曰敵至城上樹旗一薄城則二之攀城則  
三之攻急則四之夜懸燈亦如之見旗二游兵集守即他虞  
不得回顧





兵部左侍郎王業浩署部事王家楨張福臻為兵部左右侍郎添設

庚午止關寧總兵官馮任入衛

京軍五萬人駐琉璃河遼東總兵王威并三屯營兵會涿州辛未起都督王承胤為總兵官鎮守居庸昌平

前司禮太監張雲漢韓贊周為副提督巡城關軍司禮太監提右安門魏國徵改內官監守天壽山

八月壬申朔唐王聿鍵率護千人勤王汝南道參議周以典軍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按御史楊緝武以聞命勸阻仍還國適

前鋒值寇掠內監二人乃返

天壽山守備魏國徵總督宣府昌平京營御馬太監鄧良輔為分守太監鄧希詔監視中西二協太監杜勳分守

故順天鄉試改九月己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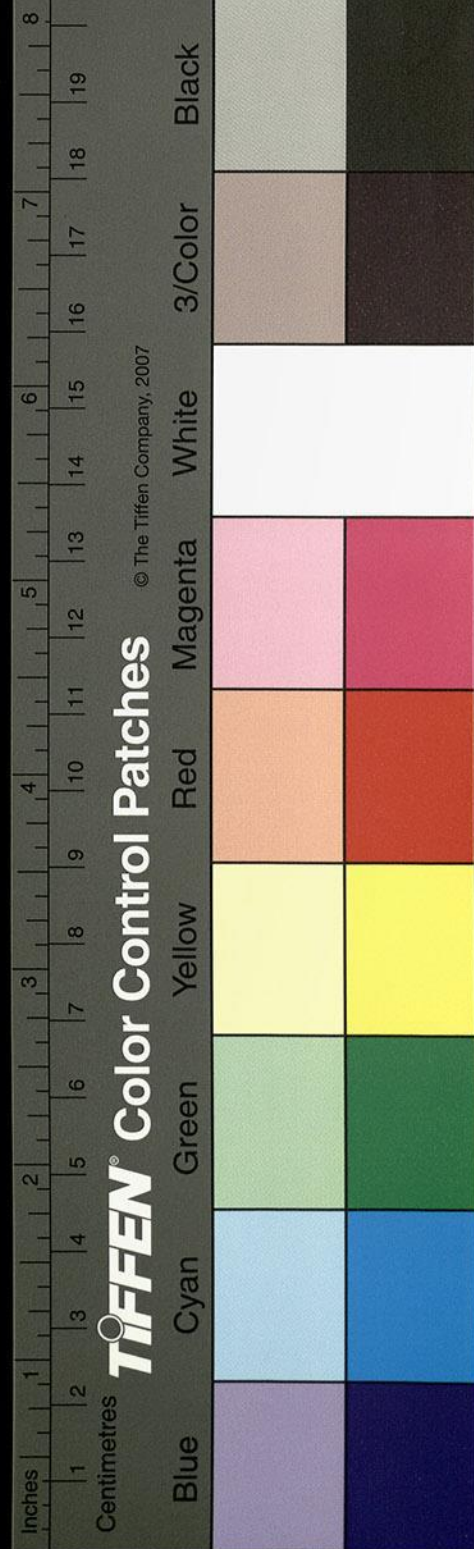
癸酉初昏有大星西流有聲色赤

丙子大同總兵官王朴敗建下于涿州城斬二百餘級

丁丑保定兵趨救易州

建下攻直隸固安縣

梁廷棟兵屯涿州西門丁魁楚兵屯于蘆溝橋





戊寅太監康朝督理京城巡捕

括勲戚文武諸臣馬

予故

林學曾祭墓

己卯建陷直隸文安尋陷永清分攻灤縣遂安雄縣

庚辰張元勲佐為兵部右侍郎添設鎮守昌平時太監

提督天壽山即日往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行道而侍郎

三日尚未出何怪朕之用臣耶

督師張鳳翼總督宣大梁廷棟及總監高起潛敗建于涿

州城南追斬三百餘級

寇馬守應開封府西關

辛巳諭戶部議通州之運

壬午司禮太監盧維寧總督天津通州臨清德州中軍太監

孫茂霖分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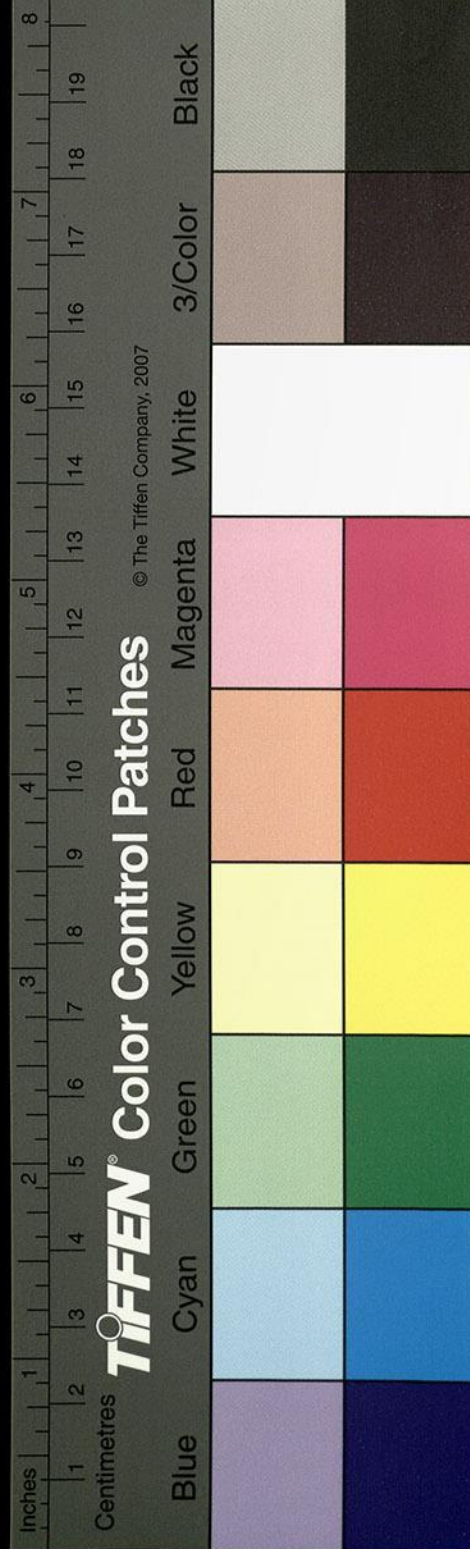
兵部報故輔馮銓力守涿州享士卻敵又總督宣大梁廷棟

盛稱其功云陰扶社稷科臣駁之已銓再上書請文武改任

又言司馬光通鑑朱熹樂書俱成于家居臣効以贖前愆蓋

銓善結納覲復官終以欽案不果用

癸未建自直隸雄縣至鄭州口總兵劉澤清拒卻之





甲申梁天奇許世美為大理左右少卿  
乙酉建政直隸香河縣回涿州陷順義知縣上官蓋自經  
殺訓導陳所蘊游擊治國器都指揮蘇時雨等宿昌平明日  
值官兵蘆溝橋趨東北至懷柔陷大安西河  
丙戌建自香河趨西河務  
考定館負脩撰劉理順編脩吳國華楊昌祚張居林增志魯  
元寵劉正宗王用予賴瑛薛所蘊胡守恒梁兆陽馬士驊李  
景廉郭三祥庶吉士吳太冲羅大任為檢討王文企為吏科  
給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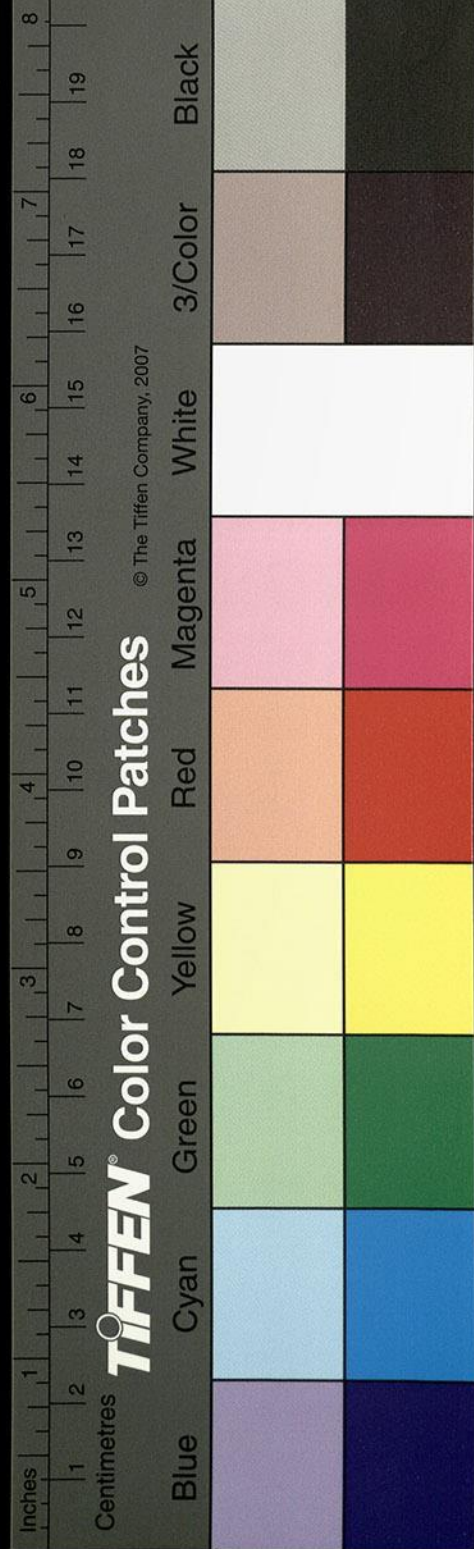
丁亥諭緝奸宄

御史論巡按福建御史應喜臣薦地方人才及前南  
京通政周維京夫維京乃逆黨也吏部尚書田維嘉覆上文  
選司署負外郎事主事周廷鑑以父維京不列銜遂上章自  
理詔逮喜臣

賑昌平米三千石

進洪承疇兵部尚書仍總督

戊子 上召廷臣于平臺及河南道御史金光宸初光宸奏  
叅督師張鳳翼及鎮守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楨首叙內臣





守禦功以為借援又請罷內臣督兵 上弗善也是日 上  
怒甚曰仇維楨方至通州爾即借題沽名意重置之適大雷  
雨議謫

<sup>兵</sup>主部主事李仙風為昌平道兵備僉事

已丑巡撫山東李懋芳以不入援山東搃兵劉澤清勤王至  
河間不即進奏懋芳靳不發兵奪官而境內報盜發且防河  
暫令視事而撫標才三千人實難分也  
許南京各部司屬同考選  
予故河南新蔡知縣王信祭葬

工科給事中張元始言寶源局穴墻作奸命窮治之

庚寅建 屯直隸密雲平谷

壬辰給祖大壽馬一百二十匹賜山西搃兵官王忠各犒兵  
以唐王檀兵下宗人府部科議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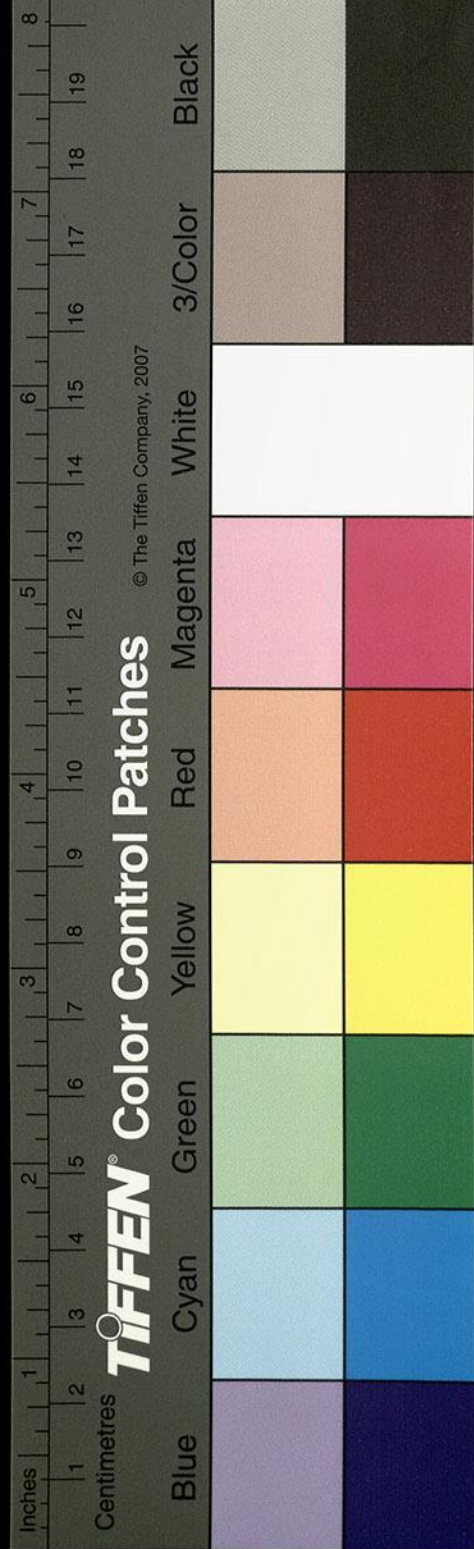
禮部左侍郎傅冠署詹事府

故福建左布政使申紹芳戍邊

癸巳朝鮮遣使入賀萬壽至于寧遠道梗

丁酉陝西主考吏部員外郎阮元聲卒于貢院

戊戌故 蔡演傳扶風知縣王國訓 夏建中 陳





紹南 陳儒循 張弘綱各祭一壇  
已亥工科給事中常自裕為太常少卿  
辛丑建 掠雄縣而北徧蹂赤縣攻陷城堡督師張鳳翼自  
京出搃督宣大梁廷棟自南至俱踵之不擊鳳翼屯遷安之  
五重安從鄧林奇之計固壘自守建 出建昌冷口守將崔  
秉德力守遏其歸路搃監高起潛令半渡擊之亦林奇之計  
實縱之也永平監軍道劉景耀忿之欲身戰士民挽之不聽  
率兵戰于遷安之棗村河夜擊殺一二百人鳳翼在五重安  
經旬不出

是月承天大水

九月壬寅朔建 出冷口掠我子女俱豔飾乘騎奏樂凱歸斫  
塞上木白而書曰各官免送凡四日出盡偵騎拾其遺牌亦  
書各官免送高起潛度 退盡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

設遷曰張鳳翼自請出師蓋懼為丁汝夔之續耳以樞臣  
之重提衡諸將何所不得志而參以搃闡分其節制權且  
掣矣然樞臣所統卒度不下一二萬足當一面縱敵飽颺  
則又不當委罪搃闡也建 善用兵分掠則未知其多少  
且隅出莫測出塞則大部俱返雖捆載而行必精騎殿後

